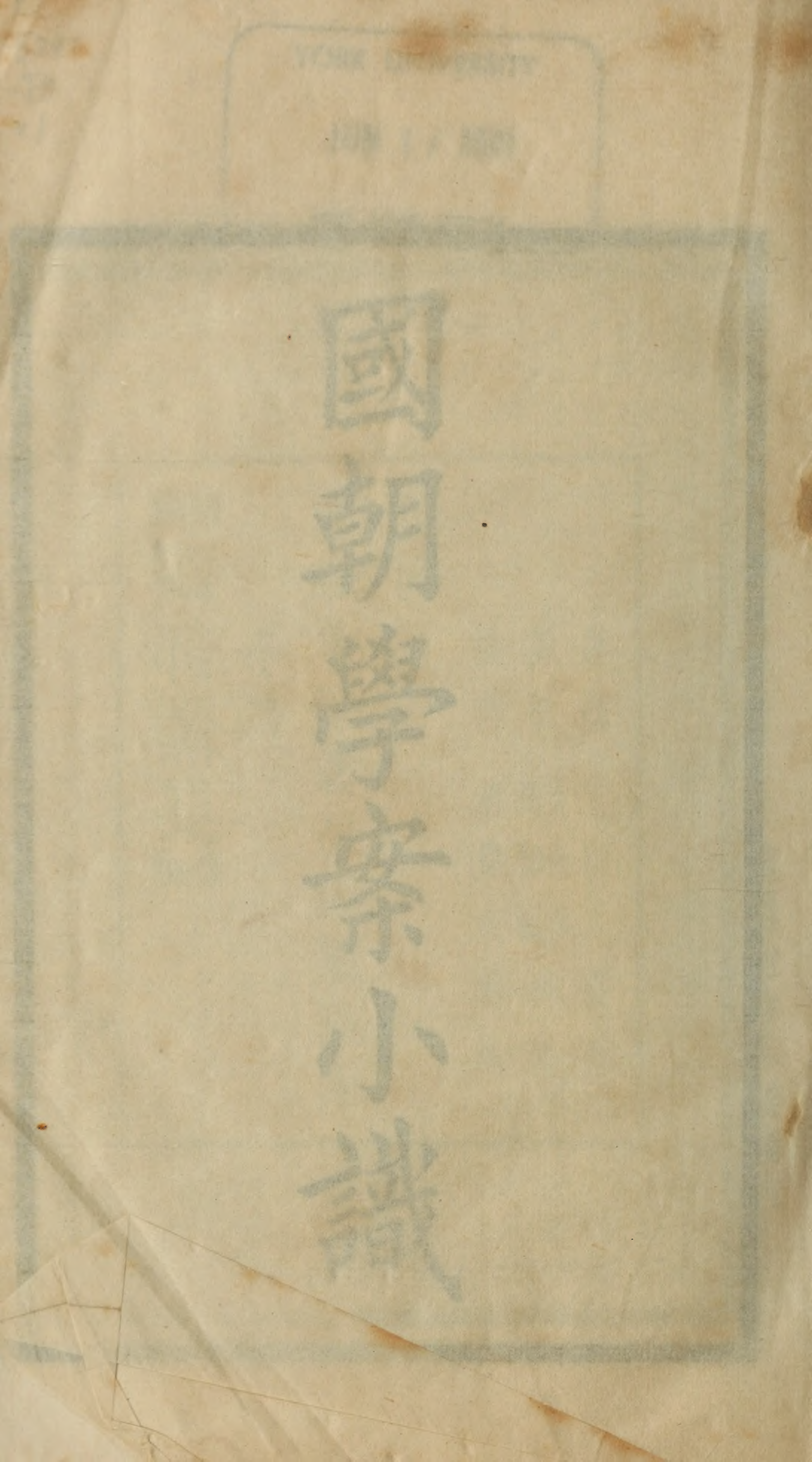
國朝學案小識

冊一




國朝學案小識



國朝學案小識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序

近儒桐城姚氏曰孔孟之統必歸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無愧於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使後賢果能篤信遵而守之爲無病也又曰宋之真儒得聖人之旨諸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士大夫維持綱紀遵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旨哉斯言程朱之爲功於天下萬世即孔孟之有功於天下萬世也尊程朱所以宗孔孟之道也且夫道亙古今而不敝也學所以範賢智而出於一也由孔孟而來道亦幾經晦明絶續矣賴有爲之羽翼者相與講明而恪守之七十二賢尚矣江都昌黎間世相望至宋而呂張黃真魏諸公金華四子元之魯齋明之敬軒敬齋整庵以逮

國初諸名賢遞相祖述所以啓迪人心昌明世運燭重昏而發豐蔀惟其皆以孔孟程朱之道爲道以孔孟程朱之學爲學故也然而異端楊墨春秋時已有之黃老於漢佛於漢晉六朝隋唐蓋自達摩來中國明心見性本來面目之說足以溷中庸未發之真而惑溺高明之士矣宋張無垢用宗杲改頭換面之智始以佛說釋儒書矣陸象山純作禪機反以聖傳自任又假儒書以彌縫佛氏矣術益精而說

益巧彌近理而大亂真向非朱子無以犀照其姦也迨明道一編朱子晚年定論之輯則又假朱子以彌縫佛氏矣姚江提唱心學專主良知非聖無法簧鼓一世末派直指心宗猖狂恣肆猶幸困知之記學蔀之編砥柱中流如一髮引千鈞而其餘燄至

國初未熄太沖黃氏以名臣之子任文獻之宗手輯明儒學案宜如何廓清陰曀力障狂瀾而乃袒護師說主張姚江門戶攬金銀銅鐵爲一器猶夫海門夏峯也辨黑白而定一尊不重賴繼起者大有人在乎我

朝道統中天

君師立極頒發性理精義朱子全書升紫陽爲十二哲二百年來名儒輩出庠序修明爲元明所未有乃循習既久聰慧傑特之士厭常喜新則有崇訓詁而蔑繩檢以漢學小學淩駕宋儒者矣言心性而遁元虛襲六經註脚邪論而顯背孔孟者矣不守博文約禮誠明敬義之訓不知禮義廉恥之防世道人心流波莫挽有心者所爲惄焉深憂也我友善化唐敬楷先生秉承家學著述皆有關係兢兢於學術真僞之辨謂統紀必一則法度可明涂轍可端綜舉

國朝講學諸儒次第甄錄首列傳道以清獻楊園桴亭清恪爲正宗

其次湯文正以下十九人爲翼道得所翼而道不孤也于北溟以下四十四人爲守道得所守而道益明也又次黃梨洲以下爲經學許鄭賈孔皆道之支流餘裔也卷末附心宗終焉其蒐采未獲僅見他氏稱說者爲待訪錄以俟補輯共十四卷書成授維鐈讀之析之也精疑似不能亂辨之也確異說不得搖本其躬行心得之餘著爲醇正謹嚴之論蓋純從衞道辨學起見而不參以愛憎黨伐之私者也前後自序各案小序指示周詳聲情激越婆心熱血涌現行閒先生不得已之苦衷至深且切矣或曰此編出徒爲言王學者集矢今王學勢已衰矣何亟亟於是余謂今世言程朱者束於功令非其好也卽好陸王亦高明之過無二子之本領氣魄也顧惟一種似是而非議論務通朱王二家之郵最足滋後學之惑究其調停皆左袒也至理無兩是正路無旁岐得是書分明別白而謬悠之說不掃而自退故斷斷不可少也至經學卷內斥西河不錄於恕谷東原綿莊諸子黜其妄作而仍不沒所長亦考見是非得失之林也是書有學統之精嚴而不病其隘有學蔀之侃直而不涉於苛於以救陽儒陰釋之弊而存道脈之真其功正不小也且安知夫自今以後不更有如先生者聞風興起而一再續輯以綿統緒於勿墜也然則是書又安可

以不急爲刊布也維鐈檮昧荒落懼終身爲道外人承命之下爰撮其大凡書以爲序

道光二十五年小除夕愚弟檇李沈維鐈拜譔

學案小識敘

聖人之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而已離此者畔道不及此者遠於道者也七十子皆從聖人受學而傳道者推顏曾其在顏子曰博文格致也曰約禮誠正脩也卽博卽約功分知行而候無先後也不遷不貳誠正也而格致存焉擇善弗失格致也而誠正存焉夫子於其問仁也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復申之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蓋欲其知之明行之決絕去私欲盡還天理也厥後三月不違如有所立卓爾顏子之格致誠正何如哉其在曾子曰以文會友格致也曰以友輔仁誠正脩也卽文卽行學有切磋而道無內外也任重道遠知之至矣而誠正可知也忠信傳習誠之至矣而格致可知也夫子於其日省之久也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舉以告門人曰忠恕而已矣蓋恐學者以空虛求一貫不以真實求一貫妄認本體而忘工夫也使之盡己推己精察而力行之以馴至於反身而誠則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也格致誠正固如是也夫學聖賢者未有不由格致誠正而得者也若別有捷徑宗旨則顏子才高聖人當化之以速而何循循然博文約禮是誘猶有欲罷不能欲從末由之歎也曾子質魯聖人當教之以易而何以兢兢然不忠不信不習是省猶有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之召也子思子受之曾子爰以傳之孟子孟子之知言格致也養氣誠正也集義則格致誠正之實脩真積不襲取於外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勿正者未發之中也勿忘者不睹不聞之戒慎恐懼也勿助長者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國治天下平也擴而充之卽此物也此孟子之學孟子之傳也閱暴秦而漢而唐賴有江都董子昌黎韓子以及伏鄭孔賈諸儒前後羽翼得以稍稍不墜然歷六朝之陵替五代之淆亂孔孟之道不絶者如髮矣天未喪斯文也至宋生濂溪周子中州二程子又橫渠張子楊游尹謝諸子道之明已如日麗天中矣朱子起於數十年之後師事延平得程子之嫡傳以大學之綱領條目示學者爲學次第以中庸天道人道明孔門傳授心法以居敬窮理爲尊德性道問學功夫集諸子之大成救萬世之沈溺其心其道何異於顏曾思孟哉後之學者循其次第如何格致如何誠意如何正心脩身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由忠恕以至一貫亦復何可限量而乃朝謁師而夕思入道夜入定而旦言明心貪便喜捷世態有然而學術亦有然也矜奇鬬巧人情多變而學術亦多變也於是有新建者援象山之異揭良知半語爲宗旨託龍場一悟

爲指歸本立地成佛謂滿街都是聖人大惑人心愈傳愈謬踰閑蕩檢無所顧忌天下聞風者趨之若鶩駸駸乎欲祧程朱矣生其後者烏可不挽之於狂瀾拯之於胥溺而任其猖狂恣肆使斯世盡入榛莽哉夫學術非則人心異人心異則世道漓世道漓則舉綱常倫紀政教禁令無不蕩然於詖辭邪說之中也豈細故耶欣逢

聖朝昌明正學崇獎斯文特示優隆重加尊奉朱子升祔十哲之次誠千載一時億萬禩學統人心之所係也宜乎真儒躍起辨是與非埽新奇而歸蕩平去歧趨而入堂奧還吾程朱真途轍即還吾顏曾思孟真授受更還吾夫子真面目界限清而後所知定隄防密而後所守嚴志趨堅而後所行篤踐履實而後所立卓真儒之爲真以此夫學之所以異道之所以歧儒之所以不真豈有他哉皆由不識格致誠正而已習空談者索之於昭昭靈靈而障於內守殘編者逐之於紛紛藉藉而蔽於外斯二者皆過也今夫禮樂兵農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制度數何莫非儒者之事哉然當以若大經綸蓄之懷抱不當以賸餘糟粕誇爲富強朱子曰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澈於胸中此心與天地一體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

古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治平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爲己物朱子之博蓋博於內而不博於外也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謂也聖人之言典章也莫大於顏子之問爲邦曰夏時殷輅周冕韶樂曰放鄭聲遠佞人是必有順天應人長治久安大經濟大功業以運用於兩間豈惟推天文考輿服講求樂律而已哉其言政事莫大於哀公之問政曰達道五行之者三曰九經行之者一是必有事親知天明善誠身真本原真學問以彌綸於無際豈惟考官祿别等差講明禮節而已哉沾沾焉辨論於粗迹者不知聖人之學也外之故也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治國平天下之事豈在外哉不障於內不蔽於外惟格致誠正者能之蒙是編自平湖陸先生始重傳道也有先生之辨之力而後知陽明之學斷不能傅會於程朱有先生之行之篤而後知程朱之學斷不能離格致誠正而别爲宗旨有先生之扶持輔翼於學術敗壞之時而後知天之未喪斯文有宋之朱子卽有今之陸先生也與先生同時諸儒以及後之繼起者閒多不及先生之純而能遵程朱之道則亦先生之心也他若指歸特異不守朱子家法則當分别錄

之不泯其本末不掩其瑕瑜俾後之觀者於以見得失之林焉是豈得已者乎吁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是性即有是理有是理即有是意知心身孰不可以希賢孰不可以作聖而惟工夫之不密以至本體之莫充則何若從事夫朱子之存省克治居敬窮理以馴至於誠而明豁然而貫通也是則所當共勖也矣道光二十五年孟夏月小岱山人唐鑑



傳何由而得其道乎曰孔孟程朱道何由而傳得其人曰述孔孟程朱述孔孟程朱何由而遽謂之傳乎曰孔孟程朱之道晦而由斯人以明孔孟程朱之道廢而由斯人以行孔孟程朱之道何由而遽明遽行乎曰辨之嚴異說不能亂行之力同志服其真雖未必遽能大明與行而後之學者可由是而進於明進於行也則謂之明可謂之行可謂之傳可然而斯人也或千載一見或數百年一見或百年數十年一見或一人見而數人隨之見或見僅止一人故傳之者少而亦未嘗絶伊川表明道先生之墓也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諸人而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是說也吾於朱子之生起而幸之吾尤於薛胡二先生之殁引而傷之蓋明自正嘉以後講新建者大肆狂瀾決破藩籬踰越繩檢人倫以壞世道日漓邪說誣民充塞仁義逮及鼎革託爲老師宿儒者尚欲以詖淫邪遁淆亂人心傷何如哉孟子曰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夫孟子豈可復生哉世有欲正人心以熄邪說者卽謂之孟子可也卽

謂之朱子可也道之傳也非斯人其誰與歸述傳道傳道者少未嘗不爲道憂翼道者衆又未嘗不爲道喜非翼道之重於傳道也翼之則道不孤矣道不孤則亂道者不能奪其傳矣不能奪其傳而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學術正而人心端教化肅而風俗美人道與天道地道並立矣然則道之傳也傳者傳之翼者亦相與傳之也昔者吾孔子之講學洙泗也以大聖人之德之道統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集其大成而及門從遊者有顏曾冉卜七十諸賢且以賢聖之孫繼起而紹述之而閱百餘年楊墨爭鳴衍儀橫議賴有孟子奮其至大至剛之氣辨論於黑白淆亂之中而後吾夫子授受之真傳得以萬古不墜朱子起千載之下承二程之遺緒奉四子書以詔後學時則有若南軒東萊諸同志咨詢辨難又有若季通勉齋諸門人往復商確可謂極麗澤之盛幾乎踐東魯之遺軌矣然而詆之者旋起逐之者至欲加以禍道學大爲厲禁不亦危哉由是觀之吾之所憂者未容已而所喜者亦幸而已今夫彌綸天地終古無所損終古無所益者非道也乎傳與翼安足爲有無乎然而天地非人不立道非人不存人顧不重乎哉孔子尚矣曾子子思孟子尚矣朱子又豈易得耶敬夫張子伯恭呂子又豈易得耶孔子曰聖人吾

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蓋慨乎其言之憂何如哉述翼道

天下之患莫大於不顧防檢不敦節概不修禮義廉恥不遵規矩準繩破廉隅而趨巽偄棄閑範而就奔馳容悅以爲恭媕婀以爲敬揣摩以爲智遷就以爲才委蛇以爲識時務和同以爲近人情飾詐巧以固恩權假聲華而延名譽揚揚自得而不以爲可恧赫赫陵人而不以爲可悲俾天下進者退者行者居者尊者卑者老者少者貿貿焉莫知其所以然紛紛焉並莫知其所以不得不然喪其所固有而亡其所本來審若是也道不幾絶乎而幸也天下有守道之人也而惜也天下有守道之人而人多不知也然而其人自在也或當時蔽之而閟時則章矣或當途沮之而窮巷則達矣或流俗惡之而高賢則尚矣或功利詞章輩疏之而道義交則親矣何也所守與時異也今夫救時者人也而所以救時者道也正直可以懾回邪剛健可以禦強梗莊嚴可以消柔佞端慤可以折侵侮和平可以息橫逆簡易可以綜繁賾抱仁戴義可以淑心身周規折矩可以柔血氣獨立不懼可以振風規百折不回可以定識力守顧不重乎哉吾每得一人焉未嘗不正襟而起敬端坐而緬思也雖其人已往而其流風餘韻

愈久而愈真炳炳焉在天地閒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其斯之謂歟述守道

道歷千古之變而未嘗墜而自有秦氏之焚書則幾乎墜矣漢之興也羣經復出假令有能明道者生於其閒則學術真而統紀一何至各立門戸迄無指歸而其相爲授受者又大要解說辭意綜核度數而已哉然而典籍云亡編簡散佚老師宿儒各得一說以傳於天下說雖不同而經未嘗不由是以存也於斯時也易有施孟梁邱書有歐陽大小夏侯詩有魯齊燕禮有劉向高堂生后蒼春秋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此皆專門名家最初之師也厥後支分派演愈推愈廣歷千有餘載而至於今考古者必溯其源言師者必從其朔得其一字一句遠蒐而旁獵之或數十百言或數千百言曼衍而無所底止而考證之學遂爭鳴於天下蓋穿鑿傅會亦在所不免也然如天文地理音學算學等事則於古爲精今夫經也者聖人之至文也聖人之至文聖人之至道也聖人之至道人人之至道也得人人之至道以求經而經傳經傳而聖人之道亦傳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以存經者朱子一人而已矣其他則大氐解說辭意者也綜核度數者也乃或以辭意之別於今度數之合乎古遂至矜耀以爲得所未得而反

厭薄夫傳聖人之道以存經者是其所以自處亦太輕矣秦人有敬其老師而慢其師者或問之曰老師衣紫師衣褐或曰然則非敬其老師也敬紫也今之遵漢經師而詆朱子者是亦敬紫之類也又烏足與校哉述經學

無善無惡之說倡天下有心而無性矣有心無性人非其人矣世安得不亂哉及其亂也而究其所由來歸罪於學術則亦晚矣君於明季未嘗不嚱嘘俯仰而重有感焉天下事由前觀之未必知禍之烈如此其極由後觀之恆懍懍於其禍之極而莫可復追也士君子盱衡往跡俯念未來未嘗不歎前乎此者之可鑒後乎此者之可戒也則學業之所謂心宗者吾烏能忘於懷乎今夫心不可恃而恃之以性性不可憑而憑之以物大學所以先於格物也子臣弟友物之最著者也性之最切者也是庸言庸行亦良知良能也仁義禮智物之最初者也即性之最真者也是至隱至曲亦至大至廣也聖人之所以檢察夫心者此也擴充夫心者此也豈索之於空而聽知覺之昭昭靈靈乎聽知覺之昭昭靈靈而空以待之恐性天路絕而欲得所據矣欲得所據謂之無善誠然謂之無惡自欺甚矣且恐惡念大來不至於禽獸不止是以天泉一會爲陽明之學者推闡師說各逞所

欲各便所私此立一宗旨彼立一宗旨愈講愈誕愈肆愈狂愈名高而愈無禮淪澌流蕩無所底極而人心亡矣人心亡世教裂而明社亦遂墟矣有徵君孫先生者與鹿伯順講學於明者也入
國朝年已七十遁影韜形枯槁以終其身宜矣而乃移講席於蘇門山仍以其舊聞號召天下是亦不可以已乎幸而稼書楊園諸先生起而辨之而天下灼然知心學之非正也是亦稍足以舒吾懷云爾

述心宗

學案小識卷首

敘

目錄

學案提要

卷一

傳道學案

陸稼書先生　張楊園先生

卷二

傳道學案

陸桴亭先生　張孝先先生

卷三

翼道學案

湯潛庵先生　顧亭林先生

張蒿庵先生　王而農先生

胡石莊先生　張武承先生

卷四

翼道學案

魏環極先生　李二曲先生
竇靜庵先生　張秋紹先生
汪雙池先生　朱可亭先生
王白田先生
卷五
翼道學案
蔡梁邨先生　雷翠庭先生
江慎修先生　陳榕門先生
韓理堂先生　姚姬傳先生
卷六
守道學案
于北溟先生　魏貞庵先生
李厚庵先生　陳說巖先生
劉直齋先生　汪星溪先生
曹陶庵先生　李公凱先生
李闇章先生　党冰壑先生
陳滄洲先生　熊敬修先生

陳確庵先生

卷七

守道學案

楊賓實先生　耿逸庵先生

李恒齋先生　蔡葛山先生

方靈皋先生　趙松伍先生

卷八

守道學案

孫懿齋先生　朱湘淘先生

趙玉峯先生　嚴佩之先生

王任庵先生　陸朗夫先生

閻懷庭先生　劉宣人先生

范彪西先生　許西山先生

陳定齋先生　陶視庵先生

彭一庵先生　王櫰三先生

卷九

守道學案

陰靜夫先生　錢南園先生
童寒泉先生　孟瓶庵先生
向荆山先生　郭春山先生
劉寄庵先生　李復齋先生
謝退谷先生　夏用九先生
戚仲蘭先生
卷十
待訪錄
應潛齋先生　張簣山先生
刁蒙吉先生　徐青牧先生
張尚若先生　謝約齋先生
周好生先生　張玉甲先生
張警庵先生　徐晝堂先生
申孚孟先生　俞存齋先生
潘鐵廬先生　田梁紫先生
曹厚庵先生　沈位山先生
李簡齋先生　朱梅崖先生

任東澗先生　高紫超先生
高彙旃先生　顧庸庵先生
彭□□先生　王豐川先生
馮梅鶡先生　吳與巖先生
蔡溪巖先生　馬二岑先生
白含貞先生　張爾晉先生
陸翼王先生　王石隱先生
蕭文超先生　彭古愚先生
秦定叟先生　譚東白先生
卷十一
待訪錄
沈□□先生　劉伯繩先生
盛寒溪先生　江藥園先生
淩渝安先生　沈石長先生
何商隱先生　張岵瞻先生
陳古民先生　祝人齋先生
冉蟫庵先生　王介祺先生

李禮山先生　王仲穎先生
馮周溪先生　尹元孚先生
黃崑圃先生　黃玉圃先生
陳元熙先生　殷夢五先生
趙仁圃先生　岳小瀛先生
法鏡野先生　羅臺山先生
姜雲一先生　李十洲先生
曾受一先生　王能愚先生
余存吾先生　劉端臨先生
卿滋園先生　李申耆先生
卷十二
經學學案
黃梨洲先生　朱愚庵先生陳長發附
梅定九先生　王寅旭先生
閻百詩先生　胡東樵先生
胡樸齋先生　萬充宗先生弟季野附
錢飲光先生　王山史先生

喬石林先生　魏念庭先生
張敦復先生　李恕谷先生
惠元龍先生子仲儒孫定宇附
陳泗源先生　查初白先生
李天生先生　余仲林先生
胡滄曉先生　戚庸三先生
焦廣期先生　張彝歎先生
俞右吉先生　諸襄七先生
李耜卿先生　沈冠雲先生
吳中林先生　蔡仁錫先生
臧玉林先生
卷十三
經學學案
顧震滄先生　沈東甫先生
薛青州先生　邵□□先生
徐□□先生　張宏蘧先生
嚴□□先生　王九溪先生

馬宛斯先生　晏一齋先生
沈子大先生　王介山先生
潘補堂先生　程綿莊先生
趙易門先生　浦潛夫先生
任後山先生　沈克齋先生
汪默庵先生　林澤雲先生
魏□□先生　牛真谷先生
楊符倉先生　張天隨先生
吳易堂先生　梁□□先生
吳宥涵先生　王若霖先生
陳仲夔先生　嚴寶成先生
范蘅洲先生　姜石貞先生
顧古湫先生　任鈞臺先生
徐□□先生　徐健庵先生
秦樹峯先生　張仲嘉先生
姜上均先生　陸坡星先生
卷十四

經學學案

劉華岳先生　葉書山先生
顧星五先生　邱近夫先生
劉雲翼先生　郜□□先生
曹六吉先生　沈椒園先生
程春曇先生　陳亦韓先生
程易疇先生　周懸著先生
程是庵先生　崔南有先生
陳文裕先生　杭堇浦先生
吳山夫先生　胡竹軒先生
朱竹君先生　錢辛楣先生
顧景范先生　全謝山先生
武虛谷先生　顏習齋先生
吳託園先生　盧紹弓先生
劉滄嵐先生　周□□先生
范庸齋先生　潘龍庵先生
戴東原先生　都乾文先生

桑弢甫先生　崔東壁先生
待訪錄
張皐文先生　金櫱齋先生
王鳳喈先生　孔顨軒先生
任木田先生　臧拜經先生
汪容甫先生　許月嵐先生
卷末
心宗學案
張仲誠先生　潘用徵先生
趙寬夫先生
待訪錄
邵念魯先生　魏蓮陸先生
張天民先生　張瑤星先生
康一峯先生　彭尺木先生
學案後序

卷一目錄

傳道學案
陸稼書先生　張楊園先生



學案小識卷一

傳道學案

平湖陸先生

先生諱隴其字稼書歷官御史勵志聖賢博文約禮由洛閩而上追泝究嘗謂聖門之學雖一以貫之未有不從多聞多見入者欲求聖學斷不能舍經史又謂今之論學者無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爲正學不宗朱子卽非正學董子云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者亦當絕其道勿使並進嘗點勘四書大全參以蒙引存疑淺說而一折衷朱子每讀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然後及下句用力可謂勤矣而其後自序曰去取都未能當有先儒見到之語讀之若平澹而實關學問之得失者不知取也有先儒一時之言讀之若無病而實開假借之途者不知辨也又有先儒微言奧義大全諸書所不及載或載而不詳者此本亦竟闕如又有兩說互異當存疑而輒輕斷當畫一而務並存每取而覆視之輒赧然於心欲遂棄之則又念其曾用數年之力於此不忍便置且欲因此自知其陋鑒於前者或愆於後也先生之於學也思之愼而辨之明得之深而言之切其太極論

曰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在乎明人身之太極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先儒之論太極所以必從陰陽五行天地生物之初言之者惟恐人不知此理之原故溯其始而言之使知此理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學者徒見先儒之言陰陽言五行言天地萬物廣大精微而不從我身切實求之則豈前賢示人之意哉夫太極者萬物之總名也在天則爲命在人則爲性在天則爲元亨利貞在人則爲仁義禮智以其有條而不紊則謂之理以其爲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不偏不倚則謂之中以其真實無妄則謂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至善以其至極而無以加則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學者誠有志乎太極惟於日用之閒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之悖乎理不使一言一動之踰乎理斯太極存焉矣其寂然不動是卽太極之陰靜也感而遂通是卽太極之陽動也感而復寂寂而復感是卽太極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寂然之中而感通之理已具感通之際而寂然之體常存是卽太極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分而爲五常發而爲五事布而爲五倫是卽太極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以之處家則家齊以之處國則國治以之處天下則天下平是卽

太極之成男成女而萬物化生也合吾身之萬念萬事而無一非理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即吾身之一念一事而無之非理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越乎日用常行之中而卓然超絶乎流俗是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若是者豈必遠而求之天地萬物而太極之全體已備於吾身矣由是以觀天地則太極之在天地亦若是而已由是以觀萬物則太極之在萬物亦若是而已天地萬物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莫究其量而莫非是理之發見也莫非是理之流行也莫非是理之循環而不窮也高明博厚不同而是理無不同也飛潛動植有異而是理無異也是理散於萬物而萃於吾身原於天地而賦於吾身是故善言太極者求之遠不若求之近求之虛而難據不若求之實而可循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行言之而終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又恐聖人之立極非學者可驟及也而繼之曰君子脩之吉脩之爲言擇善固執之謂也而朱子解之又推本於敬以爲能敬然後能靜虛動直而太極在我嗚呼至矣先儒之言雖窮高極深而推其旨不過欲人修其身以治天下國家焉耳學者愼無騖太極之名而不知近求之身也其學術辨曰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

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為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為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卽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為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為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既以知覺為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為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為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卽我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卽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於我何有而特以束縛於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為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為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

試於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所見爲非者果非乎又況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顚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爲禍於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既偏重於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原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

豈非陽明之說浸淫於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趨於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爲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者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爲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真故不賢者既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至於無生死之說則真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爲彼之是惑乎先生此辨可謂拔其本而窮其源矣觀先生積誠勵行孳孳不已自修身正家以及涖官立朝動準古人罔有闕失儼然程朱之氣象亦卓然程朱之事爲學程朱如先生則亦程朱也矣豈獨如之而已哉夫以程朱之道成己即以程朱之道成人見有叛於程朱爲世道人心害者竟隱忍而不置一詞乎是必不能者也孔子絕異端斥隱怪孟子距楊墨放淫辭皆此意也豈好辨哉先生初授嘉定令見其俗尚侈靡豪富暴橫而積逋動以萬計歎曰民不輸賦大率以貧也其所以貧風俗爲之也一以鋤豪強抑胥吏禁奢汰變風俗爲主犯者必拘能自新者與之爲善二年而邑大治以盜案落職者老士紳悉詣督撫爲辨卒莫省里民刻

木爲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者日數輩凡兩月乃已會總憲魏公抗
章言先生寃並疏舉廉吏得
旨復原官補靈壽知縣縣於真定最爲磽瘠俗強悍善鬬輕生先生
曰民富而可以教輕生之習禁令尤嚴然未盡絕民貧而不知義也
嘉定可使富而不及爲靈邑又非嘉定比奈何力言於上官非大恤
民力不可於是舉派運之苦民者力爭而去之於開墾之益民者徧
曉而導之適巡撫于公咨訪利弊先生遂條陳六事一曰緩征宜請
二曰墾荒宜勸三曰水利當興四曰積穀宜廣五曰存留宜酌復六
曰審丁不宜求益額遇荒賑濟躬爲部署驅馳山谷夜以繼日府檄
發限單不許踰額先生不顧卒盡散之以工部尚書張公敦復左都
御史陳公說巖兵部侍郎李公厚庵禮部侍郎王公昊廬交章論薦
奉
旨行取御史臨行邑民攀留如去嘉定時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上
疏言畿輔民情蓋親睹小民疾苦不敢不上聞也論奪情篤人倫也
請速停保舉永閉先用重官箴也而當時惡先生者執爭議蠲納保
舉爲遲誤軍需擬革職得
恩原宥及試俸滿以改調歸既歸屏居泖口足跡不入城市閉戶食

貧讀書課子先是嘉定罷歸洞庭席君者嘗延至家塾至是復懇延
先生欣然往與學徒講習不倦臘月歸偶感寒疾遽卒四方學者聞
之莫不盡傷嘉定之民相率而來哭者踵相接也厥後
九重念其端方廉潔召主文衡而溘然謝世者已經歲矣先生之學
以居敬窮理爲要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
而不窮理則將埽見聞空善惡其不墮於佛老以至於師心自用而
爲猖狂恣睢者鮮矣故既著學術辨三篇又與秦定叟李子喬臧介
子湯潛庵范彪西諸先生書往復辨論箴陽明白沙之病且以懲涇
陽景逸之偏洞悉秋毫顯微無間非至誠至明安能若是是以篤實
光輝所過者化在靈壽時集諸生講四子書諄諄於義利邪正之辨
彙爲松陽講義百餘篇其言曰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羞乞播賤壟
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始性孝友迎養封公於嘉署定省温凊備極
肫篤以奉薦入都不獲視含殮爲恨服闋不忍肉食少壯時能飲酒
不亂後以仲弟有酒過遂絕飲冀以化之未幾仲歿遂終身不飲居
常容止慤敬一言一動皆有法度家故貧及登仕籍貧益甚前輩講
學之書未經見者輒質衣易之雖晡粟不繼不顧也爲令時上官有
欲招致門下者堅執不允用是失懽又嘗以公事至都門政府欲一

見之接淅而行郎魏公環極屢薦先生於朝亦不先自私謁履蹈不苟如此所著有靈壽縣志先正一隅集四書講義問學錄日鈔讀禮志疑三魚堂文集評定四子大全評選國策去毒擬輯困勉錄未成而松陽講義一書當下指點語語親切讀者警醒感憤生向善之心是宜家置一函朝夕玩味未有不獲其益者雍正二年得

旨從祀兩廡乾隆元年

賜謚清獻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門人

王前席　席永恂　趙裳旂　侯開國

桐鄉張先生

先生諱履祥字考夫號念芝又號楊園窮理居敬宗法考亭知行並進內外夾持無小無大無粗無精無一念非學問無一事非學問蓋所謂言有教動有則晝有為宵有得瞬有存息有養者是也嘗謂吾人自著衣至於解衣終日之間所言所行須知有多少過差自解衣至於著衣終夜之間所思所慮須知有多少邪妄有則改之此為脩身第一事又謂實其心之謂誠不敢不實其心之謂敬無在而不實其心之謂一又謂為學自不欺始不欺自親長始於親長忍用其欺

何所往而不爲欺矣又謂一入聲氣便長一傲字便熟一僞字百惡都從此起矣習奢又未足以盡之又謂人之一身當使陽和之氣多而陰肅之氣少蓋陽饒陰乏理自如此觀天地之氣亦是雨露之時多霜雪之時少又謂儒者起腳第一步是仁以爲己任然後精之以義文之以禮樂而德成行立矣否則雖能自好不免爲硜硜小人也又謂人知作家計須苦喫苦掙不知讀書學問與夫立身行己俱不可不苦喫苦掙朱子謂孟子一生忍饑受餓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且吾人於道理上能掙進得幾分否於身分上能掙起得幾分否動輒怨天豈不得罪於天尤人豈不得罪於人又謂朱子答何叔京書言其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莊整齋肅之功不足所存不主於敬不免若存若亡不自覺其舍而失之深有警於心自思學之無成正坐此患書於坐隅常目在之庶其有改又謂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只此檢點庶乎鮮失矣又謂道理須是舉目可見舉足可行方是實理功夫須是當下便做得方是實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則惑之甚也又謂吾人一日之間能隨時隨事提撕警覺便不到得汨沒當睡覺之初則念雞鳴而起爲善爲利之義平旦則念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否日間則念旦晝

之所爲不至梏亡否以至當衣則思不下帶而道存之義臨食則念終食不違之義及暮則思嚮晦宴息以及夜以繼日記過無憾之義如此則庶幾能勿忘乎若其稍忘卽自責自訟不已先生之戒懼愼獨卽物窮理勿欺勿怠者是亦大可知矣跡其抱道在躬淑身淑世簞瓢陋巷之中卽寓斯民飢溺之念或辨學術以回人心或敦風教而挽世道時雖窮而道不窮身雖困而道不困也嘗曰昔之異端在正道之外今之異端在正道之中孟子闢邪說以正人心正以聖人言仁義楊墨亦言仁義同是堯舜同非桀紂而所以不同處則有淄澠白黑之判今之爲邪說者莫不假託聖人之言以文其說猶所謂傅會經義也約而言之蓋有數種曰知行合一曰朝聞夕死曰殊途同歸曰體用有無曰權以濟經曰大德不踰小德出入曰未發之中曰求其放心曰孔顏之樂曰盡心知性曰寂然不動退藏于密若此者探本窮源不出於釋則出於功利否則調停兩可執中無權而已學術不明禍亂四起率以此也種種看破方不爲所惑亂又曰姚江良知二字特其借用名目其意只欲佐成直捷徑情之說耳因孟子有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之語故借之作證佐實未嘗服膺孟子也又曰世儒功夫只說求心至於威儀容貌言語行事概以爲外而不知

檢點此禪學阬阱人皆習而不察也有諸內必形諸外威儀容貌德之符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何往而非心者外此而求心空虛寂滅而已矣一部論語都從謹言慎行動作威儀處教人故曰博文約禮曰無行不與顏子問爲仁之目亦就視聽言動示之聖人豈不欲人做向裏工夫者乎何弗思之甚也世方惑此不鄙爲粗淺則以爲假竊可歎也夫又曰良知之教使人直情徑行其弊至於廢滅禮教播棄先典今人不知懲其敝方將攘袂怒目與人爭勝亦可哀已又曰延陵同學語予曰先師於陽明雖瑕瑜不掩然未嘗不深敬而子何疾之深也得毋同異乎曰何傷乎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羞稱之彼一時此一時道固並行而不悖也又曰詖淫邪遁之辭何必異端只近日講學之人主靜悟者鄙躬行爲麤淺尊踐履者薄格致爲空言各蔽於一隅所謂詖也多其辨說不根極於理道所謂淫也罔則古昔離經畔道竊異端近似之言以亂正道若苗之有莠鄭之亂雅非邪乎知其說之有敝更以他說濟之或爲兩是兩非之說非遁乎此種心術存乎中臨事害事臨政害政爲禍不小又曰濂溪明道之書陽明也理會一過卻只長得他一邊見識而已伊川考亭則有意與之爲難故一切以己意排擊而不必當其情實所以深惡之者

何濂溪明道之言寬大儘可從他假借伊川考亭之言緊嚴假借不得所謂羿我者其惟春秋也又曰東林諸君子有意救陽明之敝其矜尚名節是已然其流至於爭黨則以取人不免偏重才氣一邊而於闇然爲己之功不無少疏至於釋氏之書則又未嘗屏絕以云救時可矣明道或未也孟子云君子反經而已矣明道以是救時以是又曰朱子精微象山簡率薛胡謹嚴陳王放曠今人多好象山不樂朱子於近代人尊陳王而詘薛胡固因人情便簡率而苦精詳樂放曠而畏謹嚴亦緣百餘年來承陽明氣習程朱之書不行於世而王陸則家有其書士人已淪浹其耳目師友之論復汩其心思遂以先入之言爲主雖使閒讀程朱亦只本王陸之意指摘其短長而已此種習尚不能不變竊憂生心害事之禍未有艾也其與何商隱書曰論語一書謹言愼行爲多不亟亟於頭腦也顏子所述善誘之功則曰博文約禮而已他日所請爲仁之目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竊謂此卽所爲約禮之實也博文約禮三千之徒莫不從事於此非獨爲顏子教也曾子所示一貫之指則曰忠恕而已子思受曾子之學者也中庸所述與論語曾子之言若合符節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孟子傳子思之學者也其言曰居仁由義曰求放心其曰持其志無

暴其氣者卽求放心之謂也求放心則中庸戒愼恐懼之謂而論語日省其身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指也仁義二字論語未嘗並舉見於易傳則有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見於中庸則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則亦夫子之言也至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則與曾子子思先後一轍矣三代以下在濂溪則曰主靜立人極在關中則曰知禮成性在程門則曰敬義夾持曰存心致知曰理一而分殊在朱子則曰居敬窮理要而論之豈有異指哉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惟居敬故能直其內惟窮理故能方其外惟內之直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惟外之方故能行天下之達道然居敬窮理又非截然有兩種工夫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是爲窮理其不敢苟且以從事或勤始而怠終及參以二三是爲居敬故又曰學者用功當在分殊上其曰知禮成性卽約之以禮之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曰禮所生也三百三千皆所從出也所謂分殊也其曰主靜立極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也仁義而不軌以中正則仁之或流於兼愛義之或流於爲我而人極不立矣禮以敬爲本則自無非僻之干人欲退而天理還矣欲退理還則終日言言其所當言終日行行其所無事而靜矣故曰無欲故靜

然則茂叔子厚雖不言主敬而敬在其中矣由是而上質之鄒魯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象山教人以擴充四端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爲人皆堯舜學者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未嘗非孟子之指但孟子之言心有等有殺之心也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恩及禽獸功不至百姓以爲失權度之甚又曰聖人人倫之至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象山信其心知而謂本四端以行即堯舜所行不過是夫惻隱而無權度則其弊恆至摩頂放踵而爲之羞惡而無權度則其弊恆至拔一毛而不爲故窮理爲要也苟理明而義精則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皆將合乎規矩方圓之至而時措之宜矣象山黜窮理爲非是欲舍規矩而自爲方圓也正使離婁公輸子復生有難任其目力者矣知其理之一而不知其分之殊所由流入於二氏而其勢不可以止也若下此以佛老之真剽吾儒之似以文其奸言遂其無忌憚者又無論已近世學者祖尙其說以爲捷徑稍及格物窮理則謂之支離煩碎夫惡支離則好直捷厭煩碎則樂徑省世儒動稱孟子直捷簡易夫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義路也禮門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非孟子之言乎抑何不思之甚也然則吾人學問舍居仁由義四字更無所謂學問吾人功夫舍居

敬窮理四字更無所謂功夫凡先儒之言若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若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種種道術舉不外是矣夫居敬窮理之方朱子以其躬行心得者諄復言之至詳至備矣吾人遵而守之日夕從事於此則亦可以有獲矣入門而升堂升堂而入室循之有其階導之有其相也或者信之不篤不免徙倚於歧途志之不勇不免徘徊於方軌以至日暮途遠進退失據耳今日朋儕中攸好之深矢志之固如仁兄者蓋已不多矣生平所致力於六行之修者豈非仁義之事其事之克脩豈非本於仁義之心哉本仁義之心以行仁義之事所以立人之道者豈有他哉而更欲頭腦之是求古人騎驢覓驢之喻是之謂矣特患居敬之不熟則有或得或失之憂窮理之未精則有或然或不然之慮要亦無他道也有不熟則勉進於熟而已有未精則勉求其精而已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九州萬國而統於一王千流萬派而歸於一海千紅萬紫而合於一太極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源深則流長根凝則實茂清明在躬則志氣如神平日功夫惟在涵養其本原以爲制事酬物之主爾矣朋友講習養也獨居思索亦養也讀書考究養也飲食動

作亦養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如伏雌之抱卵其退不舍其進不銳
如日月之貞恆脩其疆畔時其耔耘如農夫之力穡而後可致其精
也而後可幾於熟也必若先儒云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盎然若太和
元氣之流行於天地之間必若先儒云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截然
如萬物之各正其性命子思所云擇善固執孟子所云深造自得其
或以此也歟夫學問者將以盡性命之理也苟不本於天之所賦物
之所受非學問之正也安可使之有兩截乎事物者身心之準則也
苟事至物來而處之不當其分正身心之病也安可視之爲兩途乎
自世儒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之言爲不然而體用內外始判而二
之矣自世儒不明於動靜不失其時之義而以墮黜聰明爲靜不明
於心存斯是敬之義而但以嚴威儼恪爲敬而人倫庶物之外若別
有一種學問矣夫事物之不能不日至者勢也迎之非也拒之亦非
也以其皆不免於自私而用智也非順應之道也無事則讀書讀書
者所以維持此心而不使其或怠也非以務博也默坐則思索思索
者所以檢點其身而不使有闕也非以耽寂也事至則泛應泛應者
所以推行天理於事事物物而不使其有過有不及也非以外馳也
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則一矣無有事無事無有人無人無敢慢則

一矣一則窮通一矣壽夭亦一矣死生亦一矣然則仁兄所憂心之粗而氣之昏者或恐不一之故未必皆不能讀書之故也上蔡誦史不遺一字程子責其玩物喪志上蔡面赤程子曰此即是惻隱之心由是思之讀書只是功夫之一種非不能讀書便無功夫也但擇善之功惟讀書爲得益之易故以爲先務耳然即讀書而論亦不可以不一矣耳目一則心志專而義理純熟雜則意分而氣散即日力亦有所不給矣夫數學至康節非小道矣程子已能得其概然不以學後竟忘之曰吾所知者惠迪從逆而已吾人聰明不逮古人遠甚約之使歸於一猶懼不克遂其初志況敢旁搜而遐覽乎夫孟子之言暴其氣者非獨應事酬物言語動作之間與夫喜怒哀樂之感也書亦一物也讀之亦一事也物至而人化物滅天理而窮人欲雖讀書亦有之故敬之道不可須臾舍也顏子惟敬之純熟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孟子之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比物此志也其與沈尹同書曰大學中庸二書所以開示後學至詳且切矣大學之要在於致知誠意中庸之要在於明善誠身而其求端用力之處一則曰格物一則曰擇善而固執之要之非有二也擇善即格物之謂知至則明乎善矣誠意則誠乎身矣知至意誠而德明矣明善誠

身而性盡矣始於擇善終於止至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位天地育萬物者舉不越乎此矣然則吾人日用工夫止有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已此誠意之事也其致知格物之事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是也自後儒分尊德性道問學爲二事而格致之說紛若聚訟以愚測之亦於朱子之言或未詳考耳其語格物者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噫盡之矣今之論者舉其一而遺其一以相非詆相附和卒以己意之所嚮者主之奴之而不能虛心平志以求夫理之至當宜其輾轉沿習而學術遂爲天下裂也夫所以致知而明善者將以誰爲乎誠爲人也則汲汲乎暴揚標異以冀天下後世之見而聞之也無惑也誠爲己也則反求諸其身遯世不見知焉可也此大學於誠意一篇分別君子小人而言之而中庸於次章素位章末章對舉君子小人而言之也蓋爲己則必闇然必慎其獨必居易俟命君子之所以中庸也爲人則必的然必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必行險徼幸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外此則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而已矣然而夫婦之愚本其好惡之良多有不違於道之事若小人之無忌憚則必至於無所不至雖有高節善行斯亦巧言令色穿窬之盜之

類而已使其著書立說之後斯亦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類而已吾人今日讀古人之書被儒者之服其於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旣已有間若夫本於的然而極於無忌憚則凡賢智之過皆將不免於此而所當切己自省以時用其戒慎恐懼者也然則舍卻下學爲己更無學問之可言者矣更無功夫之可事者矣至於上達天德則徐以俟之而已非可意計懸度也先難後獲焉可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始初一念若從功利起見早已走入小人門徑矣其與屠子高書曰承下問格物之義非由經文本有可疑或者我兄平日於物之一字未之體當親切故有推而遠之之疑也吾人自有生以來無一刻不與物交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無非物也則無非我性分之所固有而不可辭者故曰萬物皆備於我有是物卽有是物當然之理惟聖人爲能先知先覺而於人倫庶物莫不各副其當然之則下此卽不免仁者謂仁知者謂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而一身之喜怒哀樂與夫視聽言動無往而得當其可矣是以學者始事在卽物而窮其理窮一物則知一物窮物物則知物物漸積馴致以至於無所不知而吾德之明者始無不明矣正如火之德本明非麗乎物則亦何以見其光哉近代釋氏之說亂於吾

儒之書於凡人倫庶物一切視之爲外遂欲離物而求其所爲惺惺者昭昭者雖其清淨寂滅之餘此中不無所見然未有不限於一偏舉此遺彼而於大中至正之矩終以有乖也今且以中庸之義通之明善者卽致知之謂也擇善者卽格物之謂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四者卽格之之事也抑非特學者舍是無所用其力也雖孔子好古敏求孟子深造說約亦若是也來教隨處體認力行力行自屬心正後事陽明以爲善去惡是格物非也隨處體認天理甘泉嘗有是言然不免有病要惟程朱之言爲無弊也仁兄但本程朱之意於日用之事凡身之所接無不審察無不研求勿厭繁瑣不求近功久久熟落當有自得之效不覺其冰之釋而求之解也廿三日之會不審第可不出否舉會亦一物也見得思義久要不忘固爲是物之理不特此也凡與會之人細及期約地所酒饌人舟之類無不在所當格推之物物皆然若有一知之不明卽有一行之未篤竊謂吾人自始學以往至於義精仁熟只是格之精熟知之精熟故能知之精熟故能行之精熟感兄虛懷切問率其妄測之見如此其與沈德孚書曰姚江良知之學其精微之言只吾心自有天則一語而已夫人性本善以爲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然人之生也有氣稟之拘有習染之

遷有物欲之蔽此心已非性之本然故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夫子之聖必至七十然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亦謂天則未能卽此心而是故須好古以敏求耳今以未嘗學問之人而謂吾心卽是天則可乎將恐雖無物欲之蔽猶有習染之遷卽無習染之遷而氣稟之拘將必不免此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君子之道鮮也夫子之門雖以顏曾之徒亦不能不因其性之所近以爲學而必待於夫子之裁之若當下卽以所知爲良而已動待聖人無煩學慮之支離則何以顏子所見卽有不同於曾子子路所見卽有不同於冉求以及子夏子張子貢仲弓莫不皆然而亦何必終身服膺夫子之教哉比如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此豈不是良知所發由曾子言之則知游夏子張所謂似聖人者正未必然也又如一卷之書昨日讀之所見如此今日讀之所見又如此今年讀之如此來年讀之所見又未必如此然昨日豈無良知乎抑有兩良知乎抑今日所知或未必良而尚待之來年乎然則所謂吾心自有天則而滿街都是聖人者何說也整庵先生謂世間豈有見成良知是也夫孟子之言良知良能本謂不學不慮豈非見成而顧謂豈有見成其苦心可思也已今日邪說暴行之徒莫非自託於良知之學究其立身

寡廉恥決名教流禍已極而有志於學問者曾不知察方將主張其說以鼓動學徒招來羣輩斷然自信而不疑亦難乎其爲豪傑之士矣其與沈上襄書曰去冬所諭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一段疑義弟初於先師語錄聞其說而悅之已而證之朱夫子與湖南諸公一書深悔前時所見之失因以爲定論而反而求之日用之間事物未感此心寂然不動有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但吾人以憧憧往來之心急卒求之是以未之見耳然欲求見此體則又非釋氏瞑目卻慮之可庶幾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吾人工夫之用竊以宜從思不出位莊敬持養而不使放心邪氣得入焉則能時行時止而無所往而非天理之流行矣不審仁兄近日所見以爲何如又如所諭君子中庸注云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疑多此而又四字弟退而思之朱子之意大約從本文兩而字體味出來蓋天下固有有君子之德而未能隨時以處中者如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白刃之可能而中庸則不可能又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豈非已有君子之德而未能至於時中天下亦有有小人之心而不至於無所忌憚者如易所言包羞論語所言色厲內荏之類中藏旣不可知猶然顧畏名義不敢肆

然爲非則以未爲小人之甚者也是以分別界限言之則一爲君子一爲小人而就君子一邊言之則君子之間自有分數君子而時中而後君子之爲君子至是而極就小人一邊言之則小人之間亦自有分數小人無忌憚而後小人之爲小人亦至是而極正如一陰一陽判爲兩途而由復之一陽進而爲臨爲泰爲大壯爲夬以至於六陽之乾由姤之一陰積而爲遯爲否爲觀爲剝以至於六陰之坤陽而不至於乾則陽不極可以爲舜之徒而未可爲法天下傳於後世陰而不至於坤則陰不極可以爲蹠之徒而未爲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由此以思則凡吾人既有志於聖賢之學而正己不求諸盡或安於一善之成名或怠於百里之九十其視夫婦之愚不肖疑若有間要不可謂之君子人也且惡知夫名義自閑不至大段決裂以昭昭然入於匪慝之際不猶有小人之心也乎此古之人所以省身如不及惟日孳孳斃而後已也仁兄以爲於義不爲牽合傅會否弟竊有感於百有餘年格物之義不明而有志於學者往往即於邪慝而不自知也其曰以吾心格之是已然不知吾之心其能盡出於道心否耶如其盡出於道心也以此心格之可也如其不然其能無過不及之差乎夫吾人自氣拘物蔽以來其與聖賢大中至正之

心相去固已遠矣一旦欲以相去聖賢既遠之心宰制事物非失之過卽失之不及不待言也正使念念自信以爲盡合於天理而不知已爲人欲之私也是以古之爲教莫先於窮理凡人倫事物無大無小莫不有當然之則吾心未之得也聖賢先得之以示法則於後世今於事事物物莫不考諸聖賢之成法而不敢以氣拘物蔽之心參之則當然之則見矣所謂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也夫惟聖人爲能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世儒動稱天則具於吾心夫謂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謂吾今日之心所出皆中天則是猶舍權衡而求輕重離規矩而求方員無論輕重方員施之必乖其當卽使一一無所乖謬亦祇得其約略近似而非其至當之則也自顏子大賢夫子教之猶然博文約禮其餘又何疑乎觀此可以知先王之道矣陸清獻公嘗謂張先生遺書未有刻本前偶見其備忘一冊篤實正大足救俗學之弊蓋猶未見其全集云乾隆年間濮川布衣陳古民梓爲之傳曰先生居桐鄉之楊園村故東南學者稱爲楊園先生幼孤王父及母夫人訓之成立幼中酒母責之諭曰孔子孟子亦是兩家無父之子只爲肯學好便做到大聖大賢爾勿自棄也年十五爲諸生恥入社嘗讀小學近思錄忽有得作願學記東

渡拜劉念臺先生門下有甲申春冬二問目歸而肆力於程朱之書眞知力踐覺人譜獨體猶染陽明然以師故不敢言澉湖何商隱先生延之家塾出傳習錄請評以維斯道以覺來學先生不敢任也既而館語水主人復以請先生復固辭既乃慨然謂東南壇坫西北干戈其亂於世無所上下東林諸公氣節偉然而學術未純神州陸沈天地晦盲生心害政厥由傳習於是毅然秉筆條分縷析洞揭其陽儒陰釋之隱以爲炯鑒蓋自此書出而閑闢通辨困知皆所謂擇焉而不精者矣吳江張嘉玲棄諸生從先生遊資獨敏故所造彌粹諸弟子或質魯不善學或藉以干祿或襲爲口耳標榜皆弗逮也先生自亂後益杜門寡交惟苕上淩子渝安沈子石長及商隱道義切磋終身無間與人和易故人王邁人旣顯請謁亦不峻拒惟默坐晤對使自愧而已平居雖盛暑方巾深衣端拱若泥塑或舟行百里坐不少欹晚年寫寒風佇立圖自題云行己欲清恆入於濁求道欲勇恆病於怯噫君之初志豈不曰古之人古之人老斯至矣其彷彿乎何代之民先生詩非所長古文得八家神髓然教學者惟以嚴立藩籬深造堂奧爲則嘗云三代以上折衷於孔孟三代以下折衷於程朱於朱子綱目文集語類晨夕不釋手訂其疑而闡其微旁及讀書居

業童蒙訓魯齋集俱有評本嘗自痛先世厝宮貧不畚葬燬於盜雖罪人已得斬首祭墓祖衣猶粗麻卒年六十有四遺命以衰斂商隱偕諸同人葬先生於草廬側碑曰楊園先生之墓諸孺人長子維恭早世次子與敬不及娶而沒繼聖文亦殀配姚氏守節歿無後門人姚璉輯文集及訓子語備忘初學備忘言行見聞錄近鑑農書共三十餘卷後學范鯤刻之海昌因語水流言誤燬天下惜之論曰有明一代儒者薛胡爲冠而敬軒乃尊魯齋爲朱子後之一人何所見之險也惟先生值仁山之厄不僅潔其身砥白雲之節不徒衍其傳純粹如敬軒而窮研洞悉謹飭如敬齋而規模宏遠存養深不涉於澄心省察密不淪於獨體志存西銘而辨嚴兼愛行準中庸而惡深鄉原障姚江之瀾直窮其窟殺語水之波力防其潰嗚呼如先生者眞朱子後之一人已雖然武夷九曲賸水殘山金華私淑猶延其脈今之爲楊園後之四子者何人嗚呼危哉蓋先生遭時艱難立身高潔以主敬爲行己之本以反經爲興民之原蓽門蓬戶具有天下萬世世道人心之憂謂爲朱子後之一人不亦信哉大也姚氏輯其年譜古民陳氏訂之閱後子春方氏又考正而加詳焉此補讀書齋所藏本也其全集目次十六曰經正錄曰願學記曰問目曰備忘錄曰詩

曰書曰初學備忘曰學規曰訓子語曰答問曰門人所記曰言行見聞錄曰近古錄曰近鑑曰喪祭雜說曰農書祝氏洤修補本勤宣堂所藏者也

同學

顏士鳳　淩渝安　沈石長　何商隱

從遊諸子

張嘉玲　姚瑚　姚璉

卷二目錄

傳道學案

陸桴亭先生　張孝先先生



傳道學案

太倉陸先生

先生諱世儀字道威號桴亭隱居不仕篤志聖賢謹守程朱家法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程以居敬窮理省察克治爲工夫謂只提一敬字便覺此身舉止動作如在明鏡中又謂主一無適不是心有所繫任所遇之自然只時時提掇此心認清天理一邊做去覺得不期敬而自敬又謂居敬是主宰窮理是進步處文公之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本又謂致知工夫只心爲嚴師隨事精察八箇字心爲嚴師卽居敬隨事精察卽窮理著思辨錄前後十四類前集曰小學曰大學曰立志曰居敬曰格致曰誠正曰修齊曰治平後集曰天道曰人道曰諸儒曰異學曰經子曰史籍先生之學主於身體力行不尚空知空論其辨晰物理至精至實舉凡天文地理禮樂農桑井田學校封建郡縣河渠貢賦戰陣刑罰薦舉科目鄉飲賓射祭祀喪紀非惟考覈之詳明實乃體認之精審蓋理無不窮而隨處有會心也觀其一言一動一視一聽一臥一起一瞬一息察之又察省之又省存之又存養之又養其功可謂深矣是以用

力之久竊見天人之微發周子太極圖說所未宣明程子朱子性理所未盡其言曰周子作太極圖發揮天地萬物之理太極二字原本繫辭不過祖述孔子之舊至於主靜立人極人極二字則自周子開闢出來後半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一段都是說人極人極與太極句句相對則知人身與天地處處相合絶非矯揉造作故人能踐形卽能盡性能盡性卽能達天天與人總是一理此是周子獨得處又曰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主靜二字是立人極之本中正仁義又是主靜之實落處此總是聖人盡性工夫又曰中正仁義而主靜周子立言甚周匝然主靜之下又自註曰無欲故靜無欲者無人欲也無人欲則純乎天理矣是周子以天理爲靜以人欲爲動主靜者主乎天理也主乎天理則靜固靜動亦靜矣豈有偏靜之弊乎又曰中正仁義句周子自註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夫周子之學似重主靜然不曰主靜而已矣而曰仁義中正而已矣乃知仁義中正之外別無主靜離仁義中正而言主靜者非主靜也又曰論性只有程朱二處說得全備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二之則不是者謂性只在氣中耳朱子曰論萬物之一源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絶不

同理絶不同者謂人爲萬物之靈獨能具衆理而稱性善也又曰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又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人生而上不容說朱子曰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性字若人生而上只說得箇天道下性字不得兩夫子不是實實見得性不離氣質如何敢開此口又曰張子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此語甚開闢有功然又謂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冰如此則天命與氣質之分何在謂之氣質者謂其與天地之性不同故也若水凝爲冰冰釋爲水有何不同緣張子只就聚散上起見認理氣原不分明故有此語又曰諸儒謂孟子道性善只是就天命上說未落氣質然讀孟子人無有不善之言是就人有生以後看卽下愚濁惡亦無有不性善者蓋孟子論善只就四端發見處言因其曰端卽知其有仁義禮智人人有四端卽人人有性善也不必說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然後謂之性善又曰太極圖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形生質也神發氣也有形生神發而五性具是有氣質而後有性也不落氣質不可謂之性一言性便屬氣質又曰論性離不得氣質一離氣質便要離天地蓋天地亦氣質也一離天地則於陰陽外別尋太極於陰陽外別尋太極則太極不落於空虛卽同於一物觀

此則先生之於性理可謂語語著實矣其自敘曰儀於性學工夫不啻數轉起初未學時只是隨時師說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亦喜同禪和方外譚說不睹不聞無聲無臭父母未生前無始以前真己及至丁丑下手做工夫著實研窮始覺得禪和方外固非分性爲二者亦非於是得力於理先於氣一言於理氣之間盡心體驗始知太極爲理兩儀爲氣人之義理本於太極人之氣質本於兩儀理居先氣居後理爲主氣爲輔條理判然然終覺得性分理氣究未合一既而悟理一分殊之旨恰與羅整庵先生暗合便灑然覺得理氣融洽性原無二然未察到人與物性同異處也既而知人與萬物之所以同又知人與萬物之所以異於禽獸草木上皆細細察其義理氣質於朱子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二語大有契入於是又識得天地萬物本同一體處然而性善之說則終以先入之言爲主以爲孟子論善只就天命之初繼之者善處論未敢說到成之者性直至己亥偶與兩兒言性始覺得成之者性以前著不得性字既說成之者性便屬氣質既屬氣質何云性善於是曠覽夫天人之原博觀於萬物之際見夫異異而同同者始知性爲萬物所同善惟人性所獨性善之旨正不必離氣質

而觀也於是取孟子前後論性語反覆讀之始知孟子當時亦只就
氣質中說善而程朱以後尚未之能晰也於是又取孟子以後周程
張朱之言觀之周則無不脗合程朱則間有一二未合而合者常八
九也然未敢與世昌言至庚子講學東林而始微發其端至丙午論
性毘陵而始略書其概然而性與天道難言之矣世之學者尚未見
一二層而遽與之言第七八層不駭而欲絶乎予故稍筆於此以誌
予三折肱之概彼時龔子無競讀先生性善圖說與先生論性終日
先生曰五圖大旨不過云孟子所稱性善在成之者性不在繼之者
善耳成之者性已屬氣質故卽就氣質發明之人習聞氣質之惡今
見稱其爲善不覺駭怪要之不駭怪不肯究心不能透徹先生又敘
其得仁字曰仁字是聖門大頭腦吾儒終身止須盡此一字自聖化
衰微道學不講士大夫雖讀孔孟遺書諸儒傳註而茫然不解所以
至專以愛字當之如此則與墨子奚別間有一二究心者又以仁爲
第一義不敢遽稱胥失之矣愚自丁丑春始從事斯道便識得仁字
面目竊謂仁字之義語其遠且大者雖極千聖之微言不足以盡其
蘊奧語其精且約者卽俗諺一言已自至當不易俗諺云人心天理
卽是箇仁字又云瞞心昧己便是箇不仁字又自敘得理一分殊四

字曰理一分殊四字最妙窮天地亘古今總不出此四字會得此四字然後知當然所以然之理然後可與立亦可與權千變萬化不離規矩予自庚辰夏始會得此四字嘗以之曠觀天地古今無有不貫因念堯夫遇物皆成四片此只是於陰陽老少處看得熟然未若見得理一分殊親切則遇物一片亦可千萬片亦可覺得四片終落氣數也整庵困知記其言若出於一是真先得我心者先生言理氣若是分明若是融洽可不謂之豁然貫通乎陸清獻公序其思辨錄曰士生斯世而欲言學豈不難哉功利之習浸淫於人心根深蒂固而不可拔幸而能自拔於功利矣則或溺於記誦詞章終身竭蹶而適長其浮薄驕吝之氣幸而又不溺於是而有志於道矣則佛老之徒又從而惑之舍三代以來聖賢相傳之道而欲求所謂虛無寂滅者求之愈力去道愈遠幸而不惑於佛老而歸於儒矣而儒者之道復分途各驅宋之洛閩金谿明之河津餘干新會姚江同師孔孟同講仁義其辨在毫釐之間而其流至於相去懸絕若方圓冰炭之不同學者未嘗辨其同異晰其疑似浮慕乎學之名而用力焉其不舍坦途而趨荒徑者幾希矣於此有人焉以身示之且別白而告之其有功於世何如也余家居時聞太倉陸桴亭先生之學而未獲親炙及

承乏嘉定去先生之鄉咫尺而先生已成古人乃訪其遺書得所謂思辨錄者其辨同異晰疑似一準於程朱其於金谿新會姚江雖未嘗力排深拒而深知其流弊之禍世其教人先小學而後大學以立志居敬爲本而以聖經之八條目爲程然後漸進於天人之微旁及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閩之遺法也雖未熟識其生平然考其發於言而著於書者可謂有道之士矣蓋先生自言二十七歲卽志於斯學心體躬行未敢稍懈則所以能成就如此者亦非一日之故也嗚呼處功利浸淫之日而能自振拔又不溺於詞章記誦又不惑於佛老又不惑於儒之近佛老者而卓然自立豈不難哉先生之子名顧正者請余敘其書余不敏雖於先儒異同之閒嘗聞其大略然明不足以察理勇不足以衞道優游歲月將汨沒之是懼何能敘先生之書哉姑記其仰慕於先生者如此尚當盡求先生之書而訪於其良友高弟以琢磨焉其庶幾乎繹清獻之言蓋有高山仰止之思矣清獻因末明學術之害深以陽儒陰釋者爲當力辨故序中及之今查後集中如曰無善無惡之說極易流弊得其說者愚不肖之人便入告子一邊賢知之人便入陽明一邊告子無論矣主陽明之說者就此處尋向上去則爲人生而上爲父母未生前無始以前就此處

說到下來則爲情亦無善無惡意亦無善無惡知亦無善無惡物亦無善無惡原頭一差毫釐千里與告子較只是過猶不及又謂今之學者好言工夫卽本體本體卽工夫此種言語看去極是高明只是古來聖人卻不如此說字字句句剖判得分明的確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本體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工夫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本體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工夫也性相近本體也習相遠工夫也天命謂性本體也戒懼愼獨工夫也性善本體也察識擴充工夫也細勘古來卽堯舜孔子未嘗說一句現成話未嘗扯一句高苗話乃自嘉隆以後謬學流傳卽乳臭狂童兔園野叟一拾唾餘便說性譚天直出堯舜周孔之上世道之憂未知所底其病只在無心實得而專欲口角勝人故甘心陷溺而不悔也又謂古人多說盡性今人多說復性復性者修爲以復其性從湯武反之上說來全要重在學慮故大學一部書開口命名便是一學字得止工夫到底重在一慮字中庸學問思辨行五箇字不過只學慮兩字學與慮卽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也今人說復性只講不學不慮以爲不用思維不須把捉只信口說出信步行出但認得箇圓陀陀光爍爍的東西便左之右之無不宜之試思孔子孟子何曾有此說話又謂郁天民辨傳習錄

疑義言言切當天民與陽明同邑而能不爲其所汩是亦實學之士矣又謂天泉宗旨四言在陽明已露出破綻至龍溪四無之語則是文人口頭聰明語絶無意義雖禪宗之有得者亦不取也其流弊之害至萬曆時凡諸老會講專拈四無掉弄機鋒閒話過日其禍蓋不止如王衍之清談矣萬曆之末人心委頓馴至大亂其明驗也九解之作出海門汝登周氏時海門講天泉無善無惡之旨於南都許敬菴聞而疑之作九諦相難海門又作九解以解之夫九解之說海門固非矣敬菴九諦初無卓見又烏能相難乎亦徒爲角口而已又謂王龍溪南遊會紀句句是禪字字是禪昌言三教絶無避忌以至老子莊子都打合作一家四書六經不知撇向何處嗚呼龍溪不足責矣天泉證道而遂以龍溪爲回賜以上人物使之流弊至此則陽明先生不得辭其責也陽明嘗曰我在南京時尚有箇鄉愿意思在今則實實信得是箇聖門狂者以龍溪爲回賜以上人豈猶有鄉愿之意耶此數條者辨之明而詆之切先生憂世之心其亦同於清獻乎思辨錄外著有宗禮典禮折衷治通治鄉三約甲申臆議八陣法門城守要略先儒語錄集成明儒語錄集成禮衡易窺詩鑑書鑑春秋討論讀史筆記考德錄諸書

同學

盛聖傳　陳確庵　江藥園

從遊諸子

許舜光　周淑文　王異公　袁幼白　龔無競　郁東堂

黃殷嘉　荊豫章　許南村　方武箴　毛亦史　孔蓼園

黃頊傳　王男偉　沈孝恭　沙介臣　曹雲祉　夏玉汝

江位初　周異微　吳白耳

儀封張先生

先生諱伯行字孝先號敬庵進士歷官禮部尚書學以程朱爲準的不參異說不立宗旨主敬以端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以聖人之道爲必可學以聖人之功爲必不可一蹴而致循序漸進若無一非困而知勉而行者歷艱險崎嶇千磨百鍊以成其確乎不可拔凜乎不可干之氣象而猶且退然不自足隨時隨事檢束身心考驗德性善者我果能有之否不善者我果能無之否朝夕體察有一理之未融於心一事之未協於道則潛思極慮以求之此困學之所以自始至終不能輟也先生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萬善之理統於一仁千聖之學括於一敬故

道莫大於體仁學莫先於主敬又曰天地大矣立三才之中必能與天地同體而後不愧於天地聖賢往矣生百世之下必能與聖賢同心而後不負乎聖賢學者立志可不遠且大哉又曰格物窮理存誠主敬是爲學實地工夫古來善學者無如朱夫子而或者每議其支離無他避難而就易務爲苟道而已豈知舍格物窮理存誠主敬而言學舉非學乎又曰義理無窮學然後知不足試觀文王望道未見孔子曰未能曰何有非示謙也直見道量無窮歇腳不得之意又曰古之學者爲己須是不求人知方好若有一毫求名之意要人知道功夫便不真實便有間斷試思仁義禮智吾心之所固有孝弟忠信吾身之所當爲那一件是求名的事易云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論語云人不知而不慍中庸云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須是存這一副心腸方是實落做工夫的人方能有長進處又曰學者誠有志於道須是無以貨利損行無以嗜欲忘生無以驕奢敗德而後可以求進於向上一路又曰學者貴卓然自立尤貴奮然有爲只一箇待字斷送了古來多少人故因循最是害事有待而興便是凡民凡民自甘爲凡民非天有以限之無待而興即是豪傑豪傑自命爲豪傑非人有以助之又曰人必於道理上見得極真而後於貧賤患難上立得

腳住亦必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腳住而後於道理上守之愈固又曰大凡處順不可喜喜心一生驕侈之所由起處逆不可厭厭心一生怨尤之所由起一喜一厭皆有動於中也聖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以理處之耳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又曰今之學者只求做官不求做人蓋務舉業飾文辭博科第拾青紫此求做官者也以立身行己爲先以綱常名教爲重以孝弟忠信爲實修以禮義廉恥爲防檢此求做人者也求做官自不暇求做人求做人自不暇求做官此兩事也而做人好做官自好做官好必由於做人好此又相因者也若不求做人祇求做官決不能爲好官不求做官但求做人斷未有不爲好人者也學者須是急求做人莫要急求做官又曰天下只有一箇是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若曰兩存其是豈有此理譬如之燕都者一人之北一人之南必告之以之北是之南不是然後人有所適從今曰兩存之則誤人多矣今之明儒學案理學備考得毋類是又曰羅整庵云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愚按心統性情謂心之所有謂之性則可謂理之所在謂之心似欠妥蓋理之所在謂之心是有道心而無人心虞書何以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乎謂理具於心則可謂理之所在謂之心則不可孟子曰養心莫善於

寡欲欲之所在將不謂之心乎觀程子曰性即理也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也便見又曰學者實心做爲己工夫須是先讀五經四書後讀近思錄小學則趨向既正再讀薛文清讀書錄胡文敬居業錄然後知朱子得孔孟之真傳當恪守而不失再讀羅整庵困知記陳清瀾學蔀通辨然後知陽明非聖賢之正學斷不可惑於其說從此觀諸儒語錄則是非了然胸中邪正判如墨白可以無歧趨之惑矣又曰天下事多壞於僞君子今有人焉觀其容貌君子也觀其言論君子也觀其威儀動作無往非君子也而其最不能假者每在利害之閒蓋見利必趨見害必避乃小人之真情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觀人者亦觀其喻義者爲君子喻利者爲小人而已容貌言論威儀動作舉不足憑矣天誓曰舉不足信也持此以觀人則小人之情無所遁矣又曰人於外物件件要好只有一箇心與身是自己的偏不要好失所重輕矣或問心何以好曰還其心之所固有去其心之所本無如此而已問身何以好曰吾身之所當爲者不敢不爲所不當爲者必不敢爲如此而已心之所固有仁義禮智信是也身之所當爲忠孝廉節是也又曰何以爲學曰致知力行何以爲治曰厚生正德何以治己曰存理遏欲何以處世曰守正不阿何

以待人曰温厚和平此五者其庶幾乎又曰司馬温公章奏皆有關於君德有關於民隱有關於世道人心其剴切詳明可法可傳獨乞印行荀子揚子法言狀爲不宜行韓文公云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温公乞印行之烏得無誤乎程朱有功於萬世以其表章四書五經倡明孔孟之大道也設使荀揚之言得行孔孟之道又何由而著此一章奏不得不爲温公之錯又曰此心不敬則事事皆病此心能敬則百樣病痛皆無自而生故敬字爲聖學要訣中庸言愼獨孟子言求放心皆是敬字註脚又曰朱子之學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爲功切實可循但學者畏其艱苦難入自姚江之徒以不檢飭爲自然以無忌憚爲圓妙以恣情縱欲同流合汚爲神化以滅理敗常毁經棄法爲超脫凡一切蕩閑踰檢之事皆不礙正法天下有此便宜事誰不去做而聖學之藩籬決矣即姚江亦不意其流弊至此然作俑者誰按律當分首從其罪亦何所逃於天地間乎又曰伊川先生每見學者靜坐便歎其善學子謂靜坐而思念俱冥者此坐忘也靜坐而思念紛擾者此坐馳也皆不得謂之善學也須是靜坐時有存誠主敬之功方可中庸曰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存養其要矣又曰程篁墩道一編信王陽

明朱子晚年定論幾欲混朱陸為一使學者茫然莫辨得陳清瀾學蔀通辨朱陸之異始見朱陸之早同晚異始見陳清瀾大有功於朱子大有功於後學也又曰傳習錄云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為不足學其後得見聖人之學簡易廣大始自歎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此正所謂差之毫釐謬之千里者陽明自謂錯用三十年氣力不知一生氣力皆錯用豈但三十年哉於聖人之學何曾夢見又曰夫子不以一貫示他人而獨示曾子周子不以太極圖示他人而獨示二程曾子卻又不言一貫而言忠恕二程夫子卻又不言太極而只言人倫日用當盡的道理無非要人從極平常處循循做將去自有入手得力處張橫渠先生以禮教人使人有所持守朱子纂小學近思錄亦是這箇意思又曰人有不為是其操守堅定處可以有為是其才識練達處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伊尹之不為也以天下為己任放桐復辟以安社稷非其有為者乎西山採薇恥食周粟伯夷之不為也叩馬一諫犯左右之不測留君臣之大義非其有為者乎伊尹之功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操者伯夷之操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功者然伊尹之功在一時伯夷之功在萬世

倫常在一日卽伯夷在一日吾安能知其始終哉又曰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古之時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存無非義理也以義理相漸摩故其成材也易今之世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存無非勢利也以勢利相追逐故其成材也難又曰權者變而不失其常也必於道理熟悉胸中乃可言權若學未至而遽言行權不入於委曲遷就則流於機械變詐上之僅可以爲鄉愿下之卽入於小人又曰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不特庸庸碌碌與世浮沉者爲鄉人卽志趨遠大德業聞望無所表見者亦鄉人也不特一介匹夫側身寒微者爲鄉人卽公卿大夫不能建立功勳法今傳後者亦鄉人也先將鄉人二字辨得明白而君子之所憂可知矣又曰君子之辭受取與皆有一定的道理非可以苟焉而已小之係一己之貪廉大之關世運之興衰顯之見風俗之厚薄微之係人心之純漓學者甚不可以小事而忽之也又曰知行有分用處有交勉處知是要曉得這事行是要實踐其事這是分用處知之旣真則行愈力行之旣力則知益進此是交勉處又曰時勢之當然事體之本然只有可不可一定的道理聖人只是可者還他箇可不可者還他箇不可不先存一可不可之見這便是聖人之無可無不可

耳又曰善教者無他法只是教人實下手做工夫便是善教善學者亦無他法只是從實地上下手做工夫便是善學實下手做工夫如何曰朱子不云乎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已又曰敬字是徹上徹下功夫當致知之時要用敬當力行之時要用敬卽至成德之後仍少敬字不得又曰讀聖賢書當思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是如何我之所以未至乎聖賢而求至乎聖賢者又當如何其合乎聖賢者則行之其不合乎聖賢者則改之必求如聖賢而後已先立定這箇根基日積月累自然漸有長進若不先定趨向讀書時知有聖賢到應事時依舊還是庸人隨俗俯仰與世浮沈徇情縱欲流蕩忘返汩沒而不能自振迨至日暮途窮歲月逾邁而始歎生爲徒生死爲徒死不亦晚哉又曰明道先生論建學擇師曰俾諸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言以成德者爲太學之師聚天下子弟而教焉此皆坐而言可起而行者安得施之今日而收其效乎又曰學以聖人爲至不爲聖人之學而爲世俗之學無

爲貴學矣治以先王爲法不遵先王之治而爲世俗之治不足言治矣又曰吾人爲學須是日新月異而歲不同方好今日勝似昨日明日勝似今日今月勝似前月後月勝似今月推之一歲有一歲之功不可放曠了親切工夫不可虛度了少壯的時日自然日有進益若今日如是明日亦復如是今年此人明年依舊此人與不學之人何異又曰人之初學要整齊嚴肅之意多方見得立志之專學之旣成要温厚和平之意多方見得所養之厚又曰韓昌黎以仁義禮智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大端已自不差但不知補出氣質之性來其性有三品所以不同者尙未分曉直至程張說出氣質之性來今言性之家始不辨而自明又曰仁無可名惟公近之蓋有公心而後有仁心也敬無可名惟畏近之蓋有畏心而後敬心生也又曰君子比德於玉素練易染也白璧投泥而不汚則所云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不足以定君子矣君子比操於松黃葉易彫也青松淩霜而獨秀則所謂榮者易枯盛者易衰不足以限君子矣又曰視聽言動四者皆合於禮辭受取與一介必準乎義此眞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者也希聖希賢須從此始又曰客氣與氣節不同傲世淩物謂之客氣持己守正謂之氣節故客氣不可有氣節不可無功利與事業不同功

名富貴謂之功利輔世長民謂之事業故事業不可無功利不必有又曰士之難知也久矣其守正不阿者有似乎迂其不枉道以求合者有似乎拘其不同流合汙有似乎矯其守先王待後學有似乎亢其持己之潔清而不樂受人之汶汶有似乎傲是數者皆其不合於時宜者也持此數者不合之資而欲求合於人亦誠見其難矣自非具大識力大眼目安能識於風塵流俗之表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以此觀之亦可以得其人之大概矣又曰人生百年者有幾卽以九十年計之前三十年旣爲舉業文章所牽纏中三十年又爲富貴功名所消磨到六十以後卽發憤欲爲聖賢而精力已竭日暮途窮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此所以眞儒難得而大道乏傳人也學者必自幼卽志聖人之學以舉業聽之時命庶乎將來有眞人品眞事功程子云每月以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此至言也又曰中庸集註云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此地須時時要愼如念慮初動時此衷先覺其眞妄是意之初起處固獨也須嚴以防之存其眞而去其妄至事物交接時亦有暗地自覺其是非者是意之已成亦獨也須密以證之是者從之非者戒之卽事物應酬後亦有默默回想其中之是非處是意之既往亦獨也須有挽

回之法是者不鄰於非而非者終返於是此君子慎獨之法也又曰人不可以不聞道學者無向道之志則已果有向道之志便當立時奮發定其趨向時時用力不可一刻放過如呂新吾五十始謀道詩曰從今便立志打起真精神半世雖已過猶爲半世人此五十歲立志便從五十歲用功今日學者三十歲謀道卽從三十歲用功四十歲謀道卽從四十歲用功警省奮力不爲他物所搖奪日積月累久而彌精其於造道也何難之有卽至六十歲謀道七十歲謀道便從六十七十用功豎起脊梁踏定腳根止是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終亦必有見道之日是一生皆有立志之日卽皆可聞道之時亦顧人之自待何如耳若悠悠忽忽庸庸碌碌除衣食之外無餘事只是空來世上走了一番豈不可憐又曰蔣西章云學者志不立每日世趨日下正學難行不知道無今古近世此道既孤君子益當以身任之維持聖教越要在難立之時立得住方見豪傑有功聖門其高卓更有加於吾道大行理學昌明之日者矣又云一日之間有許多危險關頭心一放便墮下去了又云若說道不可行學不該講則是文廟可毀四書五經可焚何爲而崇祀日盛傳誦不已乎議論最警策可破學者推諉因循之弊又曰論人品當取先儒長處以決趨向論

學問兼要知先儒錯處以定從違非苛責也正恐辨之不明以致貽誤後人又曰陳淸瀾之學蔀通辨張武承之王學質疑應潛齋之王學考皆有功於朱子大有功於後學學者不可以不讀又曰朱子曰易大概欲人恐懼脩省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讀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胸中洞然於易之理無纖毫蔽處故云可以無大過觀朱子之言知易非特爲卜筮而設惟時時讀之則時時戒懼修省臨事占之則臨事愈加戒懼修省夫子之所謂無大過者以此又曰陸象山曰六經皆我注脚陸稼書先生云率天下之人而禍六經者必此言也正朱子所謂以意捉志而非以意逆志也讀書者貴乎以我之心體貼聖賢之理若象山則硬使聖賢之書來從我此其所以爲學者之害也又曰耿逸庵曰吾身之有心猶天之有日日者天之陽氣心者人之神明天以陽氣生萬物吾人以神明宰萬事陽氣不著之地則物便鬱抑而不暢遂神明不照之處則事必差錯而不恰好故須常常存養此心如日之光明萬事萬理無不洞澈則大本立而達道行此作聖之本也此說在逸庵

集中是極精粹者故特表出之又曰陸稼書先生校對高忠憲年譜見其與管登之辨云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又云謂氣在空虛中則是張子所謂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虛是虛氣是氣不相資入矣先生云此條大可理會大抵梁谿一派看得性儘明白卻不認得性中條目後又閱其靜坐說乃知高子所謂性體亦是指心實大異於程朱也其不欲以覺包理特欲自伸其見耳先生可謂深知梁谿之學矣其評論甚當先生以前無人敢發此言又曰或問太虛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又曰有形只是氣無形總是道薛文清曰天地萬物渾是一團理氣理萬古只依舊氣則日新胡敬齋亦云只是一箇真實道理流行而天地萬物各得其性當細思而靜體之覺道理無一毫空闊無一息間斷參破及此真有手舞足蹈之樂人特習於其中而不察耳困學錄所載語語皆切實工夫可以推闡程朱之所已言引申薛胡之所未及而按之先生之平生踐履歷官品節真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也聞之蔡先生爲之序曰吾師儀封張清恪公所著困學錄嗣君師栻師載校梓竣事郵京屬世遠序之世遠讀畢肅而歎曰

國朝稱理學正宗陸稼書張武承二先生最著先生之學則與同揆

合軌不參以異說者也其學以立志爲始復性爲歸生平所自勉及所以勉人者一以程朱爲準的拳拳然服膺不倦深憫世俗之汨沒於勢利惑溺於詞章其高明者又爲姚江頓悟之學所誤大聲疾呼如救焚拯溺嗚呼先生之於道可謂不遺餘力者矣憶康熙丁亥歲先生巡撫吾閩世遠年方二十有六先生使郡守詔之來學晉謁之際授以讀書錄居業錄二書曰由此而體究程朱由程朱而上溯孔孟由孔孟而上溯堯舜道豈有二哉侍學二年獎誨日加故稍稍有所聞知不敢忘所自也先生生逢明盛遭遇

聖祖仁皇帝及今

皇上眷遇之隆始終一德

聖祖每稱曰天下清官第一

皇上賜之匾曰禮樂名臣其學術事功炳燿天壤生榮死哀鮮有倫比世遠獨歎先生躬行實踐之功爲不可及也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先生自少至老發言制行表裏洞達可不謂不欺者乎整齊嚴肅者主一之功先生自私居以至羣萃未嘗戲言戲動可不謂主一者乎學必先於義利之辨先生爲濟寧道時值歲飢攜家資數萬賑活數千萬人所屬倉穀不待申請輒行賑糶幾以此得罪而不顧自

爲中書洊歷內外終大宗伯常俸之外未嘗受一錢寸絲粒粟皆取之家中惡古節度之進羨餘以自浼者凡有公餘悉爲恤民養士之費可不謂義利之界辨若淄澠者乎自古聖賢莫不以好善爲心先生見人則勖以第一等人事業有一善好之不啻口出撫閩時訪求讀書敦行之士延入書院厚其旣廩月三四至躬爲講論爾時閩學大興窮鄉僻壤翻然勃然至今風聲猶昨及身爲大臣薦達皆天下之選及已薦而人不知者何限此所謂身有之故好之篤如斯也或以爲先生温厚和平而風節未甚表著此又耳食之見先生歷官四十年未嘗以私干人人亦莫敢干以私撫閩三年舉劾悉當吏肅民安撫吳則直劾同官之奸貪疏辭有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天下共傳誦之卒賴

聖明公道得伸然當其始亦岌岌乎殆矣夫識時觀變之士守令監司茍有攀援之私者罪狀昭彰尚依違繫戀欲上彈章而不能自決若先生直節勁風憂國忘家雖朱子之參唐仲友許魯齋之劾阿合馬何異大儒風節萬古一轍俗子徒以小聰明才辨而傲體道力行篤學之儒亦見其不知量而已矣先生刊布理學節義諸書共五十餘種所自纂輯者則學規養正諸書集解則四書濂洛關閩書及正

蒙等書皆刊行於世斯錄多先生心得之言自效力河干以至垂沒之年皆有成卷策躬覺世言之重詞之切總不外自爲聖賢與勉人共爲聖賢之心先生往矣撫卷沉思懼玷河汾之門常羞櫟社之木用誌余愧非能表揚萬一也聞之之於先生猶勉齋之於朱子知先生深故其言先生也當而先生之道可謂有傳人矣吁自稼書楊園兩先生倡正學於南天下之誤入姚江者稍知所趨向而獨河洛間齗齗焉競而不爲之屈則以夏峯之主持故也先生能不惑溺於鄉先生而卓然歸於至正兢兢以程朱爲法守則今日之有志於洛學者非先生之師而誰師乎先生見理學宗傳理學備考明儒學案等書調停夾雜而不歸一是因而纂性理正宗以一統紀而正塗轍其有關於學術人心何如哉

學案小識卷二



卷三目錄

翼道學案

湯潛庵先生　顧亭林先生
張蒿庵先生　王而農先生
胡石莊先生　張武承先生



翼道學案

睢州湯先生

先生諱斌字孔伯號荊峴晚號潛庵歷官工部尚書少不好弄稍長益勵於學於書無不讀而尤好習宋諸大儒書嘗謂宋以前儒者患不知道今諸儒之說備矣苟好學深思人人可得第患不力行耳今雖橫說豎說何曾一語出古人範圍言愈多而道愈晦語愈精而行愈僞孔子辨爲己爲人於訥言敏行三致意焉眞救世良方也欲摘周程張朱五先生要語爲後學津梁謂於此精思而力行之雖爲聖人無難所摘雖未就意固有在矣其蘇州府儒學碑記有曰國家興治化在正人心而正人心在崇經術漢儒專門名家師說相承當詩書煨燼之餘儀文器數之目刪定傳授之旨猶存什一於千百且其時選舉不以詞章通經學古之士皆得上聞朝廷定大議斷大疑博士據經以對故其時士大夫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孝弟廉讓之行更衰亂而不變此重經之效也其後虛無寂滅之說感聲律駢儷之習工而經學荒矣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闡天人性道之源流故天下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虛無寂滅非性也道不外乎人倫日用

而功利詞章非道也所謂得六經之精微而繼孔孟之絕學又豈漢以後諸儒所可及歟宋史道學儒林釐爲二傳蓋以周程張朱繼往開來其師友淵源不可與諸儒等耳而道學經學自此分矣夫所謂道學者六經四書之旨體驗於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之外更有不傳之遺學也故離經書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之所謂經也宗洙泗而禰洛閩人心之所以正也家杜史而戶天竺世道之所以衰也今

聖朝尊禮先聖表章正學士子宜知所趨向矣吾恐朝廷以實求而士子終以名應也苟無鶩乎其名而致力於其實則亦曰躬行而已矣故學者必先明義利之界謹誠僞之關則貧富貴賤之非道不處不去必劃然也造次顛沛死生禍福之間不可移易者必確然也毋爲枉尺直尋之事毋作捷徑苟得之謀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方毋圓戒懼慎獨之功無時可間子臣弟友之職不敢不勉不愧於大廷亦不愧於屋漏如此則發爲議論自能息邪距詖而鄉愿楊墨之教不得騁也出爲政事自能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韓之政不得施也其斯爲真經學其斯爲真道學也已否則剽竊浮華苟爲譁世取寵之具講論踐履析爲二事即誦說先儒世道亦何賴乎又嵩陽書院記

有曰中庸之博學將以篤行也顏子之博文將以約禮也大易之窮理將盡性而至命也大學之格物將以修齊治平也今滯事物以爲窮理未免沈溺迹象既支離而無本離事物而言致知又近於墮聰黜明亦虛空而鮮實學路久迷習染日深偶爾虛見未爲真得非默識本體誠敬存之綿綿密密不貳不息前聖心傳何能會通無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嗚呼豈易言哉觀此則先生之言之教專主程朱無疑也或謂其上孫徵君書及答諸懷葛張仲誠顧亭林等書皆以陽明與朱子並論而志學會約有致良知爲聖學真脈之語蓋先生師事蘇門初不欲顯違其師若友而及其久而悔學而成也則純乎程朱矣其答陸清獻書曰竊嘗汎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復審擇知程朱爲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徧天下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遺餘力姚江之學遂衰可謂有功於程朱矣僕之不敢詆斥姚江者非篤信姚江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

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聲應自衆卽篤信陽明者亦
曉然知聖學之有眞也而翻然從之僕已衰暮學不加進實深自愧
惟願默自體勘求不愧先賢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
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時正未敢漫然附和也今天下眞爲程
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歸故僕將奉大教爲指南焉是則先生不主
陽明可知矣而後之稱先生者乃謂其初用陽明良知之言以立根
脚陽明頓悟何根脚之有不細讀先生之遺稿而妄加指議先生有
知未必受其誣也先生與朋友講習以相觀而善爲主未嘗立有宗
旨爲人指授晚在
經筵志存啓沃雖有撰述惟求所以發明聖賢指趣感格兩宮聽聞
齋祓悚惕未敢一言出於矜炫也初出爲潼關道副使中原甫定大
軍方下滇蜀關中當孔道民多避匿先生戒屬吏毋科取民財毋妄
用驛夫兵來吾自應之不三年流民歸復業者踰數千戶移嶺北道
參政治所在贛州贛四省上游地窮山深箐大盜窟穴其間値海寇
犯江寧贛人騷然先生密陳方略於上官擒盜魁一人誅海上諜者
一人及城中姦民與盜同謀者又一人而貰其餘黨贛人以靖乞假
養親里居二十年以薦舉復起田侍講洊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

江南故習豪侈婦女嬉游以爲常無籍子率用鬬毆恐喝民財先生悉禁止不少貸又素多淫祠事楞伽山五通神者嚴寒劇暑鼓吹牲帛賽禱不絕奸巫淫尼競相煽惑先生廉得其狀躬至五通祠取土偶投諸湖中衆始駭久而大悅服重修泰伯祠朔望必往躬謁又謁范文正公及周忠介公祠以爲衆勸數親詣學宮命諸生講孝經俾幼穉悉得列坐以聽吳俗自是大變屢上疏訴吳人疾苦請改並徵積逋爲分年帶徵請蠲十八十九兩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請蠲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又請免淮揚徐水災諸州縣賦部議或從或否而先生初未嘗憚煩也擢禮部尚書吳人空一城痛哭守轅門叩留不得則塞城闉阻其行又不得則遮道焚香以送踰千里不絕忌者銜之及入朝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不嬰不撓忌者益恨力謀中傷摘去吳時教令中語指爲市恩干譽

上不聽僅令回奏遂嗾廷臣交章屢劾部議革職

上特寬其罰鐫五級留任上疏乞暫歸省

上遣使齎手詔慰留忌者不得騁更謀興大獄羅織其罪適先生病革乃已方禍急時或勸先生委曲請諸公居間冀得稍解者哂曰吾義命自安六十老翁尚何求哉先生潛心聖賢之學盡性至命一以

誠正爲本一以忠孝爲先尙力行不尙講論觀其事君臨民知其學之所得者深且粹也正無事於言語文字也卒謚文正從祀兩廡著有潛庵先生遺稿洛學編明史稿睢州志蘇州奏疏子溥字元博能繼其學弗替

從學諸子

姚岳生　竇克勤　沈昭嗣　孫繹武　高菖生　田蘭芳

張　夏

崑山顧先生

先生諱炎武初名絳號亭林學主明體達用經世濟人年十一從其祖受資治通鑑閱二年而卒業由是貫通經史上下古今以卓犖不羣之才抱俯仰無窮之志足跡半天下所交皆賢豪有道之士而卒著書以老使人追慕於簡策之閒而不能置夫先生之爲通儒人人能言之而不知先生之所以通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制度典禮而在學問思辨也是以平心察理事事求實凡所論述權度惟精往往折衷於朱子嘗謂王文成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已嘗與之書而辨之矣其書曰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牘三數十

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既悟之餘而
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
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
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
論至於集注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
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
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而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却未詳本字所指
朱子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注或問也凡此愚
皆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姿絕世而日新不已向來
怳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
以爲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爲獨於
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揆之於理容有是耶他說固未敢請嘗讀朱子
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
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
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
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
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

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取毋亦偶然也耶若以此二書爲然則論孟集注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如其以爲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釐之不同者爲祟於其間以成牴牾之大隙哉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爲見之尤真而取其一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毫釐之差正在於此即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蚤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鄰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爲非而以墮此科臼爲悔夫得魚忘筌得兎忘蹄可也矜魚兎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東莞陳建作學蔀通辯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爲之辯曰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甚明近世東山趙汸對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語豈鵝湖之論至

是而有合耶使其合并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因之乃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為三節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則輔車之相依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倡和矣凡此皆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今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顛倒之弊舉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為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云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可笑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昔裴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以欺人主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甚於趙高指鹿為馬今篁墩輩分明掩有為無指無

爲有以欺弄後學豈非吾道中之延齡哉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宛平孫氏謂陽明所編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爲支離爲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爲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真爲陽明舞文之書矣蓋自弘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尙書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弟爲泰州龍溪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爲顏山農再傳而爲羅近溪趙大州龍溪之學一傳而爲何心隱再傳而爲李卓吾陶石簣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爲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

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蔀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又姑蘇志言姚榮國著書一卷名曰道餘錄專詆朱子少師亡後其友張洪謂人曰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爲焚棄少師之才不下於文成而不能行其說者少師當道德一風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說又作之時也又嘉靖二年會試發策謂朱陸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歟至筆之簡策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禮官舉祖宗朝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毋不可乎此以知先生之所宗矣其平時論學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又與友人書曰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來教單提心字而未竟其說未敢漫爲許可以墮於上蔡橫浦象山三家之學竊以爲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

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至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不談一切詩賦銘頌贊誄序記之文皆謂之巧言而不以措筆其於世儒盡性至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於空虛之論僕之所以為學者如此以質諸大方之家未免以為淺近而不足觀雖然亦可以弗畔矣夫又下學指南序云今之言學者必求諸語錄語錄之書始於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語錄幾於充棟矣而淫於禪學者實多然其學蓋出於程門故取慈谿黃氏日鈔所摘謝氏張氏陸氏之言以別其源流而衷諸朱子之說夫學程子而涉於禪者上蔡也橫浦則以禪而入於儒象山則自立一說以排千五百年之學者而其所謂收拾精神掃去階級亦無非禪之宗旨矣後之學者遞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而其術愈深其言愈巧無復象山崖異之跡而示人以易信茍讀此編則知其說固源於宋之三家也嗚呼在宋之時一陰之姤也其在於今五陰之剝也有能繇朱子之言以達乎聖人下學之旨則此一編者其碩果之猶存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得不望於後之人也夫其所著日知錄上編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謂有王者起將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

人道也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謂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卽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爲地輿之記一爲利病之書亂後多散佚亦或增補而其書本不曾先定義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勢民風與今不盡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刋正姑以初稾存之篋中以待後之君子斟酌取舍云爾肇域志則謂先取一統志後取各省府州縣志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志書一千餘部本行不盡則注之旁旁又不盡則別爲一集曰備錄年來餬口四方未遑刪訂以成一家之書歎精力之已衰懼韋編之莫就庶後之人有同志者爲續而傳之俾區區二十餘年之苦心不終泯沒爾其著音學五書謂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賾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爲音論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爲詩本音十卷注易爲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爲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實有望於後之作者焉又撰金石文字記求

古錄與經史相證又以杜預左傳集解時有闕失作杜解補正三卷又有石經考九經誤字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亭林文集詩集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譎觚菰中隨筆救文格論等書先生精力絕人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所至之地以二騾二馬載書遇邊塞亭障呼老卒詢曲折有與平日所聞不合卽發書對勘康熙年間舉博學鴻儒又徵修明史並辭未赴卒年六十九無子吳江潘耒敘其遺書行世

交遊

王錫闡　楊雪臣　張爾岐　傅山　李中孚　路安卿
吳任臣　朱彝尊　王宏撰　張弨

濟陽張先生

先生諱爾岐字稷若號蒿庵學以篤志力行爲本一主程朱直追曾孟闇修一室憔悴終身其辨志曰人之生也未始有異也而卒至於大異者習爲之也人之有習初不知其何以異也而遂至於日異者志爲之也志異而習以異習異而人以異也志也者學術之樞機適善適惡之轅楫也樞機正則莫不正矣樞機不正亦莫之或正矣適燕者北其轅雖未至燕必不誤入越矣適越南其楫雖未至越必不

誤入燕矣嗚呼人之於志可不愼歟今夫人生而呱呱以啼啞啞以笑蝡蝡以動惕惕以息無以異也出而就傅朝授之讀暮課之義同一聖人之易書詩禮春秋也及其既成或爲百世之人焉或爲天下之人焉或爲一國一鄉之人焉其劣者爲一室之人七尺之人焉至於最劣則爲不具之人異類之人焉言爲世法動爲世表存則儀其人沒則傳其書流風餘澤久而愈新者百世之人也功在生民業隆匡濟身存則天下賴之以安身亡則天下莫知所恃者天下之人也恩施沾乎一域行能表乎一方業未光大立身無負者一國一鄉之人也若夫智慮不離乎鍾釜慈愛不外乎妻子則一室之人而已耽口體之養徇耳目之娛膜外概置不通痾癢者則七尺之人篤於所嗜昏亂荒遺則不具之人因而敗度滅義爲民蠹害者則爲異類之人也豈有生之始遽不同如此哉抑豈有驅迫限制爲之區別致然哉習爲之耳習之不同如此志爲之耳志在乎此則習在乎此矣志在乎彼則習在乎彼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言志之不可不定也故志乎道義未有入於貨利者也志乎貨利未有幸而爲道義者也志乎道義則每進而上志乎貨利則每趨而下其端甚微其效甚巨近在胸臆之間遠周天地之內定之一息之頃著之百年之久孟

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人之所以孳孳終其身不已者志在故耳志之爲物往而必達圖而必成及其既達則不可以返也及其既成則不可以改也於是爲舜者安享其爲舜爲蹠者未嘗不自悔其爲蹠而已莫可致力矣所志者殊也世之誦周公孔子之言者肩相比也誦其言通其義以售於世者項相望也周公孔子之遺教未聞有見諸行事被於上下者豈少而習之長而忘之歟毋亦誦周公孔子志不在周公孔子也志不在周公孔子則所志必貨利矣以志在貨利之人而乘富貴之資制斯人之命吾悲民生之日蹙也志之定於心也如種之播於地也種粱菽則粱菽種烏附則烏附矣雨露之滋壅培之力各如所種以成效焉粱菽成則人賴以養烏附成則人被其毒學不正志而勤其佔畢美其文辭以售於世則所學皆其毒人自利之藉也嗚呼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源生人憂樂之本矣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學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張子曰未官者使正其志教而不知先志學而不知尚志欲天下治隆而俗美何繇得哉故人之漫無所志安坐飽食而已者自棄者也舍其道義而汲汲貨利不知自返者將致毒於人以賊其身者也

自棄不可也毒人而以賊其身愈不可也且也志在道義未有不得乎道義者也窮與達均得焉志在貨利未必貨利之果得也而道義已坐失矣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苟審乎內與外之分必得與不必得之數亦可以定所志矣其答顧亭林書曰亭林先生足下五六年來願見之切而相遇之難如此其所以願見者非敢效世俗顧從虛儀亦欲商略道術之同異決所學之當否耳今夏同學艾兄攜所賜教函及論學書二祿字樣至喜慰莫勝反覆流覽乃信昔所私意者之不謬教言訓勵諄切多所獎牖且示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之遺烈而期之修述此豈猥陋敢希萬一雖然自有識來於六經亦常稍涉其流矣見諸儒先之言經者後先繼出注疏之典核程朱之深醇大全蒙引之語詳而擇精似已各極其至今欲修而述之未知當於何處著手學者苟能席其成業尊所聞而行所知上者可至於聖賢下者亦足以效一官濟一隅名一善而無難私謂士生今日欲倡正學於天下似不必多所著述正當以篤志力行爲先務耳不識高明以爲何如論學書粹然儒者之言特拈博學行己二事以爲學鵠確

當不易真足砭好高無實之病行己有恥一語更覺切至學之真僞祇以行己爲斷行己果有恥也博學固以考辨得失即言心言性亦非空語行己未必果有恥也言心言性固恍惚無據即博學亦未免玩物喪志之失此愚見所以於二語中更服此語之有裨世教也第老矣於博學無及敢不益勵其恥以終餘年乎在愚見又有欲質者性命之理夫子固未嘗輕以示人其所與門弟子詳言而諄復者何一非性命之顯設散見者歟苟於博學有恥真實踐履自當因標見本合散知總心性天命將有不待言而庶幾一遇者故性命之理縢說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喻侈於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諸己強探力索於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優裕漸漬以俟自悟如謂於學人分上了無交涉是將格盡天下之理而反遺身以內之理也恐其知有所未至則行亦有所未盡將令異學之直指本體反得誇耀所長誘吾黨以去此又留心世教者之所當慮也寡昧之質樂求師資不敢苟異亦不敢苟同惟幸裁正拙作本欲請教既承近日不作文字遂亦不敢以此等相瀆所以然者欲先生永不破除此戒耳獨中庸論一篇似與論學書旨有偶似者謹錄奉覽倘肯一涉筆繩削乎艮晤何期惟爲道自愛爲祈其論中庸曰中庸之見尊於天下久矣而小人

每竊其說以便其私宋儒已力明之至近日而復晦者何也蓋以言中庸而不指名其物人得本所見以爲說摹求形似以妄意之當故高之則以爲渾渺幽玄之事卑卑者則以爲義理損其半情嗜亦損其半此中庸耳遷此之所是避彼之所非此中庸耳衆所可可之衆所然然之此中庸耳從前之說既不致詰從後之說又爲游移熟便猥近之稱而人人之自寄於中庸者於是乎衆矣此無他不明中庸之所指者何事既無所持以繩其是非故人得自美其名以各慰其不肖如此也愚嘗讀其書而思之其要至者兩言耳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喜怒哀樂一日之閒屢遷矣自天子至於庶人苟非聖賢必不能遽中節也聖人必知人之不能遽中節又必不肯聽其不中節而無以節之節之則有其物矣不然則喜者樂者何以適得吾仁哀者怒者何以適得吾義何所藏以爲智何所決以爲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祭祀喪葬禪代征誅之故百司執事典章儀物之數飲食言語揖讓登降之節何以明得失生變化富貴者何所稟以爲功貧賤憂患者何所恃以自強四時鬼神之所幽山川百物之所明天地之所統綱紀之所維帝王之所公以爲制作匹夫之所私以爲學問士君子之所循以爲出處進退則又

何物以善其會通吾知必禮也由禮而後可以中節中節而後可以爲中庸則中庸云者贊禮之極辭也中庸一書禮之統論約束也夫禮抑人之盛氣抗人之懦情以就於中天下之人質之所不便皆不能安不安恐遂爲道裂指禮之物而贊以坦易之辭以究其說於至深至大至盡之地所以堅守禮者之心而統之一途也故其言始之天命以著從來曰斯禮也命與性先之矣不然不汝強也極之倫彛典則以表大業曰斯禮也帝王之所考名教之所責無之或二也要之誠明以立本事曰斯禮也非明無以通微非誠無以正隱非所以爲外也於是使愚不肖者知所跂而賢智者亦厭其意而不敢求多焉此中庸之書所以繼六經而鞭其後也使其漫無所指懸一至美之稱在事實之外聽人之所擬豈聖賢著書道善禁奸之本意乎難之者曰禮者道之文也子舉中庸蔽之於禮聖人之道無以加於禮乎曰禮者道之所會也雖有仁聖不得禮無以加於人則禮者道之所待以徵事者也故其說不可殫聖人之所是皆禮同類也聖人之所非皆禮反對也易之失得書之治亂詩之貞淫春秋之誅賞皆是物矣盡六經之說而後可以究禮之說而後可以究中庸之說中庸者禮之統論約說非其詳者也而孔子之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

仁不得禮無以爲行並無以爲存也禮之統不既全矣乎吾故斷以中庸爲必有所指而其所指斷乎其爲禮而非他也漢儒取以記禮爲得解矣世方樂中庸之便其私其疑吾說也必甚烏知吾之說固古人之說耶其學言曰人同於始而異於終學不同也人同而學異者志不同也故莫先於辨志定志而後可言學所志甚大而所成不逮故相背馳者操術有異也故次辨術術擇其正而又有奪之者則業未顓也人多所習者皆以爲不可廢辨之而後緩急可知則一源之道也故又當辨業學聖而行不至猶之未學也徵其跡而或學或不學不可掩矣故次辨跡跡者人所同適也君子履之小人亦或履之誠與僞之殊也聖者履之賢者亦履之安與強之殊也不僞而誠則成矣安之則聖強之亦不失爲賢故次辨成綜核之說可除蒙蔽其病必至苛察權謀之說可開昏塞其失必爲機詐曠達之說可破拘攣必至敗名檢清靜之說可息囂競必至廢人事報應之說可以勸善懲惡必至覬倖而矯誣緣業之說可以寬忿寡怨必至疏骨月而怠修爲養生之說可拯殉欲之害而已必至貪天而違命蓋先生之學窮極精微參考真切所著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顧先生特重之嘗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又曰炎武年過五十乃

知不學禮無以立濟陽張稷若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世名然書實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獄之稱許矣又著周易說略四卷春秋傳議四卷蒿庵集三卷蒿庵閒話三卷先生教授鄉里學者化之至今不忘朗夫陸先生作蒿庵書院碑曰齊魯自伏生轅固而還至東京之末康成鄭氏始爲諸經箋注號爲經師爰及北宋乃有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特起爲人倫師表越六百餘年復有濟陽蒿庵張先生先生生於明季際會興朝當正學昌明之日博綜載籍篤志躬行當是時孫鍾元講學於蘇門黃梨洲標宗於姚江類沿明人餘論出入白沙陽明心齋近溪之間先生獨守程朱說不少變海內君子如桐鄉張考夫太倉陸道威各以韋布力行任斯道之重先生縞紵不通而風期合轍隱然有以開陸清獻張清恪之先故崑山顧亭林亦每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相勉嗚呼若先生者其庶幾人師也已或以先生釋迦院記作佛氏語又有老子說略皆未醇不知釋迦記先生爲天下妄舍妄冀者指迷說略亦推其治身以及天下與外倫常遺世事者異趨昔司馬温公作潛虛真西山跋遺教經朱子注參同契著調息箴將盡不得爲聖人之徒耶亦觀繫乎學術人心者何如耳恭逢

今天子重道崇文搜羅遺帙其鄉人以先生所著書上當事進冊府海岱經生益知先生爲三先生以後一人顧三先生皆得俎豆瞽宗所在講學舊址亦多爲精舍奉祠獨先生無專祠聞其風者引以爲憾余自辛卯出守登州數月量移濟南行部過先生里輒低徊留之比承乏秉臬署廨東偏有前使海州黃公炳所立振英書院歲久傾頹蕪廢不治乃謀撤舊爲新更名蒿庵書院以祀先生而額其堂曰辨志取先生所論著以立教也會轉運使長洲章公以濼口書院僻在市鎮且無定居移其經費合併於此冀與諸生講明先生之所以爲人與其治經而弗徒以功利詞章靡費歲月庶幾彬彬乎與省會舊有之濼源書院比盛議既定請於大中丞楊公以爲可行乃倡同僚捐俸屬歷城令陳君珏庀材鳩工始事於丙申九月越十一月報竣諏良辰具牲醴虔奉先生主升於座釋奠禮成紳士耆儒咸相嗟嘆請予一言文諸石予惟前使黃公以問刑之官不忘典學深有合於弼教之旨今得轉運章公道義翕合襄舉廢墜且奉其鄉先生爲邦人士之導皆不可以無述來學之士景仰先生之遺風勿摭其細而舍其大經師人師胥於是在於以溯三先生之學之行豈有讓哉

衡陽王先生

先生諱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明崇禎舉人明亡隱於湘西蒸左之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云先生理究天人事通今古探道德性命之原明得喪興亡之故流連顛沛而不違其仁險阻艱難而不失其正窮居四十餘年身足以礪金石著書三百餘卷言足以名山川遁迹自甘立心恆苦寄懷彌遠見性愈真奸邪莫之能攖渠逆莫之能懾嶔崎莫之能躓空乏莫之能窮先生之道可以奮乎百世矣其爲學也由關而洛而閩力詆殊途歸宿正軌觀其於大學補傳爲之衍曰經云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遞推其先則曰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而意誠以及於天下平皆因焉是事之始而爲先所當知者明矣故以格物爲始教而爲至善之全體非朱子之言也經之意也蓋嘗論之何以謂之德行焉而得之之謂也何以謂之善處焉而宜之謂也何以謂之至善皆得咸宜之謂也不行胡得不處胡宜則君子之所謂知者吾心喜怒哀樂之節萬物是非得失之幾誠明於心而不昧之謂耳非君子之有異教也人之所以爲人不能離乎君民親友以爲道則亦不能舍夫人官物曲以盡道其固然也今使絶物而始靜焉舍天下之惡而不取天下之善墮其志息其意外其身於是而洞洞焉晃晃焉若有一澄澈之境置吾心而偷以安又使解析萬

物求物之始而不可得窮測意念求吾心之所據而不可得於是棄其本有疑其本無則有如去重而輕去拘而曠將與無形之虛同體而可以自矜其大斯二者乍若有所睹而可謂之覺則莊周瞿曇氏之所謂知盡此矣然而求之於身身無當也求之於天下天下無當也行焉而不得處焉而不宜則固然矣於是曰吾將不行奚不得不處奚不宜乃勢不容已而抑必與物接則又洸洋自恣未有不蹶而狂者也不然則棄君親殘支體而猶不足以充其操也雖然彼自爲說而爲君子之徒者未有以爲可與於聖人之教也有儒之駁者起焉有志於聖人之道而憚至善之難止也且知天下之憚其難者之衆吾與之先難而不能從則無以遂其好爲人師之私欲以收顯名與厚實也於是取大學之教疾趨以附二氏之塗以其恍惚空明之見名之曰此明德也此知也此致良知而明明德也體用一知行合善惡泯介然有覺頹然任之而德明於天下矣乃羅織朱子之過而以窮理格物爲其大罪天下之畏難苟安以希冀不勞無所忌憚而坐致聖賢者翕然起而從之嗚呼彼之爲師者與其緐有之徒其所用心吾既知之矣若其始爲是說者脩身制行之間猶不遠於君子而試之事功者亦成亦其蚤歲未惑之先嘗用力於講習討論之學

故雖叛卽異端而所蓄猶存可以給其終身之用乃昧其所得力之本而疾攻之則爲誤亦甚矣將問之曰今子之所用以立言而制事者爲離物求覺以後而乃知之乎抑故然已有所知而陰用之也其口雖辨而愧怍亦無以自釋矣況乎爲之徒者無其學問之積而早叛其規矩天理無存介然之覺不可恃奚怪其疾趨於淫邪而莫之救與補傳之旨與夫子博文約禮之教千古合符精者以盡天德之深微而淺者亦不亟叛於道聖人復起不易朱子之言矣其衍中庸曰中庸大學自程子擇之禮記之中以爲聖賢傳心入德之要典迄於今學宮之教取士之科與言道者之所宗雖有曲學邪說莫能違也則其爲萬世不易之常道允矣乃中庸之義自朱子之時已病乎程門諸子背其師說而淫於佛老蓋此書之旨言性言天言隱皆上達之蘊奧學者非躬行而心得之則固不知其指歸之所在而佛老之誣性命以惑人者亦易託焉朱子章句之作一出於心得而深切著明俾異端之徒無可假借爲至嚴矣終不能取未涉其域者之蓬心而一一喻之也當時及門之士得體其實於言意之表者亦寡矣數傳之後愈徇跡而忘其真於是朱門之餘裔或以鉤考文句分支配擬爲窮經之能僅資場屋射覆之用而無與於躬行心得之毫末

其偏者則抑以臆測度趨入荒杳墮二氏之郛郭而不自知其爲此書之累不但如游謝侯呂之小有所疵而已也明與河東江右諸大儒既汲汲於躬行而立言之未暇爲干祿之學者紛然雜起而亂之降及正嘉之際姚江王氏始出焉則以其所得於佛老者殆攀是篇以爲證據其爲妄也既莫之窮詰而其失之皎然易見者則但取經中片句隻字與彼相似者以爲文過之媒至於全書之義詳略相因巨細畢舉一以貫之而爲天德王道之全者則茫然置之而不恤迨其徒二王錢羅之流恬不知恥而竊佛老之土苴以相附會則害愈烈而人心之壞世道之否莫不由之矣夫之不敏深悼其所爲而不屑一與之辨也故僭承朱子之正宗而爲之衍以附諸章句之下庶讀者知聖經之作朱子之述皆聖功深造體驗之實俾學者反求自得而不屑從事於文詞之末則亦不待深爲之辨而駁儒淫邪之說亦尚息乎凡此二篇今既專行爲學者之通習而必歸之記中者蓋欲使五經之各爲全書以見聖道之大抑以知凡戴氏所纂四十九篇皆大學中庸大用之所流行而不可以精粗異視也先生之學宗程朱於是可見矣其著述之已刊者周易內傳十二卷周易外傳七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二卷考異一卷書經稗疏四卷尚書

引義六卷詩廣傳五卷詩經稗疏五卷考異一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續春秋左氏博議二卷四書義訓三十八卷四書稗疏二卷考異一卷先生通訓詁名物象數辨覈精詳而又涉獵釋老莊列之中知其所以亂道者抉其伏而抵其瑕於易外傳中往往見之先生之著書也大抵爲人心之衰世道之遞學術之不明也汪洋浩瀚煙雨迷離以縣邈曠遠之詞寫沈菀隱幽之志激而不盡其所欲言婉而不失其所宜語蓋胸中之蘊蓄深而腕下之樞機密也斯其爲有道君子乎先生之兄曰介之字石子號石崖與先生同舉於鄉性至孝獻賊陷衡州執其父以購之與弟百計營護乃得脫明亡匿而不出先先生卒先生爲譔傳略其門人李樸大譔墓誌銘稱貞獻先生云著有周易本義質四卷詩經尊序十卷春秋四傳質十二卷

天門胡先生

先生諱承諾字君信號石莊明崇禎舉人入國朝謁選吏部以老丏歸閉戶不出臥天門巾柘間窮年誦讀於書靡所不窺而深自韜晦生平無講學之名而析理至精考道至切持身至峻論事至平著繹志六十一篇中間由聖賢脩身立命以及帝

王之任官行政制事治人名臣賢士之所以持躬成業凡民之所以居室盡倫兼綜條貫靡不原本道法切近人情考據古今推準時會凡二十餘萬言體之可以淑身心可以治天下其所學爲何如乎蓋其堂奧先賢追蹤正學博稽經史檃括諸儒融會古今不齊之事變杼軸天下百出之機宜毫髮不參己見纖微悉當人心令人讀之凜然知意心之不可欺惕然知言行之不可不愼惶然知出處進退之確有據依憬然知盛衰隆替之大有倚伏吁備矣至矣如是書豈可多覯哉其自敘曰三代以前人之所學五品親遜而已堯命舜舜命禹始言中始有人心道心之辨人心形氣之私道心義理之正精一則心全乎道矣全乎道則中矣中則仁矣言仁昉於孔子變中言仁者中無定位仁所以體中也孔門之學求仁最切言仁最備或狀其體或舉其功或辨其疑似或謹其畔岸或實其行事蓋至微之理得孔子之論而可指可視其有功於先聖甚大曾子之學得於一貫子思受於曾子故言萬殊一本爲獨詳日用之間所以與萬物相流通人事相酬答者不越乎分之各殊者與以至足之理理之至一者歸於不二之原處異說紛紜之日獨以執中之旨名其書而實以庸行中者聖之所以相繼也實以庸行近在人倫日用之間而僞不能亂

也孟子受學於此而有得於集義蓋其爲學取當時諸家之論是非得失折衷先聖如持權衡以校輕重事無大小皆以人心之裁制趍天理之自然卽以天理之自然節吾心之裁制其剛大之氣足以充塞兩閒故生雜伯縱橫異端充塞之時真知義之有益於人而舉以示法與孔子之仁相輔以扶世也蓋堯舜精一之旨孔子以克己復禮明之子思性教之後孟子以集義廣之屢發明而愈備經體驗而彌近所以引人從事不疑誘人致力孔易淵源相續若四時代行不息者皆欲使人復其性也然而質有偏全學有真僞聖人欲天下之人明道者衆不獨喜見完行亦思成就偏德又懼天下之人不明道者多故不獨惡其畔道者更惡其亂真者是以言道言性皆使人有所持循如立朝居鄉出處語默長幼疾徐動容周旋飲食起居哀樂之際利用愛物豐儉之宜以爲道固在人皆舉近人之事以明道也推而廣之周公經制大備後之行王政者取法焉孔子述作大明後之論王道者折衷焉皆教人以復性之事也君子於此無事則安於仁有感則動以中安於仁樂之本也動以中禮之本也禮樂者中和之實也中和盈於中私欲退聽一身之內具有四德隨其所發皆有繩檢焉有不復之性乎荀卿雖能言聖道然所謂聖人不過大儒也

仲尼子弓並稱而無願學私淑之意淺深可見矣揚雄言聖較荀爲優然而遜於不虞有愧明哲是鳳鳴而鷙翰也王通爲學甚正亦有可用之實惜其降年甚促功有所未至從游之士崎嶇數郡間其道未能大明又不能降心發明聖道遂欲與聖人並峙而離立是以後世未之許也夫聖賢統緒在乎其書俗儒以文字說之異端雜之故發爲事業皆淺露乖離持以脩身率滲漉頗僻周子生絕學後默契道體太極一圖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見中正仁義之本識神物動靜之別雖廣大高深不外乎日用飲食也二程潛心遺經以聖道爲己任謂聖必可學而至其志必欲學而至於聖朱子得統於此以爲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吾身無不有焉隨事取足皆義也反身備理卽仁也源流甚長根據甚多陰陽五行其質也古今聖賢其與也經史典籍其據也凡文字偏見功利鄙說屏棄不道直承二帝三王統緒所言存理去欲卽人心道心也所言致知力行卽惟精惟一也以居敬爲主而嚴於不睹不聞隱微幽獨則允執之謂也先正所以爲教後人所以爲學必如是爲得其宗也揚子曰天精天粹萬物作類言天惟精粹故能分給萬物而各從其類也又曰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言衆人皆具賢人之質也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言賢人皆能聖人之

業也觀乎天地則見聖人言聖人皆合天地之德也聖人之道萬事萬物所從始也與太極同體者也聖人之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與鬼神同功者也學聖人者操術有法即功有事曷言乎其法也求諸六藝之中驗諸身心之内凡尊卑上下陰陽剛柔之理民彝物則典禮刑賞之事善善惡惡敬天勤民之心褒貶予奪重内輕外之法經曲常變履中蹈和之文莫不誦數以貫思索以通得其嚴毅以檢束形氣得其和平以優游心志言而思毖動而思蹟形氣自檢束矣從容以俟之沈潛以思之心志自優游矣所當言而言即不爲聖人之言有以合乎聖人立言之意所當行而行即不爲聖人已行之事有以合乎聖人力行之心如赤子學步所蹈必實舉足必曳踵如是久之然後去人而獨行此其法也曷言乎其事也其自治也以憂勤惕厲之常心約束紛紜放逸之心雖利害攻取大中不易故聖賢所具皆爲道心道心所發亦常備於聖賢凡人多私故動不離以聖人無私故乘六龍以御天也其成物也當安者安當治者治當生者生當用者用故無遺物當安者委曲以求其安當治者委曲以求其治當生者委曲以求其生當用者委曲以竟其用故無棄物也學者於此講習誦說所知即經綸天下之知子臣弟友所行即安定國家之行

內焉齊一所以爲應事之主外焉博依所以葆內心之存入而自課必以天德出而語人必以王道雖進退出處不妨各行其志而彼此同心不忍坐視天下之亂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不以利天下之大而有憾於心則其揆一也此其事也張子曰易之爲書欲人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者也君子學於聖賢不能不著書立說其義亦猶是也少則爲學壯則服官隱則求志行則達道道周性全無得而稱濡跡蒙垢有爲而出或趨一身之時或趨天下之時也傳心有道治天下有法不獨辨別是非亦欲脩舉廢墜使人守經據古不惑於心行權達變承敝更化莫不儲之有具應之有方度以尺寸不爽行於斯世所如皆吉觀於古道所爲必成所以盡天下之利也欲聖人之道常在耳目見聞言之親切有味行之踴躍欣喜爲有用成材不爲無用敝器也爲廟堂美質不爲里巷斷朽也唐虞殷周已試之效詩書禮樂靜可與深動可與幾盡其道而洽於心小則成小大則成大如江河之流澗溪之毛元氣無不充周無不流行所以盡性命之理立三才之極也故爲文之指三一曰務實務實者欲事事可行也二曰務平務平者欲人人能行也三曰從道道則從非道弗從也依五經法言同先賢是非奇僻之書異端之學黜而不入諸子

百家之文非至精粹者不稱引也若夫離事而別言理故處事不以理所行無當乎道之事又所言之理皆不足處事亦無當乎道之理空疏之極必生迷惑迷惑之極至於反悖猶復雜揉其學卑險其志盈滿其氣堅僻其心膠固其識傲詭其辯不得乎體之一而欲其用之通如銖銖而較寸寸而度終必有差也聖人知道不行故爲述作以教後世君子學乎聖人不必有所授受觀其遺書超然有得沛然莫禦不必有所督責而自任甚重自爲甚力蓋知聖人之道在天地間故表章聖學申警來哲如道人木鐸所徇皆時王政令也如女子有行施衿結縭申父母之戒也此亦不能自已云爾石莊子有官不受告老而歸陳篋於前日授一劄以記所得六載而成二十餘萬言乃進子褒而告曰汝知吾所有事乎古人著書或久而後成或久而後出不以旦夕馳聲不若詩賦雜文偶爲事會所須可以一時取具也徐幹中論曾鞏稱其治心養性能不悖於理其得於內者又實能信而充之以想見其爲人顏之推家訓自以爲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又且夜覺早非今悔昨失故留此篇章詒厥模範此二書者詞非奧渺旨存勸戒後人所當法也子之先世皆以講習義理爲業飲於鄉者四世而五賓廣文太僕兩公起家服官惟是六經之旨脩諸身而

見諸事詳在家傳子孫世守之嗣父屬疚之日猶以歲一讀性理通鑑爲訓中更亂離手澤無復存者予是以作先德詩三章用自觀省其一章曰大父中大夫醇謹長者以布衣飲於鄉其詩曰長松生空谷瑞草封其根大耋在閭里侁達絶市門理肥榮期樂機息漢陰園歲稔魚菽美天寒緇衣溫立德絶名象內行冠邱樊笙歌迎介僎憲乞聽嘉言靜者仁爲壽地勢載以坤神和年愈峻身隱道斯存其二章曰先中大夫起家廣文棄官不仕隱居二十有餘年其詩曰廣文雖薄宦脩潔勵清真遺榮及未艾脫縱絶風塵苜蓿留官舍絢籥撰良辰曰予豈不仕陟岵有老親抽簪二十載應門兩三人代耕無良田安土樂敦仁嶒骨翔天表淑氣扇熙春益懷萬石愼再覩太邱醇其三章曰嗣父少爲諸生晚頗好道天資孤潔多所不堪其詩曰介士不偶俗孤峯立天際尺捶理常足舟壑神無滯蟲臂任爾爲龍性吾所勵排名慕貞隱翛然脫維縶張單能交養向嵇晚投契階下紅藥翻架上丹書霧鐘鼓既不饗孫子亦委蛻乘雲躡華嵩羣動何微細詞雖鄙僿見祖父懿德焉太僕吾長兄也居官大節莫如拒絶璫祠一事天啓丙寅丁卯閒所在爲魏璫立祠輿都之祠鴟吻與泰禋殿絜其飛翔蜀撫璫私人也諷兩司趣其役太僕時爲左藩班次居

前首對以蜀方用兵帑藏空虛不敢訾公家財給私門役若配諸民閒則度一錢役一人皆得罪朝廷不敢以身試法也倡言者默然止思所以中之微是翁寧渠不祠者擬以罪斥去更用他人爲蜀太僕亦奉是年計最入都期以靜受流斥而璫敗矣所以天下皆祠獨蜀無祠夫以彌天狂燄遏諸方熾舉世蒙殲一方皭然誰之力也身在遠藩不克折其奸鋒守職以抗非義之爲屹然不可移者雖椹胸伏鑕莫能奪矣若使居觸邪之地以難孔壬爲職其於宵佞之側必不能一朝居否則廓清澄汰默運於不言不第以請劍擊笏取名也而朝野無由采錄吾兄亦以崔瑗屛語自安愚竊恨焉常以爲對丹青而思古賢不如追家世之芳躅汗簡筴以寫奇編不如觀祖考之遺意殫哀慕而通寤寐不如覿居處笑語於文字之屬俯几筵而薦嗜好不如致怵惕悽愴於未竟之志於以遠跡舊德聰聽而力行無異乎傳栒邑之器懸大夫之車也是編之旨先人雖未嘗授諸簡冊遺意具在推而廣之以訓迪子孫是子事也無朝參之勞簿書之擾故可退息居學無淫詞之好小道之耽故可講求正業少不弄戟衰免據鞍故常不棄寸陰老而猶勤也何爲文之有焉昔伊川論明道所言平平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今此編文易而

指明語近而用遠鉤鉱析亂激詭險仄皆所不取獨以傍貫五際洽通百慮戰兢而無泰溫恭而有恪歸諸補益於世以此各充其量或庶幾焉然不背於學是以我爲政也有益於世是以人爲政也以人爲政者難期擇其自爲政者致力焉是書既成名曰繹志繹志者繹己所志也禮所云君臣父子之鵠亦其志焉爾於是復撮其指要而綴其後惟人則靈以學而著爲山日增敬業斯豫上自黼扆下逮凡庶遜志敏功有漸勿遽辨義不精立德誰據如乘敝舟陽侯莫禦愒彼壼日長鳴求曙虛聲遺實君子所去長善救失辭囂遠譽繹志學第一典禮陰陽天人性命道之大原古今弗竟升必自卑愚可作聖君子處常王路居正持盈出險起衰濟盛其貫同風有覺無競異端曲學或持柯柄覆轍傾輈辯言亂政閑先在茲邪慝奔迸繹明道第二天地至道聖人至德乾健坤順剛柔之則始乎下學闇然內拭終乎天載聲臭元默比以玉溫象其隅直廣廈惟基崇山累陟志卑叢垢心馳聚慝危若駭機係用徽纆俗情蝟起善端茅塞繹立德第三心爲形君外融內瑩虛一則精清謐斯定在昔虞夏言簡理罄聖賢繼起先後共證何與斯人欲動情勝舍爾神明豢其臂脛迷方失歸臨岐忘徑繹養心第四天覆無外地廣無垠何以參之藐然此身是

身之脩克邁日新服義立禮履信依仁既統四德兼備十倫聖功靡
間道體故純學裒俗敝鮮克聽真崩若隤坻崇猶累塵行汙共棄怠
勝胥淪能自得師我思古人繹脩身第五樞機在躬鶴鳴子和言宣
彼我行克負荷中正文明受福則那畸行絕俗辨言驚坐嶽嶽尋折
磽磽易破口起羞辱身離坎坷白圭常復深淵恐墮捫舌自箴程功
矯惰武無隱情僖能補過韋弦之佩道之所大繹言行第六道待人
行心由禮制精義之學適時爲帝賊仁義者兼權任計柔固多愆決
亦貞厲聖人成務考衷司契執持規矩協從卜筮其應如響因貳以
濟繹成務第七義路高閎利門厓隒仁如攱穆鷙甚蚔琰理欲在躬
互爲盈歉此抑彼抗人禽忽奄君子宅心寬沖繩檢宵王孔艱偪側
銳刻大惑有三冥昧黮黯珉玉淄澠率多倏閃不辨厥初徒悲絲染
繹辨惑第八堯舜開成殷周統紀聖王異時道心則邇敬勝斯純學
古有毗翼翼孳孳百行粹美天惟顯思皇祖庭止山必附地載舟惟
水持盈守成民神咸喜觀我王度就將不已六箴在御十思銘几藝
事以諫敢告司扆繹聖王第九帝入四學在昔令典元良齒胄一事
三善降若後代經筵更闡麗正唐開延和宋展風雨不輟班行有踐
師傅之官朝端冠冕詔無北面禮優迴輦甘盤桓榮千秋尊顯繹睿

學第十帝典皇墳六經之指水行表深造車合軌不膠者卓覆簣成
峙太平無象稽古正始純懿可復如反掌爾弓矢擬盜盜亦潛擬法
令誨奸何以異此幽厲板蕩秦政蚍豕取象駒步勿踵人砥繹至治
第十一天地崇卑陰陽律呂流行不息散殊有序明聖述作禮樂具
舉宣榭灰燼秦庭土苴兩生鄙儒二家齟齬曠代綿祀荒棄廢沮君
子物身斯須不去器異陶匏行隨里旅匪邁之謀如室斯處畫地爲
圖前席而語繹治本第十二文明在下利見者上取士惟身育才以
養篤生不匱資用日廣虞周試吏黜幽陟朗僉慮協贊羣情嚮往宗
臣元輔在天垂象天子是毗官方待奬一德同心類從兼兩繹任賢
第十三邪正之爭龍戰於野君子堅貞行高和寡所謂伊人宅心惟
雅寘諸薈蔚危若栖苴誰秉國成恢宏大治止惡於幾遠佞無捨明
用水鑑決齊湍瀉禍歸疇類功在宗社繹去邪第十四在天成象帝
車斗筐宣通八風經緯三光者德鳴鳥述職甘棠忠信自周品物咸
昌一代之初師濟賡颺不挺不撓內直外方時有遷貿與物抑揚志
安小枉用必善藏錄觀世變惟臣之緬繹大臣第十五駿民叡后自
古有作釆矚彤雲暉流丹閣拔奇夷難披草簪橐隆彼勝塗受茲好
爵吁嗟末季義險冰薄不飭簠簋弛守管籥應對乖方執事靡恪莫

戒坐宥常思治躍從如升堂違比赴壑繹名臣第十六禮不顯諫最
上用諷屏營以思積誠以動聽則歸美譴乃內訟亦有直節志存愚
戇不避險阻獨懷憂痛常乘白馬屢叩丹鳳哲后虛己愼簡侍從曰
引七爭參聞三重心儀繩木義比采葑繹諫諍第十七書勳感典載
在前志紀於太常撫以彝器元祀既崇金石加賜豈無辟嗣猶從八
議相彼喬木顧瞻封識矧縱尋斧降爲皁隸漢光遠鑒不責吏事別
求大賢分憂共治世臣匹休民之攸暨繹功載第十八妙簡銅墨昔
賢則良慈諒多愛悃愊無章學以資治行必有常分憂不忝聖主斯
臧旌嘉舊典載在策方璽書增秩燕好承筐君子爲心弗譽弗康盈
其孚缶率彼周行誰嗣之歌可比甘棠繹吏治第十九澤宮既威髦
士日積賢良之後乃見九品貴族方競側陋覯閔承敝易變制科惟
允比年受業重以敦敏經術甲胄治政干楯秣爾白駒乘我畫軫始
於俊造終焉師尹繹選舉第二十邪佞鷙斯正直虎咥物性既區發
憤彌烈危行抗論激揚斥絶世嫉名流弁云薉孽元黃之戰起於萌
蘗蘭芷先摧步玉改轍凡此讎機匪由明哲賓游不簡刺探漏洩鑒
在前車劉班殷鐵繹朋黨第二十一四放之罰兩觀之誅天討所施
實繁有徒豈緊末季主聽睽孤愛其奔走受其道諛威福上陵膏澤

下枯君為汎梗國類瞻烏安處袵席危甚轆轤紀綱先潰奸佞後趨辨之於微不見是圖繹辨姦第二十二三德瑚璉五典梁柢岂祀始歆津流待濟神聖之業教學克勵風敦俗澡漸性啓滯昔在西郊論道講藝免胄執經懷璽奠幣玉鏡將淪勝地先翳委曠弗遵寂寥誰詰名存實亡是謂陵替繹教化第二十三賢君稽古政在養民東郊勸穡千畝祈春甘露祥雨封枝浹辰維時厥庶依我皇仁棄末崇本貴粟賤珍其生可樂其家不貧政吏駢惡去鄉忍親室餘習井進旅狉榛暴齒皺骨山阻水濱誰噓朽壞功歸大鈞繹愛養第二十四什一而稅事舉其中量入為出品物滋豐飲蜡擊壤其樂融融計臣似智掊克似忠近奪恬熙遠爚龐鴻井里蕭條不盈燹爨富溢左藏怨起大東民貧誨盜政酷興戎繹稅租第二十五九府圜法子母相權盜鑄如雲利盡則遷賁海之滋畬我石田士飽馬騰粟流百廛征商無藝算及車船五均六筦身焚趾顛吏市官糴逸口嗷然取彼計臣投畀鸞鶚繹雜賦第二十六導川有法觀水所居其腹既盈必潰於虛毀齧不已分釃為渠明德之遠歸功禹疏九支湍滅三派瀾徐防厥兩涯事逸人紓領以都水治以官胥橫截奔流令遽壞疏咫尺不戒民復作魚繹導引第二十七民生在三天討惟五懸諸象魏與衆

共睹昔在皋蘇敬愼稽古肺石無冤甘棠可拊國畜四靈家藏二鬴
酷吏弄法莫予敢侮篣格盈前韅絜旁午將身自墮亦塡牢戶繹勅
法第二十八列戟爲牆坐甲當闥高墉濬壑深宮臺門中有可欲盜
屬於垣子文糗筐公儀葵園壁不綈錦墓不璵璠中無可欲外戶決
藩哀此瘨人膚革僅存探丸椎冢日瞑塵昏枹鼓不息亡精悸魂隨
會爲政晉偷自奔繹治盜第二十九籍氏司禮容官戒旦以玆精禋
協諸幽贊賚我思成亦曰萃渙七室排楹二時抗觀山川昬緯股肱
爻象神歆人雍禮衷義粲石檢書封竹宮夜爟心馳杳冥謬積河漢
淫祀無福煩黷斯亂繹三禮第三十方伯連帥卒乘邱甸升中嶽宗
覲后行殿肉刑之議慘斷悚戰是曰古制甿俗驚眩新君諒陰遠祖
壇墠五官舉時二賓式燕非所宜言生今愚賤炎黃圖緯秦漢封禪
疏犅矯誣比諸誕諺繹古制第三十一九鼎所居是曰帝宅車書輻
輳奚取險阨金湯萬雉守在遠貊城郢浚洙卑之不獲四時之田服
猛驅逆匪事從禽烝嘗薦腊苑規千里陸海盡斥臺起中天趾必累
驛聖王弛禁兼聞罷役繹建置第三十二陰陽五行洪範庶徵漢代
名儒惓惓服膺匪瞰倒影匪躡陵兢敬天之渝誰敢不承疇人事業
聖王與能眂祲千里望氣百層法星夜徙形雲晝凝紀遠或乖靡人

弗勝繹禝祥第三十三善師不戰善戰不陣仗義卹災舍逆取順固壘舞干血不漸刃末季佳兵崇詐棄信川谷量齒陵岑積殣三世爲將厥宗亦徇仁人之師卽戎必愼不忘省躬矧敢觀釁偃革建櫜苞蘖潛震集泮懷音受璧焚櫬繹兵略第三十四國之大事是曰參伐首重推轂次及賞罰軍法不立紛亂交捽潢池始張長鯨凶勃臨以天威如火斯發虔劉必克猶豫斯蹶長慶廣明栖遲屑越繹軍政第三十五井甸旣邈府衞最精繩緻紐弛木腐蠹生車軌未同私土旅爭三辰垂分五嶽縱橫亂政蕪制披裂夷庚聖主耆定乃東厥成干戈初戢授田耦耕服此黛耜棄彼朱英室家餉饁糗糒充盈飛輓無艱鷙猛可平萬世不易是謂師貞繹武備第三十六維師尚父繆權於幽訊疾以雅觀德鳴球剖符東海錫土西州武成之祀古今罕儔其他宿將河鼓參旂長筞成城猛氣橫秋挈還龜鼎扶翼委裘杖箠從漢繹位謀周草昧啓疆邊陲扞掫錄其膚功以勗壯猷繹名將第三十七帝王代起明聖宣昭天與人歸舜麓禹橇慶增祚永澤逮裔苗湯武驅除子卯之朝荒屯盪滌造命肖翹功以義濟京室四朝生民有庇勿爲莽澆聚族殲夷膏斧脅腰班識皇運翊融違嚚繹興亡第三十八聖賢立教引凡舉例其則不遠歸諸道濟仁義都居禮樂

陛衞見坎斯止乘流斯逝度己以繩接物用椎散爲片錦聚成匹幣
百爾君子有勤勿愒習熟乃心優游是戾繹凡事第三十九民生在
三事之惟一比於君父天所陰騭如彼晦夜照以皎日奈何末季崇
虛失實舍此春容變其轂率治師鑄金醫工去疾毀棄型範謬誤參
朮悲哉若人終古漆室繹立教第四十麗澤講習益求直諒比志合
聲並歡齊暢義等金堅情披雲上撫翼馳驅攜手閑曠夷險可嘉菀
枯無妄淡以久成造道相忘伐木絕響谷風興悵松菌異區蘭鮑殊
鄉五交三釁俗薄道喪繹論交第四十一聖如化工程形賦物彼我
具盡清濁咸迄不虐幼賤不畏彊倔聲其廉恥矜其闇昒好我者褒
威我者牠順事恕施有鞠無剿相如拒秦遇頗則屈臧孫哭孟疢疾
是祓狎虎放麑禍福慓歘繹人道第四十二進則文明退亦亨嘉或
漸於磐或需於沙同物標舉志孚跡遐道消時謬害氣紛拏嶢嶢者
缺隆隆者汙名流佞諛志士回邪草野耿介目矉舌呿乃谷乃葭乃
舍其車棲真處璞杳冥蔽遮繹出處第四十三利可幅也亦曰倚刀
鵷雛芳潔駑馬棧槽惟人所趨逃義曰逃治古道腴衰末風饕倫常
葭莩禮誼弁髦上下交征危若銷膏匹夫晚食焉取太牢文錦既厭
等諸緼袍踰憲超顏其樂陶陶繹取與第四十四爲盈爲實倚伏多

有哲人知微謹身杜口一介之士忍謑含垢譬彼輕鰍何懼罾罶心藏不測仇機投手變態須臾倒戈貿首坐中銷骨車上接肘虹貫燕圖笄磨代斗咄爾莊生焉用李叟九卦是師二儀爲母百年已分保茲黃耇繹慎動第四十五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教始鄉閭政成閫閾二篇有時三爵溫克仰正冠綏俯端履繶世惜不貲俗耽大惑悅彼華津陋茲悃愊豐屋美居視淫聽側天下弊薄誰與匡敕見龍文明庸行自飭繹庸行第四十六后王降典志在孝經謹始慮終通幽洞靈如臨如履靡聲靡形施於有政不出戶庭勿曰無忝倏忽頹齡情存駒犢望絕蠱餅兄及弟矣同此寧馨芳華裳棣羽翼鶺鴒淮南之歌君子弗聽繹父兄第四十七有懷二人以親九族燕飲歡暢詠歌雍穆施恩有序迄於無服喜同蹈舞喪及匍匐道義相勸孤煢共育慊吝即遺榮樂無獨凡厥鄉士下逮黨塾取庇纍葛無私舐犢周道敦厚仁及草木繹宗族第四十八家人之義內明外齊觀厥刑于豈在纓笄召南鬵包歸妹羊刲耽若紫葚玷已白圭終始敬慎乃獲令妻女德無極同居志睽冶容長舌險詖勃谿數踰閫門不戒晨雞班母作訓以儆中閨繹夫婦第四十九祀先之禮通乎祭統致慤薦苾色愉志重顧瞻宗祊徘徊壞壟霜露悽愴棖桷攢拱思慕著存儀容

笑嗥自然之感鼓而遂動薄俗委巷解弛倥傯舍我水木徼福懷寵
苦懸蔥嶺象人作俑誰使正之式以周孔繹祀先第五十子文逃死
嬰恐失富達人曠觀取節斯具治生非累旣飽則飫鱣鮪橫江井谷
奚慕楚相狼饑虞馬齒暮家同汎梗身若朝露盈虛同歸良士瞿瞿
繹奉身第五十一六氣之淫二至之爭所居必戒所受必淸勿使衆
鏑共射一弸勿使衆瓢共酌一罌山夷淵實日入月生此道不毀焉
問廣成繹養生第五十二易本三聖書傳道心詩思無邪禮毋不欽
春秋經世志古匡今人事備矣天隲以陰往稽來佚顯微幽尋坊表
家國覺悟人禽栟櫋夏屋仰止高岑辨言破正綺詞勸淫觀乎滄海
焉用蹄涔龍門虎觀衎衎愔愔敦崇六藝翼彼儒林繹經學第五十
三聖經有五述史者三遷直而覈固詳而贍文高義炳體備法嚴東
觀以後記繁志纖收穢壽乞范賊許儉新舊兩唐長短相兼公論如
火抑之愈炎直道如川激之彌瀺宣舉南董遠追佚僭居巢之編是
謂箴砭繹史學第五十四脩辭居業以聖爲歸百家騰躍終入範圍
政衰文敝樹敵揚徽析辯詭說途分用違太行焦原投足者稀聯騎
疊轂莫如郊畿步惑巫鼓心搖銖衣售僞棄真直堪累欷繹著述第
五十五文者明道適用則貴九章爲色鼎實爲味通達國體心存敬

畏譬彼日月陵空馭氣譬彼山川縱橫經緯大儒立言永監淫費綺靡繁多比於鄭衛佞目惛心虛車共喟繹文章第五十六道惟一是並立則詩博采衆義詠達不廢吁嗟哲人心存誘誨形生終始六合外內觀以會通正其昭昧章畫志墨歸諸天載勿雜異端勿徵神怪蕩而弗經君子所戒繹雜說第五十七學古議事元元本本披條索貫發邇見遠畫地南宮抵掌藝苑實爲武庫亦云補衮失類亡羊得均飲饇繹兼採第五十八孔稱焉廋孟曰尙論匪鑒於水惟聖是憲發揚幽潛屏斥狂狴有益疏通兼策愚鈍圭影既揆驥足同奔推見至隱無取支蔓何以度衷大中之建繹尙論第五十九既曰學古亦云致知經緯錯綜損益有時上下千載盡去羣疑閒閒小智憧憧爾思曾無準臬取具須斯佈覆麀霧旁皇離歧我則粲然從容指揮順彼長道度以戾規繹廣徵第六十惟繹志尊所授指聖真正僞謬道德崇仁義就慎獨知嚴內疚草昧闢金石透去長夜滌淸晝苞天地彌宇宙覽陰陽效占繇建官司樹王后垂典章教纓冑美從王嘉禦寇正班爵帥長幼褒好會平怨構篤親懿周邂逅理性情參物候察謠俗表芳臭賤馮生貴靈秀人事浹王道究廣隆基任崇構療調飢峙脯糗持盈滿觀坐宥稽雅故訪耆舊探理窟塞情竇偕斯人躋仁

壽繹自敘第六十一觀此則先生之書先生之學可想見矣先生以勝國遺貞著書於順治年間垂二百年而書始傳傳亦未嘗徧於天下何其晦而不彰若是耶先生自擬其書於徐幹中論顏之推家訓中論家訓豈能如是其廣大精微乎先生蓋深自韜晦矣然後世有真儒出必有奉先生之書以傳先生之學者是又豈區區之私言耶李君念慈原序稱先生尙有讀書說若干卷與是書相表裏亦必傳之作又稱著有菊佳軒諸詩宏深博奧不屑爲新穎秀發以趨時尙今皆無傳

大興張先生

先生諱烈字武承進士博學宏詞歷官贊善學以程朱爲宗深疾陽儒陰釋之徒以閑邪衞道爲己任著王學質疑於陽明傳習錄中條而析之辨而難之辭而闢之詰而質之以求釋其疑一歸於學之正而已凡爲卷五其一質心卽理也其二質致知格物也其三質知行合一也其四質與人問答也其五總論陽明之流弊至於詖淫邪遁也後附朱陸異同史法質疑二則又讀史質疑五通其總論曰象山言本心陽明言良知其弊使人喪本心喪良知何也天之道非別有一物寄於聲臭之上時行物生卽所謂無聲無臭上天之載也人之

心非別有一物在窈窈冥冥之中視聽言動皆心所在也善治心者治視聽言動卽治心也治倫物政事卽治心也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講明一分則心之本明者復一分矣力行一分則心之本善者復一分矣積之久而悟其皆心也天命流行之妙一以貫之無餘卽使不悟要其講求持守於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者固有規矩可循心之本明本善者自在也天下由此懼禮法而尙淳樸畏清議而多善人此聖學所以平穩純正萬萬無弊者堯舜人心道心而外不復言心但與其臣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敎稼明倫恤刑熙績卽無非精一不必人人與之言心也成湯若有恆性而外不復言性但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顯忠遂良取亂侮亡卽無非建中不必人人與之言性也夫子立敎惟是與子言孝與臣言忠寬信敏公知人愛人聞見擇識禮樂詩書卽此人言此人卽此事言此事不必人人與之言一貫也惟朱子善學孔子循循畏謹一字必求其安一事必審其極奉先聖之格言佩前賢之遺矩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者此聖門家法也學者沿是而謹守之卽使不皆進於高妙要其恪遵往訓寧愼勿疎敢於逞聰明恣議論蔑經侮聖者無有矣畏名敎憚公議寧拘勿肆敢於挾才任詐恣欲敗檢者無有矣此宏正以前所以稱治

正學之爲功於天下生民也大矣今詆學朱子者曰支離也玩物也義外也講求制度名物者謂增霸者之藩籬而溫凊定省之儀節等於扮戲以是垂則後學其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六經任我驅使讀書訓詁可鄙也而穿鑿武斷離經背道之講說顯行於世矣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制度儀節傀儡耳而苟且佻薄簡略戲慢之行衆以爲風雅圓融無可無不可矣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公議皆世俗之論名教特形迹之粗也甚至蹤跡詭祕舉良知以自解曰吾一念自信而已鄉評不許舉良知以自文曰良知自信乃賢者所爲與鄉黨自好者不侔也而貪色好貨爭名角利之習可肆行而無忌矣故單提本心良知者予人以假借掩飾之題挾高欺人足以陵蔑君子開不肖者方便之路而及其既爲不肖也幷掩飾假借亦可不用此必至之勢也當陽明之世欲前知末流之弊誠有所甚難由今以觀萬曆啓禎之士習前弊彰彰較著矣猶曰朱陸並行不悖也可謂知言乎夫言本心言良知以是救夫顓事口耳不治身心者誠良藥也朱子固屢言之矣若以是鄙棄一切長傲恣胸決隄防破崖岸蹈擊拳豎拂呵佛罵祖之餘智則聖門之罪人也言本心言良知使人讀聖經賢傳字字觸其本心動其良知巽順抑畏以聽命於孔孟程朱則聖人之

徒也若以是目空千古動稱顏子沒而聖學亡自處甚尊而不顧率天下爲佛老功利趨於淪胥而不救則天下之至愚大惑而可悵可痛者也言本心使人喪本心言良知使人喪良知必至之勢已然之徵寧曰過論乎總之陽明天資雄放其於循循講習循規蹈矩實所不耐及一旦有得於佛老與象山旨合喜其與己便也自私所好亦可矣不宜以此講學獨闢宗旨舉聖賢經書直欲以此意強貫之直謂六經註我隨意驅駕何所不可此詖淫之始也及人多不服則借孟子良知二字猶嫌其僅出孟子遂竄入大學致知至於攻者益衆又見象山之學竟爲朱子所掩計以爲勢不兩立非抵死作敵盡滅朱子之道則人猶以朱律我故遂操戈反面盡翻全案而後已朱子如泰山喬嶽何可易搖則以大學古本爲據曰我非背朱失於信孔太過也巧言如此格不訓至則以格其非心爲據曰致良知於事物格其不正以復本體之正也牽強傅會又如此至究其何以格其不正則曰去人欲存天理也詰其不卽物窮理恐認欲爲理則又曰此志不真切也夫以格物爲去人欲存天理是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正心誠意矣說其可通乎況以認欲爲理如此大病不急求所以磨礱辨析之方而竟以立志不真爲脫卸真所

謂茫茫蕩蕩反以誣朱子乎人曰東則拗而之西人曰西則拗而之東瀾翻泉湧人人被其攝蓋而悅其文詞者尤俛首推服之顧天下良知難泯非之者不已也則又以朱攻朱著爲晚年定論實則以中爲晚以晚爲中與當日情事迥不相涉鍛鍊舞文誑詞以欺天下人不可欺則又曰年歲原未深考乃委曲調停不得已之心夫大道如日中天是則是非則非乃亦調停委曲乎卽此一言心術叵測何止遁之又遁乎夫妄稱定論是意不誠也不深考事實是物不格也此之謂物不格知不至故意不誠也使其虛心遜志從容詳審則無是弊矣惟其占題太高叛道已甚騎虎不得下不得不左支右吾藉筆舌以塞人一時之議而前後矛盾罅漏實多既曰信孔子太過矣又曰孔子之言亦不以爲是也既曰生平於朱子有罔極之恩矣又曰天下宗朱如宗楊墨也如狡獪健訟之人逢人卽攀遇事便借口無一定之舌筆無不牽之義以此爲譸張伎倆可矣以此爲戰國縱橫遊說詭辨可矣乃用此以講學乎然則王子之良知安在也其讀史質疑之四曰陽明宜立何傳曰功在社稷子孫世封列之功臣傳宜也曰陽明倡明絕學其徒以爲滴血明宗猶得先聖不傳之祕爾何知而妄誹若是曰愚讀論語孟子惟曰文行忠信詩書執禮多聞擇

識博文約禮博學詳說未嘗一言及於高妙其功積力久悟及一貫者一二人而其餘謹守成法誦詩書習禮樂爲孝弟謹信之人天下所以多善人也要之悟一貫者心知性命之妙而不必言卽未悟者自恂恂於出入孝弟之間莫非性命之流行亦不待言也象山陽明必先提所謂本心良知者舉此以致之於事物而以下學講習爲支離無本領其亦舛矣蓋象山陽明之說禪門直指人心之說也聖門無是也特以身爲儒者不敢顯然談禪而借孟子之本心良知以附會其說不知孟子所謂本心良知孩提愛敬惻隱羞惡之類必待察識擴充深造自得學問之事尙多未嘗曰耳本自聰目本自明六經皆我註脚也又未嘗曰致此良知于事物之間不待卽物而窮理也夫無問學積累之力而直提此心爲主以爲施之而無不可其不至偏陂放誕者幾希象山門人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正坐此弊而猶曰吾獨得孔子之學誣罔不已甚乎愚謂假孔孟以文禪宗者此也陽明恐人攻己則援古本大學以爲據此挾天子令諸侯之智也著朱子晚年定論此以敵攻敵之術也以行兵之權謀用之以講學其心術險譎而技窮可知愚謂藉權謀以標道德者此也弘治以前天下謹守程朱之教綱紀肅於上廉隅勵於下風俗號爲淳美無

敢一言謗議者至陽明始肆然與之爲難明斥程朱之非四書五經盡改面目遂若朱子無一言之可存者其徒樂其誕而自便也人人爭爲新奇之論以揚其波而鼓其燄聖門溫良恭讓之氣象儒者讀書脩身循循善誘之遺矩蕩然無存於是人心乖張發政害事至于崩潰壞爛而後已夫弘正以前尊程朱之教若彼隆萬以下毀程朱之禍若此朱陸得失關乎治亂彰彰較著而說者欲調停而兩存之不亦謬乎弘治己未陽明成進士其年六月孔廟災九月建陽書坊災蓋陽明之出孔朱之厄也天象昭著人所不及知耳愚謂破壞程朱之規矩躐聖賢之門庭者此也曰中庸不言性命乎爾何病乎陽明曰聖賢言性命有惕然戒懼勉勉下學之心焉象山陽明言本心良知則侈然自大侮聖滅經矣且人心險惡聖人謂之惟危詩書名教防此以人心猶懼不足而忽有爲任心之學者爲之排斥先賢非毀往訓使人皆自任其聰明此甚便于不肖之心而以人欲所以橫流也若陽明者亦開阡陌廢封建焚詩書墮名城之徒耳故陽明之出聖道之厄也曰陽明自言其所悟也爾何爲以禪誣之曰陽明言知善知惡是良知是也謂爲善去惡是格物已牽強不倫猶未甚害于理也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其徒遂舉意知物悉以無貫之謂無善

惡爲祕旨知善惡爲權教詫爲天機漏洩顏子明道所不敢言何無忌憚之甚也夫無善無惡不過如所謂不思善不思惡是明上座本來面目也非禪而何且陽明之學好高求勝以爲良知之說高出程朱之上矣但所謂良知正佛氏所呵爲昭昭靈靈第八識不斷爲生死根本者恐其見嗤于禪人也故又言無善無惡以蓋之而其徒遂顯然言禪言仙謂良知二字足以貫通三教噫此又鄙俚之甚經書傳註所未有也夫竊良知之說以勝諸儒又竊無善無惡之說以敵佛氏此其用心亦勞矣而究爲佛氏所不許徐存齋謂龍谿八十老翁舍不得良知終不濟事欲了生死須看話頭存齋服膺陽明而其言如此正禪家所譏儒門淡泊收不住者陽明欲以無善惡屈天下而學佛者終不之許也然則欲爲儒而顯叛夫儒欲竊佛而見嗤于佛兩無所容而邪遁之苦亦已甚矣故隆萬之初天下學者羣然向佛不屑言良知其謹愿者受戒持咒禮經懺求西方修比邱之行而黠者掉機鋒恣橫議沿李贄之餘唾不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其高者脫略職業以歇睡名庵而卑者日沈迷於酒色名利以爲才情真率當是時几案有楞嚴南華者爲名士挾妓呼盧裸而夜飲者爲高致抗官犯上羣譟而不遜者爲氣節矯詐嗜殺僥倖苟利者爲真經

濟謹綱常重廉隅者爲朱頭巾舉天下庠序之事如沸如狂入則詬於家出則譁於朝闖獻之形日積於學士大夫之心術而天下不可爲故高談必趨於佛老佛老必趨於夸詐夸詐必趨於殺戮陽明一出而盡變天下之學術盡壞天下之人心卒以釀亂亡之禍彼乃以天下崇尚朱學比於崇楊墨指正學爲洪水猛獸欲身起而救之不自知其爲倡亂之首悲夫我

朝鼎新文教始有倡明程朱之學者而論者猶曲爲陽明諱欲挽朱陸而一之此不深究其本末徒爲世俗瞻徇之態非所語于學也有識者將黜陽明之祀何道學傳之有讀先生是書如日之中於天如雷之奮於地使人肅然而起卓然而知所趨向舉凡詖淫邪遁虛無怪誕之說昔沈錮於人心者一砭而可以去其害矣何也昏者醒肆者惕誤者得所以自返也然而是書初未之行也當湖陸子刊而序之曰當陽明之世其害未見故知之也甚難而其病未深救之也尚易至今日其害已見故知之也似易而其病既深救之也則難無論顯樹姚江之幟銳與吾角者未易勝也卽聞吾言而唯唯歎息擊節不敢置一辭而遺毒之潛伏隱藏於肺腑者不知其幾也蕩滌而消融之豈易也乎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我未有艾而徒咎人

之病非良醫也閱先生之書者其急講蓄艾之術也哉是言也其思深其意切其憂若有不可已者也而欣逢

堯舜在上正學昌明一時同人如楊園桴亭蒿菴潛齋船山亭林諸先生皆破橫流而趨大道新建之燄從茲遂熄今日之洛閩一堂岐途永塞者大有賴於此也然而功利雜之詞章蠱之學者粗即於理而未能真得其是嘗試其功而未能實踐其程時出時入若存若亡見異而遷鑿空而遁者亦正不少也雖非姚江之的傳而影響描摹所在皆有則質疑一書與陸子學術辨三章正宜刊布天下以警人心而留學脈烏可忽哉所著尚有讀易日鈔六卷

學案小識卷三



卷四目錄

翼道學案

魏環極先生　李二曲先生
竇靜庵先生　張秋紹先生
汪雙池先生　朱可亭先生
王白田先生



翼道學案

蔚州魏先生

先生諱象樞字環極號庸齋官至刑部尚書以道自任在朝激濁揚清進賢退不肖無虛日自給諫洊歷左都御史陳奏至八十餘疏凡國家大根本大綱常大典禮大政事以及吏治積弊民生疾苦無不周悉而薦舉清廉參劾貪墨尤凜凜焉若日月之可揭鬼神之可盟先生之學蓋主於誠成於忠而終身存省於勿欺者也嘗曰士君子未有不學為高賢大儒者也然只要實實行去曾子之日省孟子之反身諸葛武侯之淡泊寧靜趙清獻之焚香夜告工夫各有所得子一言以蔽之曰勿欺無論立朝居鄉每日所作之事內可以告妻子外可以告朋友便是聖賢路上人若千百事中有一二事難以出口者還是工夫未純去聖賢路尚遠其講吾日三省一章謂看此章纔見吾身何等關係何等重大凡齊家治國任重道遠都在這身子上反身不誠便虧體辱親了怎麼擔的這擔子起雖指出三件事來卻總是毋自欺一念如為人謀是人我一體的胸懷如舜為堯謀禹皋稷契為舜謀孔子為天下萬世謀方是忠與朋友交乃五倫中大事

四倫都要靠他成就必如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子所云朋友信之方是信傳是道統絕續關頭必如精一執中舜承堯禹承舜孔子所云三人有師善者從不善者改方是習這三件在人看作小節目曾子看作大綱領人看作欺他人曾子看作欺自己故不忠不信不習都在心苗上檢點人不及知而我獨知之三件正是忠恕工夫用到純熟田地所以獨得一貫真傳後來啓予足啓予手時候方卸下弘毅擔子完了自省勾當此真時習之學終身不能盡一日不可忘的想我輩受病處或不止這三件且學曾子從三件下手莫把天生父育的身子輕輕壞了令人痛惜大家各自一揣爲人謀較爲己謀孰忠責善的朋友交較與比匪的朋友交孰信傳道義之傳較與傳名利之傳孰習從此肯一省便是曾子後身也其講賢賢易色一章謂人在世學成箇賢人孝子忠臣信友纔不虛生一場學者終日講求千言萬語只要明這道理道理不明先由心地不清多因好色不肯好賢既不好賢一點誠心已彫喪了那有誠心愛父母於父母必不竭力那有誠心愛君於君必不致身那有誠心愛友於友必不全信人若識得好色念頭是病心上一轉移變而好賢妄念變爲真念人心變爲道心心地何等清明或見賢人所行之事實實效法他或聞

賢人所立之言實實遵奉他世間孝子忠臣信友都是賢人都是我所好的我所好在孝子事父母就能竭力我所好在忠臣事君就能致身我所好在信友交朋友就有信這力如何竭也有菽水承歡的也有爵祿榮養的總要立身行道纔不辱了父母這身如何致也有庶人服役的也有卿士奉職的總要以身許國纔不負了君這言如何信或言賢當好色不當好的或言爲子當孝爲臣當忠的總要責善告過纔不欺了朋友這樣人人倫上明明白白完完全全難道沒些學力做到這地位旣說他未嘗記誦這等淸心寡欲明善誠身可以對親可以對君可以對友在不睹不聞之地理欲交戰之時用了多少功從勉强而幾自然豈不是眞實學力子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一生功力和盤托出可謂善學聖人之學吾輩細看學莫大於五倫則以賢賢居首政莫大於九經則以尊賢居首可見虛心屈己是第一難事是第一要務此處見的明行的當别項一線穿去自不差錯學者不可不知也觀此可以知先生矣先生尚名節重道義而當時有毀棄防隅志行虧喪託尊崇朱子以爲名者先生與之往來問答是亦不免失所審擇矣所著有寒松堂全集日知錄元明儒言錄嘉言錄

問答諸子

刁蒙吉　孫鍾元　左翼宸　白東谷　魏貞庵　裴晉卿
張伯珩　馬玉笥　黃大音　王敬哉　徐子星　宮宗袞
浦潛夫　于北溟　郝雪海　湯荊峴　李毅可　王君棟
張逸之

盩厔李先生

先生諱容字中孚號二曲布衣至孝其父信吾翁從軍討賊以身殉難於崇禎壬午年與五千人同死襄城先生幼不逮事孝思殷摯哀慕不已淚盡繼之以血閱三十年抵襄招魂撰文禱於隍神之廟約牒五千遊魂隨信吾翁歸宿華嶽襄令張某於其歸也爲之勒碑構祠俎豆千秋以慰孝思以彰義烈將歸前一夕邑之襄事於祠者凡數十人聞鬼聲號泣悽愴悲涼沁人肌骨共駭異焉而縮舌不敢吐諸工役中有一人強出數語妥其靈乃止嗚呼誠之所感若是其神乎先生母歿終身堊室作堊室錄感以寄蓼莪之痛其示子云我日抱隱痛詳具錄感一書祗緣身本奇窮不能事吾母於生前服滿永棲堊室晨夕瞻禮供奉聊事母像於沒後不意爲虛名所累矰弋屢及儻見逼不已惟有一死死後宜懷藏錄感斂以粗衣白棺權厝像

側三年後方可附葬吾母墓旁我生爲抱憾之人死爲抱憾之鬼斷勿掛紙開弔輕受親友之奠惟望封鎖祠宇勿令閒人出入以時灑掃勿斷香火稍有資力卽圖葺治垂戒子孫虔脩時祀是可知先生之孝先生之志矣先生學在反身道在守約功在悔過自新於人問入門下手之要曰我這裏論學卻不欲人閒講泛論只要各人自覓各人受病之所在知有某病卽思自醫某病卽此便是入門便是下手又於人問格物曰格物窮理貴有補於脩齊治平否則誇多鬥富徒雄見聞若張茂先之該博陶弘景之以一事不知爲恥是名玩物如是則喪志愈甚去道愈遠矣又其授受紀要曰重實行不重見聞論人品不論材藝夫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原爲畜德德既畜矣推己及人有補於世若多聞多識不見之實行以畜德人品不足而材藝過人擅美炫長於世無補徒以誇閭里而驕流俗烏足齒於士君子之林乎又其錫山要語曰求易於易不若求易於己人當未與物接一念不起卽此便是無極而太極及事至念起惺惺處卽此便是太極之動而陽一念知斂處卽此便是太極之靜而陰無時無刻而不以去欲存理爲務卽此便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卽此便是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希顏之愚效曾之魯斂

華就實一味韜晦卽此便是歸藏於坤親師取友麗澤求益見善則遷如風之疾有過則改若雷之勇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動靜不失其時繼明以照四方則兌巽震艮坎離一一在己而不在易矣嗟乎先生處處從身上驗眞脩事事從約中求實踐而猶謂踐履弗篤躬實未逮口頭聖賢紙上道學張浮駕虛自欺欺人墮於小人禽獸之歸自反之嚴亦至矣曾子十目十手何以異乎夫先生之嚴若此篤守程朱夫又何疑而門人所記體用全學謂象山陽明之書爲斯道大原程朱諸錄及康齋敬軒等集可以盡下學之功或者自反之初亦有取於陸王之本體乎觀其謂六經皆我注脚爲象山之失滿街都是聖人爲陽明之失則其確宗程朱家法亦大可知矣所著有二曲集四書反身錄

從學諸子

白煥彩　吳發祥　陸士楷　吳發育　張光復　尤　霞
朱北蛟　鄒隆祚　羊　球　徐　超　張濬生　左　輔
張　珥　李士瑄　趙之俊　王心敬　駱鍾麟　李　脩
王天如　李鍾麟　樊　嶷　岳宏譽　吳　光　高世泰
唐獻恂

柘城竇先生

先生諱克勤字良齋號靜庵與耿逸庵湯潛庵兩先生講正學篡理學正宗自序曰自孟子而後歷漢唐之世率不聞有登聖人之堂奧者此後世溯道統正傳必以宋儒爲斷而宋儒稱孔孟嫡派必以周程朱子爲歸周子太極圖通書發明易蘊舉古今萬事萬物之理包括無遺與中庸語孟相表裏程子表章六經學者始一其耳目定其趨向而知所宗開關啓鑰功維鉅焉至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復取六經四書詳加考訂闡繹且會衆說而爲之折衷刪其繁亂補其缺略發其精義要其指歸遂使堯舜以來至孔孟相傳之道燦然昭明於世是聖道盡在六經四書而周程張朱之功亦盡在六經四書此道統之正傳百世不易者也其閒有同時共肩斯道者程子而外又有張子雖關中之學興感於伊洛然亦號云極盛故濂洛關閩從來並稱罔敢易焉其與朱子爲友者若南軒東萊俱力承斯道論者多未及之不知友善既久講貫益精大道昌明有倡予和女之功卽不容略安得不並及之也若夫淵源所自有親炙一堂而數傳後益光大之者如龜山載道而南歷豫章延平而朱子出焉大有功於程門矣勉齋授以深衣遞傳王何金許雖四子之所造不無讓於前人然當

時論之者以爲基似和靖柏似上蔡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則夫陶成而啓佑之者居何等也勉齋之有功於朱門也不待言矣此得之師傳者爲大道所寄託斷斷缺一不可者也昔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道貫古今與天地相終始而易與詩嗣得程朱傳其義以著其精蘊邪說者自不敢亂獨是春秋詆爲斷爛朝報若非康侯作傳以明聖人之志誰復知爲天理權衡之書而書傳亦爲朱子未竟之業若非九峯無負父師之託以成此書誰復知二帝三王之心法治法備具於此此羽翼聖經胡蔡斷推爲先聖功臣也夫宋儒之有功於斯道者錄之從其詳而獨略於元明者取其最也魯齋遭亂世學無師授得程朱書讀之始知進學有序於小學四書深信篤好卽以其學爲教脈絡甚正學統賴以不墜敬軒踐履篤實告人以居敬窮理爲要發揮六經四書周程張朱之奧備載於讀書錄中至純粹中正明儒雖戚求其可繼程朱之統者無踰於此此元明兩代必以許薛爲正宗也噫道在天下命於天率於性盡於聖載於經學不至希聖希天非學也然不考乎經傳之所傳以求證乎吾性之本體則性不可得而復亦無由而造乎極至之域故求道者必先讀六經四書而周程張朱之書以及遞衍周程張朱者皆分任乎

堯舜以來至孔孟相傳之道也安可不徧觀盡識以求得其指要哉余於諸儒之書悉心讀之蓋不敢忽潛玩既久始知精要之所在雖聖聖相承莫有外焉者因取篇章之最切者彙而輯之間亦妄附己意爲發明雖於全書不能盡錄然知者觀此思過半矣先生此書伊洛淵源之正傳也其詳其略要不外求統紀之一而已知統紀之一而後知聖學宗傳理學宗傳以及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皆亂統紀者也竊願天下學者人人手此書熟讀而深玩之則由許薛而程朱而孔孟豈非儒林之大慶事哉先生爲泌陽教諭倣朱子白鹿洞規而擴之分立五社各置勸善規過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少者令讀孝經小學稍長讀五經性理人皆興行著有泌陽學條規孝經闡義事親庸言壽樂堂家規等書

無錫張先生

先生諱夏字秋紹號菰川博考儒宗尊崇正學著雒閩源流錄序曰嗚呼世之學者往往陽儒陰釋以進釋退儒始而薄程朱繼而卑孔孟繇是道術淩雜世教日衰然則何以正之亦正之以儒而已孔孟其儒之始祖乎程朱其儒之大宗乎是故欲正之以孔孟不若即正之以程朱欲正之以程朱不若即正之以學程朱之真儒嘗取宋明

儒派合參之宋人之爭衡程朱者前有王蘇後有張陸皆禪學也彼安石父子之篡祀由京卞借名競黨龜山出而一疏斥去公論昭然其蘇學亦祇行於北而程學盛行於南不以學禁稍沮朱子因之錄伊雒淵源固易辨也橫浦稱能正色立朝其得表章以史衞王報舊知特請於上史敗而聲迹旋湮象山著荊門軍之政其徒尊之乞易名置祠尙援濂洛爲重要亦非溢數吾朱子雖嘗三黜乎歿未幾而賜諡文旋與周張二程並躋文廡所著諸書亦皆通行而後人爲錄考亭淵源在宋史既成道學有傳之後又易辨也明儒之變派則異是當其初孝陵首正道揆金華之傳未散紫陽之教增新故台海挺立大節澠池篤勵躬行河津標復性之宗泉南啓主一之鑰其揆一也自陳王倡異而其徒決裂太甚隱怪有述詖邪生心一時講壇徧地絃誦徹天問之則皆講新學伐程朱者名爲道席之極盛實當道席之極亂時則有若餘干蘭谿虛齋二泉諸先生皆以醇儒守先待後而泰和三辨王學高陵出甘泉之門不徇其說莊渠既焚毀達摩遺跡又搜剔慈湖禍根三先生者尤持論鑿鑿大有匡維然至隆萬間屢議廡祀先薛繼陳繼王而胡僅得末祔竟如晉楚分歃蔡衞爭長非閏位之奪正乎既而東林鼎建我顧高兩夫子並作一提性善

以破無善一提格物以救空知辨析絲毫庶幾障川東流俾夜復旦乃爲謫籍孤臣未免聯席倉皇異同回互尋罹璫禍身隕節完而恩恤之後復以牽連黨議未湔謗史極於南遷尙爲口實嗟乎生不逢崇政坐講之儀結垂拱延和三召之契沒未膺淳祐從祀之典亦不聞有靖康明詔淳熙正議釐革乎其間吾道窮矣大抵宋儒之道多沮抑於小人害尙淺故其名先晦後顯明儒之道先掩飾於新學害尤深故其實雖存若亡學者居今日而尙論前人或聞其名未覩其實或習其言未考其行苟無記錄何以詳議本末終始而知其爲足以砥衰還盛也乎況邪慝流殃設吾黨不早論定得無有紊亂先型以迷惑後生者乎此雒閩源流一錄夏之所以不得已而作也惟是禪學者流不難掃除六經其見吾錄必有掩耳閉目走匿不欲讀者否則有倡爲不必分辨之說以調停異徒者又其甚非病以方人卽詆爲偏黨欲箝吾口而掣吾筆將若之何雖然吾不敢以此量天下士也斯錄也非吾之私言也一代真儒學程朱以學孔孟者之公言也賢者而或有取焉則於道術之歸一世教之復興未必無少助安敢逆料其無益而竟置之哉又曰正宗十六先生朝野久有公論擬進廡位所宜詳愼訂正敬軒整庵兩先生傳旣折衷高子遺書餘皆

讀全集參諸錄詮次爲編而正學月川敬齋涇野涇陽景逸六先生尤私心宗法易稿至數番始定雖淺薄不足測海窺天而傳中具有步驟曲折亦冀同志者之細讀有所證入也又曰陳莊王湛品正學偏君子爲吾道辨之則是小人以私意毀之則非當時秉鈞軸而惡陳莊及欲罪王文成者皆儼然自命爲大儒而忌賢害正不自知其墮入下流況平日出處卑汚議論詭僻躬負種種悖戾又可使薰蕕同器乎是錄雖力辨陳王在所必存雖節取正論而丘氏張桂概不之錄此稟孔門家法非敢意爲進退也又曰朱子嘗爲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贊及錄伊雒淵源獨遺涑水是嚴於辨學處然後來遞進六子於文廡竟以六贊爲據矣至謝方石氏續錄後敘中惓惓於杜清獻車玉峯兩公而遺魏鶴山馮氏考略亦遺汪文烈潘陽節先正當有主見後生未敢遽議今以夏之寡陋掛漏宜多年來頗事搜輯固有向擅儒名及購讀本傳無關學問如某某者至如朱以功馮忠齋冀端恪劉文正諸先生會窺語錄著述一班知其所學各正而朱馮冀誌傳無考記文正事者多異詞亦遂闕疑誠是錄之憾也況當老成半謝離索成愆中間出入品第有未及商改者補遺訂誤統以俟當世大君子倘能早賜是正幸莫大焉先生辨論儒宗毫釐剖晰

而存錄之中不參一絲客氣卽此可以知先生之學矣

婺源汪先生

先生諱烜其爲諸生名曰紱字燦人號雙池初能言母江口授四子書五經八歲悉成誦自是讀書稟母之教未嘗從師而以五經四子書爲師母沒聞父淹滯金陵泣且往勸父歸父曰吾無家安歸叱之返歸葬母後無以自活爲景德鎮畫盌傭且傭且讀旋教讀於楓嶺浦城閒父卒慟幾絕扶櫬而歸先生二十以後著書十餘萬言旁及百氏九流三十後盡燒之自是凡有述作息神莊坐振筆直書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元元本本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爲歸六經皆有成書下逮樂律天文地輿陳法術數無不究暢卓然可傳於世所著易經詮義十五卷尚書詮義十二卷詩經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讀近思錄一卷讀讀書錄一卷先儒晤語二卷山海經存九卷理學逢原十二卷詩韻析六卷物詮八卷苐略四卷讀困知記一卷讀問學錄一卷琴譜一卷醫林輯略探源九卷戍笈談兵若干卷六壬數論若干卷大風集四卷文集六卷詩集六卷先生著書博而用功專不

求人知而功愈嚴焉其言致知也曰有志格物無物無理隨處目睹耳聞手持足踐皆吾窮理之學豈獨經書故朱子補格物致知傳曰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一卽字已喫緊教人矣格物不只是格一物便可貫通亦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只積累多後自然見去蓋天下之理同歸殊途一致百慮只學者事事尋向裏面去由已然而想其當然由當然而求其所以然則源頭必有相合處所以積累多時自然見去故朱子曰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至於豁然貫通則雖未格之物未窮之理亦可一以貫之矣然格物之學非有終窮縱使會通得來遇事物猶須印證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格致亦終身焉已曰中庸言學問思辨皆弗得弗措程子曰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其不同何也蓋中庸所言困勉之用力宜如此也程子所言則爲學之活法也朱子解學記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亦引此爲說且放下難的去攻治那易的易的解得多來幷此難的亦因彼說印證參會以相爲說而於此難者亦解意通之矣然則非弗得便措也正欲其有相說以解時耳若於蔽著時勉強去思則反恐有牽強意見助長之病矣曰以類而推者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也如認得此字便細看

此字筆畫細辨此字聲音又求解此字字義又推想此字何以數處用之音義各有不同又窮究古人所以制此字之意義所謂益窮之也曰一草木皆須察察得來皆有用處且無非性命只要會心鄉裏若鄉外則只求多識無當身心如大軍遊騎遠而失所歸矣曰讀書不會疑便是不會讀疑而不能悟亦是不會讀總是未嘗用心去求得之病曰格物之格訓至自程子始然格字本有至到之訓如書言格於上下格於皇天格于上帝皆至到之義又如有苗來格祖考來格則又來字之義也物如何格詩云有物有則上文致知致字爲推致之義甚明則格物爲窮至物理亦甚明矣凡物雖在外而萬物之理則本皆備於吾心但吾心之知虛而在物之理實故欲推極吾心之知必須實靠事物上逐件印證過來此心之知方實在信認得定如人家有田地萬頃契墨册稅承祖以來本皆在家然亦須逐畝逐段親身歷過四至分明與契稅符合方始信得此畝此段是自家田地不然則或冒認他人田地爲己有或自己田地卻被他人冒去不得清矣要之所格之物則原是吾心本具之理原非鄉外面捉一物來放在心下霸佔他人田地也大概犬馬無知則書字自教不得犬馬若人則凡可學而知者卽皆吾心所固有之知而陸王家反疑其

不當求之在外不亦異乎曰學者於物怪神姦既惑而不能不信卻又不敢全信故只得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留此一箇疑團終被神怪牽去謂之不敢全信已是深信之矣故所貴窮理窮理者非是窮那神怪有無之理只是窮究自己身心性命之理身心性命之理果能真知其本源則神怪自不足惑若鄉神怪窮究其有無則終身只是惑也子不語怪力亂神且守住聖人不語之教以默待之於知天知性之後可耳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非夫子不言但不輕為下學言耳然則不可得聞直是不可得聞張子必以了悟為聞之說未必子貢語意也朱子集此說於近思錄者則又因後學偶有所聞便自道已曉自作聰明多生枝葉不求心得又且遺棄下學妄希上達如陸王家此卻因早聞性天而未嘗了悟以至害了終身又果於自信貽害後人也故周程張朱所以每詳言性命正欲人有箇了悟處耳是朱子所以集此條之意歟曰或問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還是有近的有遠的抑或是言近而指遠曰有近的有遠的亦有言近而指遠的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此最是說經大病漢儒說詩說春秋往往如此然於聖言深處人又每每看淺了鑽研不入卻又辜負了聖言處亦不少總當平易其心隨著文義從容

涵泳咀嚼出滋味紬繹得意旨則淺者還淺深者還深無不得矣若先横著有箇意見則將聖人言語都攔入自己意見來殊甚害事也曰讀詩如興觀羣怨章是第一詰只曰達政能言已落第二詰至於不達不能專對則下等矣然後世又有下等只求撮幾箇字眼作文時當典故用尙且移撮不來也解經果得要緊處同文義些少不同何害但是有事於解經則衆說不同處亦不可胡亂放過須必求其至是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以其綱領條目先後次第一一知有所循也然培植入德根基則又無如朱子小學曰爲學不可不知要然必不可苦其多而求要蓋所以得要正須從學得多後乃能揀選出緊要處來若苦其多而求要則併緊要者亦不出矣此只是怠惰不嚮上人口語曰詩經本不難解只須依字句吟詠久之意味自出不必嚮字句外別尋事迹來湊合附會也雅頌則義蘊稍深然風神自和易得其風神則義蘊亦久之自見蓋以性情會之不是以死字句解之也以死字句解之則必失詩人言外之意矣朱子詩傳序曰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二句已盡讀詩之法古人意旨古人性情都自諷詠涵濡中得出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益亦只在諷詠涵濡中得出又詩自有韻的讀詩者不可不知叶韻得聲韻調洽則詩之段

落明白而吟詠之際亦意趣愈長書經卻稍難看然且反身切己看之如精一執中不必在帝王事其曆象禹貢洪範等項亦不可畏難須著力去考都是經濟但不可勉強求合致生誕妄曰中庸語至高深卻至切實人不得其切實處則只見是高深耳梁武帝亦講中庸可見中庸若非程朱早被異學竊去矣曰易之爲書造化備矣學易之方則只在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二語辭因象繫占以變殊故諦觀而熟玩之求其所以繫此辭有此占之故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河津薛子曰太極中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理體用一源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具太極之理顯微無閒也然則由辭占之顯亦可以得象變之微而三極之道亦可以神明而默成矣曰易不可專以象數求象數亦不可忽蓋易理全在象數上乘載出來道器相與爲體若離卻象數理亦無從憑據故程子易傳亦時有滯礙但離義理專求象數則焦京郭璞之流又已惑矣朱子於數則本之康節於理則宗伊川合二家而斟酌之又專以卜筮釋經使人可由淺會深尤聖人因貳以濟民行之深意也曰易言時中之道故以中爲吉中而得正吉其常也中而不正而亦不妨於吉權於時地之宜非必正而不失其爲正也正吉道也正而不中則昧於時中之義雖正而不必吉矣

然亦有中而未必吉或雖非中正而得吉總看時位如何不爲典要惟變所適也然必善反身求之方始見得曰程子春秋傳多有可疑其大意則以顏淵問爲邦一章爲作春秋大旨大略看則可若謂書春王正月爲志在夏時則朱子嘗云不成二百四十二年只證得行夏之時一語而強以夏時冠之周月亦於理有不安也然大義數十微詞隱義時措從宜則誠哉言矣大抵春秋傳是程子未成之書也曰看周禮亦須得周公之心乃於宏大處見治體之大於瑣屑處見法度之詳彼毀以爲僞經與用之而壞事者俱未嘗細讀之以求周公之心故也朱子曰周禮不可謂無關心性曰張子謂詩不可以艱嶮求微詩而已六經俱不可艱嶮求也但張子說經卻時不免艱嶮亦或自知之而氣質未能盡化與曰春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張子此言深中治春秋之病胡康侯且不免也其言存養也曰人非能涵養亦無以致知然既能致知則涵養之功宜益加密所謂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必寬以居之而後仁以行之也致知力行道問學之事存養者尊德性之事朱子以存養一卷寘於致知克治之閒爲旨微矣曰一爲要者一卽人生而靜之天也無欲卽無極而太極之體也主靜立極使靜無一毫妄念參

焉故靜虛矣靜虛則動直矣未有靜不虛而能動直者也靜虛靜故靜也動直動亦靜也靜而能虛自無不明矣明則無不照矣動而能直自無不公矣公則無不及矣此一字亦兼內外該動靜而靜爲之主無欲者亦自靜而動皆無一毫私妄是乃爲純一之至所謂動以天也孟子言寡欲周子言無欲寡之者以用功言之漸次減少之意也無欲則舉其全言之苟尚留一毫私意不盡非聖學也曰周子言一程子言主一周子言無欲程子言無適將毋同曰微有不同也周子所謂一者天也所謂欲者人也純乎天而不參以人一者卽無欲也程子所謂一者事也所謂適者心也一其心於所事而不強事以成心無適之謂一也然當事心有偏主縱非不正是亦妄矣妄則非靜虛之天矣失其靜虛故不能動直而與事不相値非主一也能靜虛則能無偏主能動直則能主於一其致一也周子舉全體言彖者材也程子密言之爻也惟其時位耳曰艮其背一者無欲也不獲其身無欲則靜虛也非無身也純乎天而形氣之私不作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動直也非無人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於己無與焉也靜亦靜動亦靜主靜立人極焉艮止之道也曰心是活的物必不肯靜故無事時當使之有事如游於藝亦驅除妄念之一法所謂實之以

水則水不能入也若再無事時則儼若思而已儼若思者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也曰涵養者如水之涵物靜靜的養在此中也若急迫監押著此心在裏則是苦其心而已豈涵養之謂哉有學之君子靜坐片時亦自有從容不迫氣象此必非急切所能勉強曰秋氣瀲清水波不動潭底之天最好看欲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不如看此潭底之天人之涵養當使此心如是曰心無一事方可應萬事心有一事則應事時必爲此一事所害曰人閒百事須是人做人有此心所以應事便油鹽柴米亦是居家應辦事循分黽勉可也辦不來出乎無奈但此心須提得起放得下耳何必厭苦人事不教人應教誰應乎惟不關己分事則不須兜攬也人常見得天理浩然胸懷自然灑落不使卑穢之念得存靜時之敬如是而已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何見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凡人心纔一檢束則胸中泰然自有天清地寧氣象手足自覺安閑舉動自然順適但人都日在利欲場中放逸怠惰了則不見得有此境界耳若人能時常檢束敬而無失則是此心常存視聽言動豈不肅乂哲謀以此常存之心接人豈能不孝弟忠信以此常存之心應付天下之事則禮樂刑政各當其理老安少懷各如其分皆只因心而

出行所無事豈非篤恭而天下平故曰人之聰明睿智皆由此檢束之心而出事天饗帝皆以此檢束之心而格蓋人心皆萬理備具一提攝便在一不存則不可見耳今試自家體驗一念放逸則一事過差一事過差則一物不得其所由是以推之則程子之言不吾欺矣曰敬勝百邪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開著眼無非道體然須自家嚮身上體當不是遊目騁懷而已蘇子瞻說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便是混話便知他未嘗嚮自己身上體當曰閑邪則誠自存似亦說忒快了蓋天下固自有只閑邪而不存誠者也然人之有心莫非得於天之實理此心纔放逸則百邪攻之天理不見一檢束則天理炯然自存此固可驗之清夜之思平旦之氣也是閑邪則誠自存原非在外面捉一箇誠來存著也閑邪而不存誠者只欲杜絕外誘而不求此心之安則此杜絕外誘之心即私心而不足以見天理故勉之只如原思之克伐怨欲不行溺焉則入於佛氏之空寂此不善閑邪者也君子只是主一主一者外邊整齊嚴肅即內之所以提攝此心靜而整齊嚴肅此心既不之東又不之西是妄念不興未發之中無所偏倚片時境界天清地寧矣動而整齊嚴肅此心既不之彼又不之此是能因物付物而由中達外

皆中其節體信達順老安少懷矣是閑邪則誠自存蓋此心之理非從外得也曰同此一心或言敬或言誠或言仁或言一何也曰敬是提攝此心使不走作誠是此心所得於天之實理此理實而不妄謂之誠此理全而不虧謂之仁此理純而不雜又謂之一其實一也誠有以實心言者亦以能敬則此心實有此理而无妄耳心如燈火一片靈明敬如剔起此心使之靈明不息而光自無不照若久而不剔則此靈明亦漸昏去若先有物蔽之則其明有所不照矣燈中有炧能障光明此非燈火之本體乃火所附之燭之燼形氣之私也剔之則此炧自落矣曰同此一心或言中實或言中虛何也曰中實者主一也中虛者無適也此心無欲則虛靜虛靜則天理明著天理明著則此心能爲應事之主此心能爲應事之主則心卽事而存而主於一矣中不虛者只爲外邪入而據之心而偏去非無適也此心卽事而存則實心應事實心應事則事得其理是隨事順應而已私無與焉事過仍虛一動一靜皆一而已何嘗有適乎中不實者只爲妄念有以參之天理不見非主一也故曰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反覆相證其實一也要以心存而不放云爾曰心統性情兼動靜程子言復卦下面一畫便是動此以言靜

無可求求則已動耳然天地生物之心至復而可見非至復而始存也說箇喜怒哀樂則未發時自有喜怒哀樂之理在矣如石英可以取火則石中自有火在矣但欲知石中有火只可於取時驗之不可剖石以求之邵子之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朱子之詩曰數點梅花天地心此皆於初動而生陽處認取一片天機渾是無極之眞未有半點夾雜然此是初動之機只可謂和不可謂中也惟識得未發中實有此理則未及應事時不可以妄念參焉而存養之功密矣識得果實中實有發生之理則須善藏此果實而不可聽其淫腐蟲蠹矣若求生意於果實之中豈得見乎曰以靜坐爲善學亦謂靜則生明耳然工夫豈全靠靜坐況夫人又有外靜而內馳者朱子曰程子教人靜坐亦終是小偏矣曰仁者心之德也卽天理也以理主心心主乎理是天理常存在內而爲心之主也心不能純乎理倘有動靜則此理不可見縱見之亦不甚分明如仁反自外至而爲賓矣仁非自外至心生則如自外至也然日月至焉者亦須是徹底會至一番但不能久耳至焉之前至焉之後亦非全不仁只有些少夾雜則不得謂之仁也其言克治也曰乾乾力行之體損益力行之用忿則懲之欲則窒之善則遷之過則改之皆乾乾以實心行之欲其純

乎天而不雜以人也人之行不失之忿則失之慾不入於善則出於過而已不行不見有得失一動於行而得失見矣損益之心不誠損益之功不力則凶害之悔且吝矣故動不可不慎也曰理欲相爲消長欲消一分則理長一分欲盡而誠立矣誠者得於天之實理也欲只是一欲不外於耳目口鼻四肢動於欲則私欲之流則入於惡節之焉之謂寡咸歸於則則可謂之無聖人非無欲也歸於天則則不復謂之欲耳曰已不外視聽言動禮亦不過此視聽言動之則纔出於禮則謂之私克去己私則復天理也心與物接視爲最先故言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聽則無形而以知被誘故言知誘物化遂亡其正視自外故制之於外知內動故欲其知止有定然亦相通也曰節之九二何以不取其剛中曰卦既名節則宜一於正卦惟二三不正剛則節非所節柔則不能節也曰克伐怨欲不行不得爲仁何以能斬絕病根使之無曰中有主則病根除矣復於禮則中有主矣曰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亦偏言之耳能明理則能檢七情之失能克己則能得七情之正矣曰己非私也而私生於有己人欲之私雖曰後起亦從氣質有偏處帶來惟氣質有偏頗處而後物欲乘之故變化氣質即克己之事孔子之答門人或曰其言也訒或曰先難後

獲或曰善事利器皆因其氣質所偏而使之變化也德不勝氣性命於氣者也弱也不能克己者也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克己復禮也曰未下工夫百事見易實下工夫百事見難然又不可以其難而畏之實心爲之工夫到後亦不難以皆性分中事也求在我者也曰未克己時覺克己是忍痛事能克己時則克己又是快活事得克己中快活處則工夫自不能已然偶一間斷依舊己私乘之便又視克己爲難忍痛矣曰湛一氣之本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攻取氣之欲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然此只說得氣惟氣湛一則性中之理自渾涵於氣中及至氣動而攻取則紛紜纏擾渾濁日滋而性中之理不可見矣屬饜而已動而有節氣不失其湛一則性真亦日著矣曰矯輕警惰只是以志帥氣曰張子嘗言人要得剛然又言欲柔其心何也曰剛以自勝柔以受人也是可知先生工夫體勘精密徹內徹外徹始徹終毫釐必析中邊皆該偶設一喻能令盲者察聾者聽自來茫昧不得其說者皆躍然呈露於紙上隱無不顯祕無不宣也余因竊斷之曰先生之學由不欺以至於誠者也誠則明其有以與先生歿其門人余元遴傳其遺書後董編修桂敷尊其學以其書公諸同好而其書得稍稍行於世然先生之書如讀近思錄理學逢源諸編皆能發

先儒所未發洵大有功於程朱者也即與程朱之書並行可也

高安朱先生

先生諱軾號可亭由庶吉士授知縣歷官大學士學以敬爲主以致知力行爲工夫以經史爲法守以日用云爲爲實驗其太極圖說解曰乾坤者對待之體六子者流行之用筮卦之數陽極於九陰極於六陽主進進至於無可進則退九退爲八八少陰也陰主退退至於無可退則進六進而爲七七少陽也圖極所說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動靜互爲其根者即筮卦九六進退之謂也動極靜極者二太陰生於動極陽生於靜極者六子也圖書不言四象八卦義已見於是也此陰陽流行之用總不外乎兩儀對待之體先言用而後及體者一生於兩一見而後兩立也或問陽變陰合而生五行五行非即四象八卦乎曰四象八卦乃兩儀之倍分五行則兩儀之所資以爲用也文圖離坎居乾坤之位後天入用故也五者之氣彌綸充塞播於四時凡陰陽之流行皆此五者行之也此水火木金土之所以各行也二氣五行同出於太極生則俱生而無極太極之蘊即在陰陽五行之中同出於太極者亦各具一太極也無妄之理與不二之氣渾淪融洽而無間其合也其妙也妙合者一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

氣含乎理內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理行乎氣中也理氣之絪緼分之無可分兩非兩五非五也一而已矣一故妙妙故凝凝則生生不息矣乾天也坤地也言乎其質則五行生成於天地言乎其氣則二五實生乾坤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女分而形交氣感萬物化生天地者萬物之大父母也人與物同具此太極之理而所稟之氣有清有濁人靈於物而人之中又有頑秀之別焉五性動而善惡分出吉凶悔吝所以紛然多故也惟聖人定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人極立而三才位焉定之者定此感動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定之以中正仁義所謂先立乎其大其小者不能奪也中正者仁義之中正也先儒以中正爲智禮禮所以節文斯二者智則二者之正而固也言禮智不足以盡中正言中正而禮智在其中矣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剛惡柔惡故非中剛善柔善亦未必皆中剛柔者仁義之偏也凡物立於偏陂之地則脚根不定中則得所止而定矣大學曰知止得止易曰艮止定之謂也求止之功在格致誠正而其要不外於主靜靜者動之本易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是也廓然大公性也無極太極也物來順應情也太極之理蘊於中而發於外也天稟陽動而靜地稟陰靜而動而要皆本於太極太極之理本靜也

聖人主靜而性以定定則動靜隨時而因應不窮聖人一天地也極者至也道理至此盡頭更無去處故推行變化而不可測皆自極生也自氣言爲陰陽自質言爲剛柔自人心而言爲仁義動極者純陽也動極而靜乾卦所謂用九陽而陰天極也靜極者純陰也靜極復動坤卦所謂用六陰而陽地極也主靜而動以定者聖人洗心藏密吉凶與民同患仁而義人極之所以立也曰陰陽曰剛柔曰仁義對待之體也曰陰與陽剛與柔仁與義流行之用也與云者自此及彼一而二二而○一張子所謂一神兩化也原始反終無終無始者精氣游魂屈伸往來之妙也大哉易乎聖人立教以裁成輔相君子脩德以趨吉避凶孰有外於是乎又與王遜功論氣質之性曰論性而言情與才自孟子始才者才力也才幹也性發而爲情才則効能於性情者也仁能愛義能敬禮能讓智能知凡天下萬事萬物莫非此心此理之良能而有不能者非不能也不用其能也此孟子之所言才乃天命之性之才也成性以後理麗於氣氣有清濁之分才亦隨之姑息非能愛也而不謂非仁鹵莽非能斷也而不謂非義善反之則其所不能者正其所以能也此程子之所言才乃氣質之性之才也氣質之性之才有不善而天命之性之才則無不善故曰爲不善非

才之罪也集中有云孟子所謂才即程張所謂氣質淺見於此不能無疑變化氣質固存乎人然當其始則氣質固不能無咎焉豈得謂非其罪乎況孟子既以性驗情而斷其爲善若以才爲氣質則當云若夫爲不善乃氣質之故不當云非氣質之罪也至云善正從相近處見相近亦正從善處見二語最爲醒豁顧愚更有進者善不但從相近處見亦可於習而相遠處見所謂相近相遠者如分途各出一上一下上者愈上下者愈下漸行漸遠或相什伯或相倍蓰或相千萬而無算者其源頭總從一路上來若原是兩路又何從較其遠近乎周子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有生之初剛善柔善者去中無幾即剛惡柔惡亦未至於甚遠迨習焉各隨其性之所近而一往莫返不但惡者益惡而善者亦流於惡矣然姑息鹵莽都由仁義而起非仁無緣得愛非義無緣得斷非愛與斷無緣得姑息鹵莽惡者善之惡也知惡爲善之惡益知性之無不善矣觀此則先生之言太極言性可謂至眞至切矣洵爲朱子家法踐而行之必實學也是以生平未發講席而學者奉爲模楷至今不墜蓋其眞積力久所以成人即寓於成己中也其與白中丞書曰先生自臨治以來軍國要務吏治民生鴻纖畢舉亦既戶頌而家祝矣頃乃遴選十三郡能文

之士三百有奇肄業豫章書院其不在所選之中而願來學者又百有餘人一體給與廩餼而教育之又特疏請增賓興解額比於京闈凡以鼓勵人才廣

國家菁莪棫樸之化意良厚也非好之真而爲之力安能若是乎顧惟士所貴讀書者窮理格物明善以復其初耳非欲其博聞強記以資口說工文詞已也

國家以制藝取士雖程朱亦不能廢此而不爲然制義之設所以闡發六經之微言必於聖賢義蘊研精習熟體察於身心之間而實有所得而後能津津言之有味此取文之法所以寓課行於衡文之中以求得真才實學而用之也今之士子朝夕諷誦未嘗體察於身心及搦管爲文則多方揣摩曰如此而元如此而魁是以文章爲邀榮之階儒其名市井其心可恥孰甚乎習俗日久人不自知其非必得名賢爲之師一言一動以身示教而又懃懃懇懇諭以義利公私之別以動其羞惡之良使反其揣摩舉業者曰孜孜於聖賢之學斯可挽回積習無負先生教育人才之至意矣昔胡安定教授蘇湖凡游其門者不問而知其爲先生弟子象山於白鹿洞講君子喻義章聞者爲之涕零是故非擇生徒而教之難擇教生徒之人爲難也先生

嘗寓書聘錢塘沈位山先生矣位山浙之名儒也位山辭而後別聘其人必位山匹也而先生於政治之暇又時臨講習諄切開諭分别勤怠學有進益者輒加奬勵不率教者黜之從此人思策勵有造有德西江人文彬彬日上矣抑弟更有請者明儒配食瞽宗者四餘干新會皆出崇仁吳康齋先生之門先生研精義理玩心高明霽月光風有吾與點也之意胡之主敬陳之主靜蓋學焉各得其性之所近而靜之流弊至於專尚自然則朱易而紫非青出於藍也類餘干祀新會亦祀獨崇仁不與豈非缺典正嘉間陽明良知之學徧天下吉州羅整庵先生大聲疾呼力排異說先聖微言賴以不墜厥功巨矣乃學宮舍整庵而列陽明其何以訓今

聖天子崇尚正學濂洛關閩之道昭垂日星倘蒙大賢特疏

題請吳羅二公配享　文廟定蒙

俞旨此千秋斯文之幸非徒西江之光也而樹之風聲以勵後學使法其鄉先生以無背於正學其裨益學校非淺矣先生切於世教如此而巡撫浙江分巡山陝以及辦理畿輔水利事載

國史者皆足爲後世法所輯有歷代名儒傳歷代名臣傳歷代循吏傳其衛道翊教利濟生民之心亦大可見矣乾隆元年先生病篤

聖駕親往臨視先生力疾朝服命子扶掖迎拜戶外不敢守拖紳之禮其敬爲何如乎卒謚文端

寶應王先生

先生諱懋竑字予中號白田進士官教授以薦授翰林院編修

上書房行走居母憂瘠甚遂以老病不復出先生博極羣書而於朱子著述尤精研細勘一字一句尋考其所由來較定朱子年譜大旨在辨爲學次序以攻姚江之說又所著白田存稿其中雜著及與人書於朱子文集語類考訂尤詳其易本義九圖論曰易本義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啓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己義而盡失其本指者也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啓蒙其見於文集語錄講論者甚詳然此九圖未嘗有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啓蒙者多矣門人豈不見此九圖者何以絕不致疑也朱子於本義敘畫卦約略大傳之文故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而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啓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即六十四卦方圓圖也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

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啓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註大傳語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蓋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之而孰傳之耶又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爲皆出於邵氏是誣邵氏矣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脩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陳摶圖南此明道敘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以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並誣希夷矣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啓蒙别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揲蓍以求爻啓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乾爲馬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蓋兩存之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自周子太極圖以黑白分陰陽後多因以爲說龜山先生於詹季魯問易以一圖示之而黑塗其半曰此卽易也是皆以意爲之朱子答袁仲機書所云黑白之位當亦類此今此圖乃推明伏羲畫卦之次序其必以奇偶之畫而不可以

黑白之位代之彰彰明矣爲問伏羲之畫以奇偶乎以黑白乎則以黑白之位爲伏羲之畫雖甚愚知其不可也今直題爲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次序而皆以黑白之位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答袁書止有八卦黑白之位而無六十四卦又云三白三黑一黑二白一白二黑等語與今圖亦有不同此書云黑白之位亦非古法今欲易曉故爲此以寓之後書云僕之前書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爲之寫出奇偶相生次序令人易曉矣則又明指六橫圖而言非黑白之位故竊疑袁書此一節或後勦入之以爲九圖張本而非本文又其後云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黑白之位原非易中所有其文義都不相屬答袁書凡十一論黑白僅見於此而他書皆以奇偶論其或有增損改易而非本文未可知也卦變圖啓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象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爲說耳今圖卦變皆自復姤臨遯等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考之惟訟晉二卦爲合餘十七卦則皆不合其爲謬妄尤爲顯然必非朱子之舊明矣故嘗反覆參考九圖斷斷非朱子之作而數百年以來未有覺其誤者蓋自朱子既沒諸儒多以其意改易本義流傳既久有所纂入亦不復辨馬端臨文獻通考載陳氏說本義前列九圖後著揲法疑即

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爲本義原本所有後之言本義者莫不據此而不知本義之未嘗有九圖揲法也明永樂大全出以本義改附易傳而九圖筮儀遂爲朱子不刊之書矣今詳筮儀之文絕不類朱子語其註有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按儀禮士冠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此等贅說不知何來推求其故則學易者但見漢上易叢說有引儀禮筮宅者北面之文而並未嘗考之儀禮也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由是以言筮儀亦斷非朱子之作而通考所云前列九圖後著揲法者皆爲相傳之誤而不可以據信矣余故曰易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啓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今考其大略如此其碎義瑣說有相發明者別附於後世之君子得以覽觀而審其是非焉謹按易本義九圖沿誤已久其讀朱子之書者因而致疑而未能考索精詳決然辨其非真其不讀朱子之書者援據古經而不暇尋求源委肆然詆其非是先生之論真足破千古之誤指後學之迷而使詆訶者之爽然失赧然羞也論後九則條分縷析至纖至悉極爲明〻讀先生雜著自知其

家禮考曰家禮非朱子之書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

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自宋以來遵而用之其爲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復考之而知決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敘年譜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紀年月而序中絕不及居喪事家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爲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其錄得攜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黃勉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後多有損益未及更定旣不言成於居母喪時亦不言其亡而復得其書家禮後亦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錯不可考據如此按文集朱子答汪尙書書與張敬夫書呂伯恭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其前後也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旣有成書何爲絕不之及而僅以祭儀祭說爲言耶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也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而非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

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書朱子雖耄老豈盡忘之至是而乃爲是語耶竊嘗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者蓋自附於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於家禮反有不合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跋語所未有也其年譜所云居母喪時所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耳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考此如司馬季思刻温公書之比公晦從游在戊申後其於早年固所不詳祗敘所聞以爲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辭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憾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以朱子家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唐子晦陳安卿皆爲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爲之考訂遵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於明邱仲深濬所刻家禮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範跋語多疏略未有一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偏考年譜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錄所載俱附於後而一一詳註之其應氏邱氏

語亦並附焉其他所摘謬誤亦數十條庶來者有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而予亦得免鑿空妄言之罪也夫按此篇後載家禮後考及家禮考誤五十餘則旁搜博考證據詳確觀之則知世所稱文公家禮實非朱子之書矣蓋先生於朱子之書反覆味玩身體力行者數十年其朱子先後用功若何往來問答若何晚年指歸若何心領神會言之親切不啻朱子之自爲言也其答朱宗洛書曰前辱手書以病未及作答也昨覆閱鄒琢老所寄年譜其規模大概本之尊公先生而議論則多取懸說所增入文集語錄欲發明朱子學問次第爲舊譜之所未及其刪削聯比甚費苦心而考訂歲月先後尤極精密但不著舊譜異同僅指摘其舛誤間有增入數條亦不言其所據又以他人之說與己說混而不明此則非著書之體也主靜之說前與尊公先生往復論難卒不能合大抵此等向上地位與吾人相去甚遠未可以意見窺測今但以文集語錄求之略見彷彿非敢自立一論也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又曰言靜則偏了而今且只道敬又曰若言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朱子之論本此而發明尤詳如曰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不可專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此

其大指亦瞭然矣朱子教人專以四書集註章句而集註章句未嘗有主靜一語大學或問發明敬者聖學所以成始成終最詳且盡只言主敬不言主靜也主靜之說出於周子朱子作濂溪祠記凡四未嘗一及主靜以此爲證更大煞分明矣太極圖解以仁義中正分動靜而言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工夫其引翕而後闢專而後遂亦言其先後輕重之序耳下言君子小人只以敬肆分之不及主靜也尊公先生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以愚見妄論之則既曰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主自相攫拏非所以爲學又主敬之上更有主靜一層未免頭上安頭是太極之上又有無極上天之載之上又有無聲無臭恐其卒歸於虛無寂滅而已朱子以靜爲本必曰主靜之論皆在己丑庚寅間壬辰癸巳以後則已不主此說其或隨人說法因病與藥亦有以靜爲說者而非學問之通法也至於從居敬以透主靜消息則反復朱子之書未有所據故未敢以爲信然耳來示所云與舊說略有不同而未免以主靜兼說至所論朱子爲學次第以愚見求之亦有未盡合者蓋朱子自十五六時卽用力爲己之學內外並進齊頭用功未嘗有偏卽其出入老釋亦從心地本原處用力故延平言其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皆就著裏體認至於考釋經書講磨

義理則自其時用心爲已極矣及見延平始悟老釋之非其於考釋
講磨益以精密獨受求中未發默坐體認之旨反而求之未有以自
信是以延平歿而往問南軒已而自悟心之動靜皆爲已發而未發
爲性體自以爲無疑矣比至潭州與南軒論不合朱子謹守師說而
南軒以求中未發默坐澄心爲不然至未發已發則無以異其後又
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戊子諸書皆主此論己丑春
乃悟已發未發之各有界地時節於是改從程子而於未發復尋延
平之說又至庚寅乃極言敬字用功親切之妙拈出程子涵養須用
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與呂東萊劉子澄書與延平之云亦少異自
是指歸一定終身守之不易若三十年以來考釋講磨之功雖有淺
深精粗之異而未嘗一日廢也蓋於答江元適書而知戊寅前出入
釋老之非於答薛士龍書而知己丑前馳心空妙之失於答陳正己
書所云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所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
臆度則自己丑以前亦非錯用工夫也又云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
知明道先生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者爲不妄此亦自明所得非
延平之傳所能盡矣來示云見延平後一意於格致上用功己丑悟
未發之旨乃知主敬涵養爲學問本領似未免說成兩截非所以言

朱子之學也又前云主靜涵養後云主靜持守中又有主敬持守字未知涵養工夫主敬乎主靜乎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其不可混而爲一明矣來示又言於一本涵養栽培而平日之銖積寸累者皆豁然貫通此亦似說成兩截又云及造之熟則至虛至靈之中萬理咸備是豁然貫通之後又有造之熟一層矣大學或問云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無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則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無內外精粗之擇矣補傳云及其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夫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所謂渾然一致者非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後又有一層工夫而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至虛至靈之中萬理咸備此惟顏曾方能與此子貢以下所不得聞今日何敢擬議及此然嘗聞之程子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何嘗有孝弟來又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是所謂萬物咸備者卽或問所云心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非必事事物物納入心中而後徐徐自此出之也陳白沙曰一片虛靈萬象存楊慈湖默自反觀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心外事與此亦復何異而何以爲禪學乎卽云從格致得來非由反觀而見

亦朱子所云別有一物光明燦爛動盪流轉必要捉取此物藏在胸中而後別分一字心出以應事接物也毫釐間其不陷而入於虛無寂滅者幾希矣凡此皆與鄙見有未盡合處輒爾妄言之亦未知其是否也尊公先生閉戶讀書不涉世事於靜中大有得力處其於文集語類反覆推尋非儕輩之所能及今日當識其苦心用功及其自得處而於小小離合自可置而不論顧念創始之難而思有以賡續成之常欲以文集語類一一考其前後而極異同之趣其中可疑者亦各疏於其下以待後人之考證此不過言語文字之間而於學問源流實大有關係今已衰且病度不足以了此望足下與星兄共有以成之也嘗妄論朱子少時知行並進幾類於生知安行無積累之漸者及己丑庚寅後指歸一定終身不易又與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略同其後則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語錄載朱子言六十一歲方始無疑又云上面隔得一膜此皆謙己誨人有而不居之辭而或者以為晚年始悟不亦妄乎朱子曰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乃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別有一節工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嚮向必欲得此而後施下學之功也其言最為明了今日學朱子之學者只於平實切近處加功默默做去而至於

豁然貫通境界且可置之雖云射者之的行者之歸而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今遽妄論及此正患朱子所訶必欲斬向得此而後施功也愚見若此未知如何幸有以訂正之病後心思枯竭語多宂長前後亦有不相應處亦不能復改正也作字已覆閱之語多宂長而喫緊處尚未分明大抵此要分別敬靜兩字敬者心在之謂與畏字相似即中庸之戒慎恐懼也朱子曰當自整頓得醒醒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而已此言似淺而實盡之故居敬窮理對言則分內外以統體言則未有窮理不本於居敬者此敬所以貫動靜而可言主敬也至於靜則无思无爲寂然不動而已及其感而遂通則爲動而不名爲靜故靜與動對而別無不與動對之靜此靜不能以該動而不可以言主靜也蓋敬專以心言動靜則以時節言如人閉戶獨坐默然無思此靜也而忽有一念之起將禁之乎忽有一事之來將却之乎若以靜爲主必屏絕念慮坐禪入定則類朱子所云貌曰儼視曰盲聽曰聾言曰啞思曰塞者而又必以靜統動則雖應事接物而其心塊然如木石一無所動於中又朱子所謂未發別爲一物與已發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者而豈理也哉夫人之心不可以二用當其動也必不可別有一心以主靜此亦最

易明之事矣中庸戒愼恐懼與愼獨時節不同而工夫則一此卽敬貫動靜之旨旣曰致中又曰致和此卽靜不可以該動之旨未有致中而不能致和者未有致和而不本於致中者此正發明敬貫動靜意故曰體立而後用行其實非有兩事而一體一用動靜之殊則終合幷不得也聖人發用處在行達道時出之而立大本溥博淵泉爲行達道時出之之本若止立大本溥博淵泉則聖人之學亦無所用來示云自此而感自此而通孔子六十九歲尙未敢云從心所欲卽七十從心所欲尙著不踰矩三字曾子一唯之後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死而後已非自此感自此通遂都無事也若云立大本又行達道溥博淵泉又時出之則仍是兩言之而非主靜之謂矣翕而後闢專而後遂此不貞則無以爲元之義以此爲主靜之證不又曰元爲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不又可以主動乎亦可以啞然而一笑矣今之言主靜者據朱子以主靜爲本必曰主靜兩書之語皆在己丑庚寅閒言主敬者則據朱子大學或問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及甲辰答呂士瞻戊申答方賓王書楊道夫葉賀孫沈僩諸錄皆在甲辰癸卯後而大學或問則朱子之手筆以爲垂世立教之大法者其所據之前後得失亦自曉然矣陽明晚年定論所以惑世誣民

者在顛倒歲月先後而詆四書章句集註爲未成之書今將力攻其失而不悟其覆轍可乎凡此數條似較爲明晰唯一屏諸說詳考而較正之則合并爲一亦必有日矣按宗洛朱湘陶先生之子也先生與湘陶先生爲切磋友存稿中載答湘陶書三湘陶先生歿又重答其書拈來書語分十二則詳細辨之謂就來書剖判自不免於破碎繚繞之病然謂主敬窮理以透涵養未發主靜立極之功則斷斷非是此可信其不誤者又書重答湘陶書後引董叔重問語而分釋之以決宗指在主靜者失朱子垂世立教之意則先生之端學術爲洛閩傳正脈爲陽儒陰釋絕假託者其慮亦至深遠矣

學案小識卷四

